

佛敎改革家日蓮

井上義澄編譯

女子學學院

圖書館
閱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

月臨川周天游

贈井誌



衆生一日不度佛我夢終

宵有淚痕此近人蘓

曼殊句也曼殊行類玩

世者不非能宏佛道度衆生者

然其言可嘉遂志於此所願善

男子善女人讀此冊曰佛自覽之與

日蓮並駕天啓大願者也



蓮日家革改教佛

我日蓮並不是那宗
的始祖又不是枝派



聖日蓮之肖像

序

聖日蓮和他的主義，是「世界的實」，又是「末世的光！」因為什麼原故呢？他是本着佛識隱生出末世來，奉着釋尊出世的本懷的妙法五字，就奮鬥一切的惡逆，忍受一切的迫害，到了兒，實行改革佛教，和救護末世之大事的緣故。

可是，他最初說出來的「日蓮主義」，是給個人・國家和世界久遠的生命，又給政治經濟道德宗教，及以外一切的文化，最深遠的根柢的主義。沒有久遠生命的個人，國家和世界，都是夢幻的，和剝削的；又沒有最深遠根蒂的政治・經濟・教育和宗教……等，都是假空的，和沙上樓閣的。仗着以「諸法圓融」「物心如一」「開顯統一」「即身成佛」和「娑婆即寂光」，爲宗旨的法華經的「日蓮主義」，是確然給在世上的一切東西活動力，就使他們自身，發揮本有的妙用了。所以「日蓮主義」，是正要救濟現代及未來世界的最高尚的主義。

這麼着，由我們亞細亞民族裡頭，生出這樣偉大的主義和人格來的事，這是對於全世界

界很大的榮耀；又是很大的歡喜。現在在世道頹廢，人心荒亂的時候，把聖日遠和他的主義，介紹到世界的事，是最大的急務；並且我信這事最有意思。這就是我不顧自己的淺學非才，特意編譯出這本書的原故。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在北京的寓居
編譯者

凡例

一、這本書裡傳記篇，是翻譯東京立正大學前教授田邊善知先生的著述的；在卷末的傳記圖解和教義體解，也是靠着那個著述的。

一、這本書的目的，是把我們亞細亞民族，生出來的大偉人聖日蓮的人格和他的主義，介紹到我們很親愛的中國人們的。

一、這本書的傳記篇，是因為原著者田邊先生，專根據史實，寫出來的，所以一點也沒有假說和敷衍的地方。可是翻譯者，是淺學不文，不能翻譯出原書的真意來，這很是遺憾的。

一、這本書裡教義篇，是因為很簡單，所以我打算後來再翻譯出教義專篇來，就請諸賢的批評。

一、這本書是因為原來，我打算供一般人的覽覽，所以在佛語，聖日蓮遺文，及人名地名……等，覺着難解的字句，是一個一個的註釋了。

凡

一、這本書裡引用的遺文，是全都靠著縮刷日蓮聖人遺文錄的。（本文裡的「月日」，都是按着陰曆的）。

一、翻譯在這本書裡引用的遺文的事，是最困難的了。所以大概有譯錯了的罷。這是實在實在在罪孽最深重的！對佛陀和聖祖，伏而謝罪。

一、這本書是因為譯文很拙劣，而且譯者回國的期限，逼近了，所以不能十分校正。這是再出版的時候，打算要修訂的。

一、編譯這本書的時候，有杜佑卿和趙仲芳兩位先生，幫助我了。在此感謝他們了。

一、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有中野江漢，牧野源一和梶本幸之助夫婦諸位先生，或者用力或者用財，資助成這件事了。感謝不盡。

編 譯 者

佛教改革家日蓮目錄

傳記篇

第一章 預備時代	一
一、法華經和日蓮聖人	一
二、日蓮聖人和日本佛教	七
三、降誕	二一
四、出家	二六
五、遊學	三〇
第二章 鎌倉時代	三五
一、清澄山の開教	三五
二、小町の法戰	四三
三、著立正安國論的目的及其內容	四九

四、松葉之谷的火攻	五五
五、往伊豆的流罪	五九
六、小松原的法難	七三
七、龍口的法難(上)	八四
八、龍口的法難(下)	九七
九、打依智到佐渡	一一九
第三章 佐渡時代	一二八
一、塚原的冰害	一二八
二、著開目鈔的目的及其內容	一四七
三、一之谷的春天	一五八
四、觀心本尊鈔的內容及寫顯本尊的意義	一七五
五、赦免流罪	一九三
六、最後的諫諍	二〇六
第四章 身延山時代	二一一

一、身山延的自然界的生活	二二一
二、著撰時鈔和報恩鈔的動機及其內容	二二三
三、山居的聖者和他的信徒	二四一
四、在池上入滅	二六一

教義簡篇

第一章 日蓮主義是麼？	二七三
-------------	-----

第二章 日蓮主義的宗旨	二七六
-------------	-----

一、人生的目的 <small>〓本佛(世界觀)</small>	二七六
二、實現理想的可能 <small>〓佛性(人生觀)</small>	二八三
三、進到理想的法子 <small>〓題目</small>	二八九
四、信仰的生活 <small>〓妙力</small>	二九三
五、成就理想 <small>〓戒壇</small>	三〇〇

以上六章二十九節

插圖

一、聖像

二、傳記圖解

三、教義體解

四、畧年表

佛教改革家日蓮目錄完

佛教改革家日蓮

井上義澄編譯

傳記篇

第一章 預備時代

一、法華經和日蓮聖人

聖日蓮的一生，由各方面可以看：就是由佛教教埋史上看，或是由一般文化史上看，都是很有興味的。可是現在沒有說些個的工夫，所以就敘述關於聖日蓮的最要緊的事蹟。可是聖人的一身，就是宗教的象徵化；並且是信仰的具體化。所以在聖人一生，他的傳記和宗教的關係，是不可分離的。這個地方，是跟別的宗教家，或是偉人的傳記，不

一樣的地方。所以竟講他表面的事蹟，也得帶着很深遠的教義，和很富有人情的信仰。在富有各樣的變化的事蹟裡，看出有一道的脈絡和無盡藏的信仰來，我們很覺着有興味。所以就不知不覺的被聖人的人格感化了。

聖人自言名：「法華經行者日蓮」，他就從事宣傳新宗教了。那就是聖人的生涯。若是法華經的實行化，是聖人的一生。那麼法華經就是聖人的宗教，聖人就是法華經的宗教家。法華經是他母親，聖人是她的兒子。聖人能佈道的人，法華經是所弘佈的法。成了母子一體，人法如一，就在亞細亞的東天放了一線光輝，正要光被世界，這就是聖日蓮的宗教。

既然法華經生出聖日蓮來，要知道聖人，總得理解法華經。那麼法華經是甚麼經典呢？那不用說，妙法花經是在佛敎經典裡頭的一個經典。可是佛敎是很浩瀚的，有「小乘」，也有「大乘」。有一時的「假說」，也有永久的「實說」。法華經在那裏頭，佔著甚麼地位呢？這靠著法華經自己所證明的，佛敎的中心生命是法華經。佛敎分爲三種，就是已經說過的過去的佛敎，如今說着的現在的佛敎，和未來應當要說的佛敎。在那裡頭

佛陀自己定規了：「法華經是第一」。這就是聖人看的法華經。所以法華經以外的佛教，不論「小乘」或是「大乘」，「假說」或是「實說」，若不是已說的佛教，就是當說的佛教；若不然是今說的佛教。這樣的佛教，按著「法華經是第一」的見地看的時候，全都不過是第二以下的佛教。這叫「三說」〔註〕已說，今說，當說「超過的法華經」。

聖日蓮已經精通第一的經典；而且確實的在第一法華經有把握了。他就想起來，「一闍浮提（世界）第一的日蓮」，「日本國第一的日蓮」的自覺，就開始很堅固的宗教生活了。所謂「法華經行者日蓮」，是仗著這麼樣的關係生出來了。

還有一個理由：那是「本化」〔註〕久遠本佛釋尊的本來弟子本化上行菩薩。的自覺。大概從釋迦時代到後來時代，慢慢兒的人智發達，接近文化的區域，可是反倒靠著生存競爭的結果，道德觀念和宗教的思想，越發惡化了。法華經是為救濟這樣時代的目的說出來的；而且佛陀在這法華經裡選擇在這時代當救世任務的人了。這時代在法花經，叫「末法」〔註〕釋尊入滅後分爲三個時代：第一，正法千年第二，像法千年第三，末法萬年。現在就是末法時代。「惡世」，又叫那個人是「本化上行菩薩」。聖日蓮在這樣的時代，不是擔負了這樣大任務麼？在日本國的東方一個海岸，住著一家打魚的，聖人

就是在那裏生出來的。所以他是個沒有價值的凡人，可是在他的身體上，擔負了大任務的，所以他不是教主釋尊的佛使麼？若是精通第一法花經的聖日蓮，不擔任佛使「上行的轉生」，有誰擔任呢？在法華經裡說：「忍耐政治家，學者們，宗教家……等所加來的罵詈，讒謗，逐走和謫戮的迫害，守着苦節，志操堅固，意思剛健；而且「不惜身命」的人，纔能爲「法華經的行者」。這樣的人，讒可以說是末世的佛使「上行菩薩的轉生」。

……究竟天棄我罷！我更遭好些難，那是不碍事的，我要賭身命。……

（開目鈔。八一六）

聖日蓮決定這樣的覺悟，就在鎌倉時代絕叫佛教界的改革，起了諫諍國家的運動；而且照著法華經教理，立了救濟世界的宏願。那就是把握了「第一的法華經」，並且自覺「本化上行的轉生」的日蓮聖人。

原來法華經是佛陀在印度說出來，以後經過中國，傳到日本的，就是所說的東漸佛教。若是數最有名的傳教家，在印度有龍樹和天親，在中國有法雲和天台，在日本有聖德

太子和傳教大師。所以法花經是佛教徒共有的，不是日蓮獨佔的。這樣思想是在中世和近世的日本佛教徒共通的觀察。可是除了聖日蓮如佛說，念「法華經第一」的經文，而且實行的，所謂「如說修行」的人，還有麼？他們也許念過法華經的經文，而且照著經文講演過道義罷。可是不能說像聖日蓮得著法華經的精神，就宗教化，信仰化，具體化，而且人格化。若是考究佛教的東漸史和他們的著作，他們對於法花經，竟看經文經義的外表；而且是對少數的智識階級，纔講演，又寫了這個。在當時按着宗教的法華經，不是在思想界裡所弘佈的。又不是靠著指導感化的實事，叫人們碰著法華經的精神。何況是立腳在「本化上行的自覺」，守着「不惜身命」的苦節，完全了佛使的使命的事呢？他們講演「三說超過的法華經」了。可是對法華經能奉獻純粹的信仰麼？他們念過了，佛使所說的「本化上行的使命」的法華經，可是他們怕那責任不輕不怕，那是不明白的；可是沒有自己立腳在「本化上行的自覺」，就「遭好些法難，我要賭身命」的雄雄的態度，這是實事了。

因為這個可以知道聖人的自負，是實質使然的，不是誇耀的濫言的。所以他說：

……我日蓮是閻浮第一的法華經行者。……

……就是我日蓮一個人奉念了「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的經文。所以我日蓮是日本第一的法華經行者。……

……我日蓮超過傳教天台，而且也優越龍樹迦葉。……

……我日蓮是三界的主和一切衆生的父母釋迦如來的佛使。就是上行菩薩。……

這些個話，都是聖人自己說的。因為這些個話，可以想像自任「法華經行者」的聖人，他的風彩是怎樣呢？

有人說：「像日蓮似的自畫自讚的，不損傷德望麼？」這樣的消極的道德觀念和宗教思想，在現代也有。可是聖人關於自讚，算是自問自答了。

……問說：自讚因為甚麼？答說：因為喜歡的了不得的緣故，所以不能忍耐，就自讚了。……

聖日蓮的歡喜生活，是發露真情的，一點兒也沒有虛飾。握了法華經的精隨，並且得了上行自覺的聖人的法悅，不是可以藏在自已一個人的心裡似的那麼清淡的。滿心裏的

歡喜，就漾到外邊來，衝口就起了「大慈折伏的化導」，自稱是「閻浮第一的日蓮」了，這是他的自讚。像聖人仗著宗教的歡喜生活的餘波，成了自讚生活，纔可以嗜宗教生活的妙味哪。因為假裝謙讓，而且誇賞退嬰似的那麼消極的道德，和宗教成了習慣的人們，不能像聖人被法悅的生活包容，就過有意義的尊貴的人間生活罷。

二、日蓮聖人和日本佛教

A、飛鳥朝時代的佛教

在前節已經說過，法華經和聖日蓮的關係。所以在本節，就按著聖日蓮和日本佛教的關係說一說。日本佛教分爲四個時代：就是飛鳥朝時代，奈良朝時代，平安朝時代，和鎌倉時代。佛教是離着現在，大概一千四百年以前，從朝鮮，傳到日本的。當時注意這個初傳來的佛教是誰呢？那就是所謂在飛鳥朝時代的佛教代表，聖德太子。在當時文化還不開通，沒有統一國民精神。這麼着，太子要打算興起國民的精神，和提高日本的文化

化。可是因為要實現這樣的理想，總得借文教的力量。太子私下想新傳來的佛教，正能夠應這樣的的要求。這麼著，太子仗著佛教，把這理想成了一個具體案。那就是「十七憲法」。在第一條說：「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應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這是明明的說仗著佛教的意思。這麼著，太子建設佛教的道場，就是在難波現在的建了四天王寺，在大和奈良建了法隆寺；而且打發人上中國去，請中國大和尚來了。這樣在已經傳來的朝鮮佛教以外，更迎接中國佛教，很努力的隆興佛教了。又在推古天皇御前講演佛經的時候，講過「法華經」和「勝鬘經」，可是特意用心講讚法華經了。那個時候，天皇聽了這講經，就很喜歡就賜了太子價值五十萬塊錢的土地。後來太子自己作「法華經」「勝鬘經」，和「維摩經」的三經註疏。可是他很注重法華經了。因為甚末呢？因為這是太子信像法華義疏說：「廣明萬善同歸之理，使得莫二之大果」似的，「三乘」「五乘」「七方便」「九法界」的人們，隨使所修的萬善萬德，都是被一佛乘的因果，歸納統一的；這樣法華經教理，是為實現他所懷的理想，很有益處的緣故。若是太子親自可以實現他的理想，

大概是限定在「篤敬三寶」裡頭，「法寶」是法華經，「佛寶」是釋迦牟尼佛，「僧寶」是宣傳法華經和釋尊精神的人們罷。可惜啊！太子御年四十九歲的時候，大業還沒成功，因病就薨去了。

在飛鳥朝時代初期的佛教，仗著太子結了日本國的王道和佛道，應該冥合的大緣。這是爲後來在平安朝時代生出來傳教大師，跟在鎌倉時代生出來日蓮聖人的遠因了。這譬如像太子種了法華經的種子，傳教大師開了法花經的花兒，日蓮聖人收了法華經的果子似的。

B、奈良朝時代的佛教

奈良朝時代的佛教，在初期仗著聖德太子的努力，而且跟著大化的新政，到了隆興的機運了。在天武天皇的時代，把勅令頒在各地地方，叫每家造佛壇，安置經典和佛像了。元明天皇遷都奈良之後，越發把歸依三寶的精神，高起來，營造七大寺，把佛像彫刻，或是畫了。和尚們講演經論，以文筆任王公貴族的老師。所以佛教幫助文藝發達的功績

，實在很大了。

然而這時代的佛教，大概是講習的研究的學問佛教。就是被貴族，或是知識階級的上流社會尊敬，就跟一般國民的關係，很薄弱了。又在一面是營造寺塔，彫刻佛像，或是畫佛像甚麼的形而下的發達。把聖德太子要用法華經教理，統一國民思想的方面，他們反倒不注意了。所以和尚們趨向學問理論，就是主張俱舍論的世界是「實有」，或是說成實論的世界是「實無」，或是拿著三論宗的「空理」否定一切，或是主張法相宗的「萬有」，是「唯識」所變的，或是說花嚴宗的宇宙，得「事事無礙法界」，就彼此爭論了。所以到了兒，變成了倨傲不遜和驕慢放肆難御的人了。這麼著，歸依佛教很深的聖武天皇，打算要從中國請德行高尚的鑑真大和尚來，拿戒律矯正和尚們倨傲不遜的態度。後來淳仁天皇繼承聖武天皇的遺志，在奈良的東大寺，下野的藥師寺，和筑紫的觀音寺，這三個地方立了戒壇。這叫「天下的三戒壇」。仗著這個，天皇打算肅正風教，可是怎麼好呢？靠著俱舍，成實，法相，三論和華嚴……等的佛教，跟習慣了自由豪放和尚們，要趕快改變麻煩實行的戒律宗；那麼著，那戒律宗，就實在沒有效果了。

佛 教 改 革 家 日 蓮 正 誤 表

頁	行	誤	正	頁	行	誤	正
目録三	一	山延	延山	一二二	九	九天的	九天的
目録三	一	界的	和他的	一二四	八	的二	的第二
目録三	一	是麼？	是什麼？	一二七	九	我等	我等
本文一	二	說些	說這些	一二九	一	年，年	年，年
九	一	牢尼	牢尼	一三一	一	一個	一篇
一〇	一	貴族	貴族	一三二	一	怨恨	怨恨
一〇	一	倨傲	倨傲	一三七	一	蕭靜	蕭靜
一〇	一	義鏡	義鏡	一三七	一	諷諷	諷諷
一〇	一	辦惑	辦惑	一三七	一	閣下	閣下
一〇	一	必寫的	必要的	一三七	一	閣下	閣下
一〇	一	自然	自然	一四一	一	而且	而且
一〇	一	紛望	盼望	一四五	一	觀心	觀心
一〇	一	人格，	人格。	一四五	一	跪坐	而且
一〇	一	之後，	之後，	一四五	一	教訓	教訓
一〇	一	淨土	淨土	一四六	一	死滅	危險
一〇	一	信仰的	信仰的宗教	一四五	一	前險	危險
一〇	一	師傳	師傳	一四五	一	有這	在這
一〇	一	傳到	傳到	一四五	一	經觀	經觀
一〇	一	深根	深的根	一四五	一	的。希	的。希
一〇	一	義宗	義宗	一四五	一	是就	是就
一〇	一	決壞	缺壞	一四五	一	致行	施行
一〇	一	斃，	斃，	一四五	一	跟	很
一〇	一	歸，	歸，	一四五	一	流淚；	流淚；
一〇	一	拆	折	一四五	一	在	在這
一〇	一	流了	流罪了	一四五	一	經觀	經觀
一〇	一	隱	陰	一四五	一	的。希	的。希
一〇	一	存傳	生存	一四五	一	還好	還好
一〇	一	就悲	就流悲	一四五	一	諫諍	諫諍
一〇	一	辨論	辯論	一四五	一	淨，寶	淨，寶
一〇	一	摸索	摸索	一四五	一	加一個	加一個
一〇	一	在照	在還照	一四五	一	夢呀	夢呀
一〇	一	主義	主義	一四五	一	澄的大	澄的大
一〇	一	寺邊	寺邊	一四五	一	研究	研究
一〇	一	以下	以求下	一四五	一	門下的雙壁	門下的雙壁
一〇	一	因難	困難	一四五	一	呢？	呢？
一〇	一	逮埔	逮埔	一四五	一	靈鷲	靈鷲
一〇	一	根兒	棍兒	一四五	一	問題	問題
一〇	一	苦是	若是	一四五	一	滿在	滿在
一〇	一	是生	是發生	一四五	一	尺窩的	尺窩的
一〇	一	知連	知道	一四五	一	這現	這就是
一〇	一	待一	待他	一四五	一	妙的蓮	妙法蓮
一〇	一	時兒	時候	一四五	一	按着建立的	按着世界建立的
一〇	一	地	在	一四五	一		

這樣的奈良朝時代的佛教，就是所謂「南都的六宗」，是成了學問的佛教，就越發殷盛了。可是這是脫了當初聖德太子所期望的王道和佛道，互相補助的精神，以及用法花經統一國民精神的軌道的發展。所以功罪相半，或是不能忍耐那弊害似的那麼就失敗了。

C、平安朝時代的佛教

這時代的佛教，是受了奈良朝時代弊害的刺戟，新起來的佛教。在奈良朝的佛教界裡，有好幾個碩學和高德的人，就是三論宗的道慧，智光和禮光。法相宗的行基和護命。花嚴宗的良辨。律宗的鑑真……等。而且朝廷歸依佛教很深，和保護佛教也很篤的了。所以佛教暫時很殷盛了。可是「物極弊生」，愛理論的和尙們，大概在實行上就陷于跳梁和放抖，到了兒出了很壞的和尙，累及皇室了，像道鏡和尙似的。這樣的情形，按著國家的政治看，或是照着佛教性質說的時候，應該在宗教上和政治上，要改革了。

這麼著，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都）去，並且傳教大師立了叡山佛教。天皇和傳教大師立了暗約，或是公約，那是不明白的；可是兩々相待，打算更新奈良朝時代的佛教和政

治，到了兒成了「延曆的太平」了。

傳教大師，看著在南都六宗的理論佛教和僧風的積弊，就私下決意了改革佛教。這末着，他先在必叡山上蓋一所草庵，來往奈良地方，他就很努力研究佛教，特意攻究鑑真傳來天台的章疏，把他的精神留在法華經了。他二十二歲的時候，建了延曆寺，在這兒立了天台法華宗的基礎。上長岡去拜龍顏，奏上奠都平安和鎮護王城的兩件事了。那個時候，天皇和傳教大師，就暗約冥合于道和佛道了罷。

延曆十三年，實現遷都平安之後，天皇歸依傳教大師越發深了。大師在高尾神護寺的法花會之後，奉命上中國去（註）傳教大師（最澄）入唐，是德宗皇帝的貞元二十年。留學，在中國一年多，以後回國了。天皇就受了「法華圓頓戒」，同時在南都和尙們，奉勅就受了「灌頂的儀禮」。這末著，日本的佛教，大概是在傳教大師的傘下統一似的了。

這時候，可憐啊！桓武天皇俄然崩去了！所以傳教大師理想的統一佛教事業，就頓挫了。在一方面弘法大師傳來的真言密教起來。弘法拿他的特長文墨的能耐，得了嵯峨天皇的歸依，私下幫助南都的舊佛教徒，使他們反抗傳教大師。所以到弘仁五年正月，在

宮城裡頭，成了傳教大師對六宗的問答。結果，傳教大師堂堂的大勝了；可是天皇的歸依，反倒傾向弘法大師。這麼著，弘法大師慢慢兒的努力懷柔南都和尙們。所以把傳教大師要統一日本佛教的理想，就變成不能實現的情形了。於是傳教大師，改變他的態度，撤廢從來所用的和平主義和攝受主義，立刻他着手他所懷的統一日本佛教的方法，就是建立「法華圓頓戒壇」的預備。他打算先模倣鑑真的三戒壇，在全國建立六基寶塔院，就慢慢兒的成功了。所以到弘仁九年，決意奏請允準他在比叡山延曆寺，建立「法華圓頓戒壇」了。

這麼著，弘仁五年的宗論以來，在南都的大和尙們，很怨恨傳教大師，特意他們請法相宗的碩學筑波山的德一和尙，著了佛性鈔，中邊義鏡等等的書，主張「一乘方便，三乘真實」的道理，屢次批駁「法華的一乘」，反抗傳教大師的天台法華宗的熱度，就高起來了。這末著，傳教大師，以「法華折伏，破權門理」的態度，也努力的應戰，著了依憑天台集，照權實鏡，決權實論，愍諭辦惑章，和法華去惑，駁了他們的迷妄。在這樣論難詰抗，反目嫉視之間，奏請允許他建立戒壇了；所以南都六宗的和

尙們，很努力的實行妨害的運動了。其中以東大寺的景深，著了迷方示正論，舉了二十八失。傳教大師因為這個，著了顯戒論，駁了那個論甚麼的紛爭了。而且天皇的歸依傾向弘法大師，所以弘法的勢力很大，那個勢力也隱然加在南都和尙們了，以傳教大師在世中，到了兒沒得建立戒壇的允許了。因為這個，他要打倒統一佛教鎮護國家的理想和志願，不能實現了。

弘仁十三年六月四日，就是傳教大師入寂之後第八天，賜了建立戒壇的勅詔。這末着，大師的高弟義真和尙建了戒壇，可是有名無實，那規模是不能安慰傳教大師的聖靈了。從此以後，平安朝佛教，全都被弘法大師的真言密教所支配了，連叡山佛教也在慈覺和智證的時候，就變成真言密教了，所以貴族和僧徒也大概歸了弘法的勢力範圍去了。

原來弘法大師由中國傳入真言密教了，可是傳教大師在世的時候，勉強著避衝突，守着隱忍，等著時機到來；所以傳教大師一入寂，他就想：「奇貨可居」，趕快發表十住心論，嘲笑傳教大師的法華經，是「第三戲論」了。日蓮聖人批駁他的「第三戲論」說：「若是傳教大師在世的時候，這是一句話也不能說出來的事」。這話實在痛快極了。

弘法大師不是像傳教大師打算統一日本佛教，而且幫助國教的。他是用真言秘密的法術，應用在冥福禱告，在上流要求皇室和貴族的歸依，在下流趁著國民的迷信，用神秘的咒術，巧妙的努力，收攬人心。那結果，揚名顯世，堅固了東寺和高野山的地盤，就成了真言一宗的開祖。這是弘法的本懷了。據我看這也許是鑑于傳教大師的失敗的結果罷；可是又一面可以說，因為不明白佛教的本旨，有妙法蓮華經的緣故。

在平安朝時代的佛教，是新宗教的天台，和真言勃興了。可是傳教弘法兩大師，入寂之後，就寂寞不振，崇貴族，恃武士，那就走和尚們的本事了。真言宗的僧侶，大低出入王公貴族的門，成了阿諛迎合的祈禱僧。天台宗的僧侶，大概走到武士的勢力下，要作門閥，到了兒現出僧兵來了。叡山，三井，南都和高野，都是屢次有僧兵運動，就妨礙國家的治安了。僧侶這樣墮落，貴族也是腐敗，世間竟是武人跋扈了。因為藤原氏的專橫，和源平二氏的爭鬪，很困苦的國民，看世態無常，成了要除去目前的不安似的了。又除去貴族佛教，祈禱佛教，僧兵佛教，就到了要求平民佛教，國民佛教和平和佛教的機運了。這是應該現出鎌倉時代的新佛教來的緣故。

D、鎌倉時代の佛教

源氏の頭領頼朝，在壇之浦の一戰，滅了驕慢の平氏以後，在鎌倉開設幕府〔註〕武人國政時代の中央政法機關。，王政就移到武士の手裡，現出政治上的一大變革來，在這兒成了源氏和北條氏の鎌倉時代。一面在佛教界也進入革新時期；平民佛教，自由佛教，和平和佛教，替代在平安朝時代の貴族佛教，祈禱佛教，和僧兵佛教，就勃興了。若是按著消極的平和主義新佛教說，那是法然和親鸞の淨土念佛宗。當時的人們看了藤原氏和源平二氏の盛衰，以及亂七八遭の世態，就傾向厭世悲觀了。趁著這樣の人心，法然和親鸞等等，嫌了現實の世界和國家爲穢土，就勸說了在未來的阿彌陀佛の世界，是極樂淨土；把往淨土生の法子講說，是本行阿彌陀佛の名號，黃緣阿彌陀佛才好哪。這樣是很簡易的主張，所以天下の人心，靡然歸依這個淨土念佛宗了。這末樣沒我的「他力主義」の念佛宗，成了在鎌倉時代新宗教の先驅了。

可是武士一派，打算拿自己的實力，在現實界獲得權勢；所以源氏和北條氏……等，

不能滿足厭世主義，和「他力主義」的淨土念佛宗。這麼著，榮西和道元傳來的個性自由主義的禪宗，起來了。在他們的宗教說：「釋迦是甚麼人呢？我是甚麼人呢？這麼想起來的時候，在我的身體裡有佛性，若是開覺這個佛性的時候，我就是天下地上唯我獨尊的」，就鼓吹坐禪，爲「見性成佛」的方法。又榮西趁著武士階級的要求說：「興立禪宗，就是擁護國家的緣故」，並且著了興禪護國論。其結果，在京都建立建仁寺，在鎌倉營造建長寺和圓覺寺；等的五個寺了。禪宗這樣收納了鎌倉幕府的歸依。

已經說的，新佛教的念佛宗和禪宗，以外要注意的是律宗的再興。在奈良朝時代的律宗，在平安朝時代的新佛教，勃興的時候，就衰微了。可是靠著在平安朝末期僧徒的腐敗，墮落的反動，覺盛和睿尊兩僧在奈良，俊湧和淨業兩僧在京都，睿尊的徒弟良觀在鎌倉，各各計劃再興律宗和振肅僧風，一時拿非常的勢力，得了上下的歸依了。

這三宗以外，還有一個很可注意的佛教。那是在平安朝時代勃興的眞言宗的餘勢，依然在佛教界裡唱霸。眞言密教裡有兩派，一個是弘法大師所弘佈的「東密」，一個是慈覺和智證兩大師傳來的「台密」。前者把道場設立在高野山，後者以比叡山爲根據地。

這兩派相合成，一面按着祈禱佛教，受了王公貴族的歸依，一面排斥釋迦佛，立了大日佛，卑弊釋迦佛所說的佛教是「顯教」，尊崇大日佛所說的佛教是「密教」，拿地·水·火·風·空·識的六大原素，定了大日佛的本體，拿大曼荼羅，三摩耶曼荼羅，法曼荼羅，和羯摩曼荼羅的四種，爲十界萬法的相貌，拿身密的印契，口密的眞言，和意密的觀相，立了行者的作用，管這些個叫大日佛的體·相·用，講論理具，加持，顯德的即身成佛的地方，比鎌倉的新佛教看著很高尙了。

在鎌倉時代的佛教裡，有法然的新念佛宗，榮西和道元的新禪宗，在奈良京都和鎌倉復興的律宗，及高野和叡山的舊眞言密教。這四宗各各有所據的地方，就支配日本佛教界了。

可是照著日本佛教史的發達，又按着純粹佛教教理上看的時候，很有不能滿足的地方。日本佛教從外傳來的時候，聖德太子已經要善導國民思想，採用妙法華經，種了日本佛教的種子了。平安朝時代的傳教大師，因爲鑑于奈良朝佛教的傍系的發達，很有弊病，所以新開創天台法華宗，就如法華的花兒開了；可是以後的佛教，在平安朝時代和鎌

倉時代，都是不順著歷史正系的發達了；又這是出了日本佛敎的軌道的運動。

試看法然所立的念佛宗罷！憧憬阿彌陀，欣求西方極樂淨土的結果，對現實界的國家世界和人生，不是根本的鼓吹厭世思想麼？這怎麼，有幫助國家和社會的發達，並且有善導國民思想的資格呢？

再看榮西和道元的禪宗，是如何呢？像說「釋迦是甚麼人？我是甚末人？」似的，個人主義，自尊主義的禪宗，為迎合那掌握政權，擅操權勢的鎌倉武士們，是正合式的罷。可是在日本國不是有很危險的宗教麼？

又看弘法大師的東密，和慈覺大師的台密，相合成的真言宗，是怎樣呢？在一佛世界裡，沒有兩位佛陀，這是佛敎道德的根本規定。可是真言宗，在釋迦一佛的娑婆世界裡，反倒在釋迦佛以外，立了大日佛，把佛陀的主權，收歸大日佛了。這是打算破壞佛敎界秩序和安寧的宗教。

再看以奈良京都和鎌倉，為根據地復興的律宗，是怎樣呢？原來律宗，是小乘佛敎的遺物，不過是禁欲主義，和消極主義的制規。拿他作為個人的修養法，稍有一點效果，

可是按着
乘的戒律不要受持

力量是很小了。若是照著大乘佛敎的宗旨說，這個小的慈悲行，就是持戒了。日本佛敎由傳來之始就是大

乘，已經隆興大乘佛敎之後，要宣佈煩瑣的小乘戒；就恰巧像施行自由制度之後，要強行專制制度一樣似的。由起初得預想失敗。在奈良朝時代連鑑真大德，受了聖武天皇的歸依，建設所謂「天下的三戒壇」，那樣子興盛，也失敗了。這是因為缺日本國是大乘國的明識的緣故。律宗是在平安朝時代，受了傳敎大師的破折，就廢滅了。可是他們不回顧這樣的歷史，打算復興律宗，又拿不必要的「如法形」，爲賣的東西，就要蒐集上下的資財。這不是穿佛衣的遊民行爲麼？

這麼看起來，念佛宗・禪宗・眞言宗・和律宗以外，仗著日本佛敎正系的聖德太子，和傳敎大師的法華經主義，起改革佛敎的運動，救濟國家和人類的英雄，應該現出來了。

應著這樣要求，靠着日本佛敎最後的大成家的地位，開創新佛敎的，就是日蓮聖人。他的宗敎，是在這新時代，應著這樣要求，所開的新宗敎；所以宣揚法華經第一主義，

一面絕叫打倒錯誤時代的已成宗教，以資助佛教的改革，又一面唱道「立正安國」，起了諫諍國家的大運動。因為這個，他把富有多難和變化的歷史，留在後世了。若是有血氣的人，念聖日蓮的傳記和遺文的時候，不能不佩服他高尚的人格和深遠的教義罷。

三、降 誕

聖日蓮的降誕，是在第八十五代，後堀河天皇，貞應元年二月十六日（參照後
而年表）。那個時候，是尼將軍政子〔註〕北條時政的姑娘，
是源賴朝的大人。的兒子實朝故去之後，政子在鎌倉，跟他的兄弟北條義時，協力執行政權的時候了。日蓮聖人降誕的前一年，就是起了很有名的「承久之亂」那年了。那年就是北條氏滅了源氏，並且壓迫朝廷確立他的實權的時候；換言之，就是政權由貴族手裡，全都移到武士手裡的時候了。平氏把握政權的時候，他們原來是武人，可是被藤原氏華美的生活所感化，貴族的彩色是很濃了。以後到了源氏的時代，賴朝是質素，並且著實的；可是到了第三代將軍實朝，已經帶著貴公子的彩色了。把公卿的氣派，和王朝的彩色，全都除去的，是暗殺實朝，和流遷後鳥羽太上皇……等

的時候了。在這兒，政權被平民的武人北條氏所握了。在那年，我們的日蓮聖人，在東海岸一個打魚的家裡，生出來了。後來他親自說：「我是純粹平民的兒子」，就宣傳平民宗教了。

在日本國，平民的宗教，可以說是日蓮聖人第一宣佈出來的。他以前的宗教，都是帶著官僚的彩色，而且是門閥的氣派很充實的宗教。在奈良繁榮的法相，三論和花嚴甚麼的，所謂南都的六宗，是朝廷的佛教，又是貴族的佛教了；就是官僚的，門閥的佛教了。在平安朝隆盛的天台和真言兩宗，也是貴族的佛教了。到了源平時代起來的淨土念佛宗，其教義是平民的；可是那傳教的法然和親鸞……等的淨土門流的僧侶，大概是在公卿的邸宅裡發生出來的。所以在日本國初次平民的兒子，成了大宗教家，就是我們的日蓮聖人。聖人在日本的國政的實權，移到平民武人手裡的那一年，降誕的事，是很有趣的，而且有很可注意的事，

那麼聖日蓮是在那兒降誕的呢？關於這個他自己說：

……我日蓮是在東海道十五州裡頭，第二的房州長狹郡東條鄉，辭村海岸的一個打

魚的兒子。……

(本尊問答鈔。一八〇二)

現在，在房州的小湊有「誕生寺」，就是傳那個故事的。

人說：「聖人的父親叫貫名重忠，母親叫梅菊女。他父親是以前遠州貫名鄉的領主；可是因爲一個事故〔註〕也是平氏的餘孽，所以源氏忌恨他了，被革職流在房州，就成了打魚的了」。據這麼看起來，聖人的家裏不是輩輩的漁夫，是當時的中等階級，而且是知識階級的武士了。可是探究他的階級如何，是不必寫的。聖人親自不是明明的說過麼？

我是海邊的一個旃陀羅的兒子。……

(與清澄知友書。七一〇)

我是在僻邑海岸，一個平民的兒子。……

(善無畏三藏鈔。六四〇)

「旃陀羅」是印度話，這是在印度最下等種族的名稱。這種族大概，以屠殺動物爲職業。漁夫和旃陀羅都是殺動物的職業，所以那樣說的罷。

照著這道文，聖人拿他是平民的兒子和漁夫的兒子的事，反倒自負了。這是我們要留神的事了。像濫自負家系的尊貴似的，那是在平安朝時代，眼界狹小的貴族們的事，就是拿自己的力量，要立社會，可是沒有那麼勇氣，和體力的人們做的事；又是負門閥的

威風，或是借官僚的勢力要獲得自己地位與怯的人做的事。我們日蓮聖人不是那麼樣的。他極力拿自己的力量，和社會國家爭鬥了。他單身取進到鎌倉去，站在「小町」的十字路絕叫：「打破權教已成的佛教，和建立實教法華的佛教」，又批評執權北條氏說：「你是個很小海島的主」。在聖人的眼睛裡就沒有門閥，或是官僚那樣的東西了，竟是有自己的信仰。所以在很尊敬門閥的時代，自己還說：「日蓮是平民的兒子」哪。探尋他的家系和門閥，是反背聖人的精神。所以現在著者說：「聖人是東海的漁夫的兒子」。這是光輝聖日蓮和他的宗教的緣故。被平民的兒子所宣佈的宗教，覺着有無限的尊貴。

聖人人生出來的時代，是平民的時代，家庭也是平民的家庭；可是養育聖人的自然界，和他的幼時所處的環境是怎麼樣了呢？可以上房州裡小湊的濱土去看看，在前邊兒有洋洋無限的太平洋，又有圍著太平洋海水的海港，在那海港的海邊有個小漁村，那後邊兒接連著山坡兒，這是小湊。聖人就是在那裡生出來的，並且長大了的。無涯的大洋，和無限的青天，而且水平線上的太陽，這是他幼時的環境了。我想這幼時的環境，一定是關於他一生的性格和事業，有至大的影響，那是不用說的。

人傳說：「聖人誕生的時候，現出有各種的奇瑞來。就是他母親梅菊女懷妊的時候，太陽落到她的懷裡去了；又是他誕生的時候，在齊花開的院子裏，清水迸出來了；又那個時候，在還冷的春天海邊上的蓮花開了花了」。第一的奇瑞，是聖人的小名兒，就是善日鷹的緣故。第二的奇瑞是在小湊誕生寺裡頭，有「誕生水井」。第三的奇瑞，也是在小湊有「蓮華淵」。

古來傳說偉人誕生的時候，有各種的奇瑞：就如猶太的野地生出來的基督，在印度恆河邊生出來的釋迦，在黃河沿岸生出來的孔夫子，他們降誕的時候，也有奇瑞。那不用說，像搖動全世界似的大聖者現出來的時候，自然界對那個表示讚美的意思，不是沒有事罷。可是我不知道聖日蓮降誕的時候，自然界做了甚麼讚美詠嘆了。竟把在傳說裏有的那樣的事寫了。

可是我想聖人的幼年時代，是被抱擁溫和的家庭，跟光輝自然界裏的搖籃。裏邊兒有慈愛之父母，外邊兒有廣大的海洋和光輝的太陽，聖人後來在身延山生活的時候，看見從他的故鄉送來的海苔，流了許多懷鄉的淚，就寫了一封信。看那封信也可以想他的幼

年時代的情形了。如下：

……你送給我一包海苔了，又大尼姑也送給我海苔，我都領納了。多謝！多謝！……
……上山上去一看，我當是裙帶菜生出來了呢？可是在那兒沒有裙帶菜，竟是蕨菜排立了。又下山澗去一找，我當是海苔生出來了呢？可是我看錯了，竟是芹菜很盛的躺着了。我忘了故鄉有好些日子了，可是現在看見這個海苔，就想起來了，我心裡很難受，還很傷心。這是以前找幼年的時候，在僻邑的市川·小湊的海邊，所看過的海苔。那顏色，形狀，和味兒都不變，可是我的父母怎麼變了〔註〕放去的呢！……因為違背方向，就很悔恨了，所以就不住的流淚。……

（與新尼之回信。一〇八八）

在寂寞的山中僧院裡，看有海邊的香味的海苔，就追想幼年時代的聖者之心，恰巧成一首詩了。

四、出家

善日磨到十二歲的生活是怎樣了呢？在史乘裡不詳。他十二歲的夏天，就是天福元年五月，他父親帶著他上小湊北邊兒清澄山上的清澄寺去了。這個廟，原來是慈覺大師派的台密的道場。當時這個廟的住持，是道善和尚。這麼著，善日磨成了這位和尚的一個徒弟，改名藥王磨，就修行台密和念佛了。我從前巡拜在房總地方的靈跡的時候，上清澄山去過。那個時候，因為正是秋天長紅葉的時候的緣故，所以更覺得很爽快了。那時候，在山腰一棵大樹的底下，看見一塊大石頭。人說：「這塊石頭是善日磨入山之後，他母親梅菊女，瞧她兒子來一看，就見自己的兒子，很可愛的稚兒的樣子。這麼著，她不知不覺的流了淚的故跡」。所以人們管這塊石頭叫「涕淚石」。在偉大聖者的幼年時代，有這樣的插話，不是很有興味麼？

日蓮聖人出家的動機，那就不明白了；可是把孩子入寺爲稚兒的事，若是按着當時的習慣說，不但是有當和尚的目的，並且有受普通教育的目的。所以也有由稚兒當和尚的人，可是聖人由稚兒當了和尚的理由，是甚麼呢？那就不明白了。

可是他四年工夫的稚兒生活之後，就到了十六歲的那年了。就是在嘉禎三年十月八日

，受戒得度，成了圓頂黑衣的人，改名「是生房蓮長」了。他出家得度之後，很盼望成日本第一的智者，就讀破一切的經論，並且批評諸宗的得失，恰巧在清澄山頂，供着虛空藏菩薩，這麼着，他參居在那虛空藏堂裏，就祈願說：「請授我智慧」。關於這個事情，他在善無畏三藏鈔裏寫說：

……我日蓮是在房州東條鄉的清澄山住的人，在幼年時代，立了一個祈願，對於虛空藏菩薩說：「請命我為日本第一的智者！」。那個時候，在我的眼前虛空藏菩薩，現出來高僧的樣子，就賜給我像明星的智慧寶珠了。大概是因為這靈驗的緣故罷？在日本國的八宗，跟禪宗，念佛宗……等的大綱，我已經都明白了。……

（六四八）

在這遺文裏，我們得留神的，就是「日本第一的智者」的抱負。聖人在他的幼時已經紛變成日本第一的事；可是以後，他接着闡浮提第一的日蓮，發表統一世界的主張了。在幼時的「成日本第一智者」的祈願，到了成年之後，進到世界第一了。我們可以看出在聖人的幼時，由「請命我為日本第一智者」的禱告的話，已然發露出偉大的人格，現

在在清澄山上，還有一個虛空藏菩薩堂。那就是聖人屢次參居，所禱告的廟，在這廟前邊有「凡血之筐」。人說：「這是藥王磨滿願的早晨，要回清澄寺的時候，突然躺下，就吐血的舊蹟」。我上那兒去的時候，覺得把他少年時代的努力和抱負，像現在在眼前看見一樣似的。可是在聖人幼時的這樣祈願，並不是幼稚的名譽心，是由真摯的求道心現出來的：就是要探究真理和獲得信仰的心，在當時的宗教界和思想界，是很亂七八糟的了。已經像在前頭裏所說的，平安朝時代的舊佛教天台真言的修行，跟新起來淨土念佛宗的信仰：：等，各各像蘭菊的爭香了。所以那一宗是真佛教呢？又那一宗是相應佛陀的本懷呢？禱鬻是不能分別。若是在這樣時代，打算要思想的生活的人，一定不能不煩悶的。因為這樣思想的煩悶和宗教的懊惱，就成了日本第一智者的祈願，又成了遊學各地的事。後來聖人寫了當時的心境，如下：

：：從平民的家裡生出來，就剃了頭，在身上掛了袈裟，這次我要打算何以種佛種子，成離開生死的身子。可是念稱阿彌陀佛，都是人們所祈願的事，所以奉憑阿彌陀佛，從幼時念稱名號；可是因為有點兒原故，就疑惑這個事了，所以立了一個祈

願，就要打算學所傳到日本國的佛經，並且菩薩的論和人師的釋。又聽說有叫俱舍宗，成實宗，律宗，法相宗，三論宗，花嚴宗，真言宗，法華天台宗的好些個宗；而且又有叫禪宗和淨土宗了。這些個宗的枝葉，雖然不詳細的去研究，可是究竟打算成明白要緊的地方的人。所以上各處研究佛學，很去了些地方，從十二，十六歲，到三十二歲，二十多年的工夫。在鎌倉，京都……等的各處，叡山，園城寺，高野和天王寺……等的各寺裏，粗粗的遊學。……（與妙法尼回信。一七七〇）

這樣「請命我爲日本第一智者」的最初的一念，後來就生出日蓮聖人來了。

五、遊 學

像以上所說的，我們日蓮聖人出家之後，年月不久，陷於強烈宗教的懷疑了，這末着，他打算解決這疑問，於是祈願虛空藏菩薩，就得了智慧了，這樣得了靈感的聖人，爲探究當時的宗教界和思想界，立了一個遊學各地方的志望，就起身了。可是動身的年月不詳，大概是受戒之後，一兩年之內罷。這一個青年求道家，得了他的老師傳道善和尙

的許可，並且辭了他父母，就離開了回想很多的故鄉的地方，就是清澄山的樹林子和小湊的海邊……等，向當時的首都鎌倉就起身了。在鎌倉遊學，大概是三四年罷。在那時候，他學的是那宗，不詳。可是大概學的是在當時的新宗教，念佛宗和禪宗罷。

這麼着，留學三四年之後，到了仁治三年，打鎌倉回到故鄉清澄山來了。這次他打算在當時佛教綜合大學的比叡山留學了。在當時青年僧徒，都是盼望留學叡山。實在叡山是在當時的思想界和宗教界的一大權威。當時的高僧，大概都是在叡山所學的人。我們的日蓮聖人也二十一歲的時候，再離了很懷念的故鄉，向江州的比叡山起身了。從此以後，聖人在叡山留學十一年多，其間就埋頭研究佛學了。人說：「他初次住的廟，是在東塔（註）比叡山分爲三個地方就是東塔，西塔，橫川。的「圓頓坊」，以後移住在橫川「定光院」了」。因爲他十一年留學叡山的事，就立了他一生的學問的根柢和信仰的基礎了。他在這兒，大概是解決了在清澄山所起的教學的疑問，和信仰的煩悶；而且成立新佛教的基礎了。

原來比叡山延曆寺，是在桓武天皇的時代，傳教大師草創的。大師從中國傳來四個佛教：就是天台法花宗，真言密教，禪宗和律宗。在那裏頭，大師以法華經爲中心，以外

的三宗作法華的輔助，就宣傳佛教了。這就是新宗教的天台法華宗。大師以法華為中心，是甚麼緣故呢？那是因為他信仰佛陀一切經典裏，以法華有最高價值的緣故。那麼，法華經是因為甚麼最好呢？我想，那是念這本書的時候，讀者自然就明白了；所以現在先不用說這個事。聖人注意這樣的法華經；可是在當時的叡山，廢除了大師最重要的法華經，反倒重視真言密教，禪宗和稱名念佛了。現在畧說，這樣教學分裂的歷史，如下：像剛才說的傳教大師，正依法華經，傍依密教；等，就立了天台法花宗了。可是大師入滅之後，弘法大師（空海），按着真言密教開創一宗，對抗叡山了；拿京都的東寺和紀州的高野山為根據地，就伸張教勢了。

原來傳教大師的宗教，是雄大而深遠的；可是弘法大師的宗教，是富有儀禮，和修法很華麗的。這個地方，跟當時的奢侈的風尚很合宜，就受了大歡迎了。所以傳教大師入滅之後，差不多是弘法大師一個人獨演似的了。這麼著，叡山第三的座主慈覺大師（圓仁），打算對抗弘法大師的密教，從中國回來〔註〕當時是唐朝宣宗皇帝，大中元年。，他用比弘法大師所傳的密教還新的密教，就改變叡山的佛教了。可是他拘泥對抗弘法大師的事，就失了

開祖傳教大師的本意；就是拿法華爲中心的宗教，變成以眞言密教爲中心的宗教了。他想法華比眞言密教稍差，就把法華擱在第二位。這是因爲弘法大師說：「法華經是第三戲論」，所以他把法華經提高擱在第二。可是失了第一法華經的本意，還是變成密教的地方，跟弘法大師一樣。這不過是對弘法的密教（東密），把叡山的密教，說是台密。日蓮聖人指示慈覺大師，攪亂叡山正統佛教的事，就主張還到傳教大師的古時了。其次，在叡山叫五大院安然的高僧現出來，以禪宗比法華宗爲高尚，就把禪宗擱在第一位，法華宗擱在第二位了。其次慧心僧都（僧都是僧侶的職位）現出來，主張排斥從來的智慧觀念的修行，竟資緣西方彌陀本願的事，就是救濟的方法了。叡山的學風是如此，所以開祖傳教大師的面影，一點兒也沒有了。

聖日蓮打算尋究在釋尊一代的佛經裡頭，那個是眞實的佛經；那個是眞實的宗派，又用那個佛經救濟自己，並且濟度羣生，就留學叡山了。這麼著，他研究佛學好幾年之，後到了兒論斷眞實的佛經，是妙法蓮華經；眞實的宗，是天台法華宗了。

聖人不但是在叡山研究天台學，又上奈良去研究南都的六宗：就是俱舍，成實，法相

，三論，華嚴和律宗的佛學，更上高野山去學習真言密教了。最後回到京都來，研究神道〔註〕日本古有的宗教。，並且作和歌〔註〕日本古有的詩。的法子。

這樣聖人，在叡山留學中，確立了有法華經統一切的佛經，並且有〔久遠〕〔註〕被法華品所開顯的釋尊，統一切佛陀的必然性質；唯有這佛經和這佛陀是真實，又唯有這佛經和這位佛陀，是救濟我們的信念了。後來他寫這個心狀說：

……如是我想了。這麼著，不跟着父母和老師博們研究佛法了。可是可以明白一代聖教的明鏡有十個。所說的俱舍・成實・律宗。法相・三論・真言・華嚴・淨土，禪宗和天台法華宗就是這個。……可是十宗〔註〕〔註〕百部六宗和平安二宗，加禪宗，淨土宗，共總成十宗。，七宗〔註〕

在南都六宗裏，俱舍是法相的附宗，又成實是三論的附宗，所以各各在一塊成二宗，以律宗花嚴淨土宗，禪宗，天臺宗加這二宗共總成七宗都各各爭擾，不肯跟著別宗。這是譬如在國內有七個，或是十個大王，所以萬民不靜謐似的。我想怎麼辦好呢就疑惑了。那個時候，我立了一個祈願：「我不隨八宗〔註〕〔註〕七宗加真言密教就成八宗。，十宗，我像天台大師，專以經文為老師，考察一代佛教的優劣……」。

（報恩鈔。一四五二）

聖人仗着十年研學的功績，永解懷疑，就生出確信來了。這末著，他要回故鄉房州去，發表自己所信仰的，打很追懷的叡山，就動身了。那是建長五年仲春的時候兒了。

「預備時代」已經過去了，正入到「活動時代」。預演完了就上本舞台去。這末着，白乃影兒和紅血顏色的悲風慘雨的他一生，就開幕了。

第二章 鎌倉時代

一、清澄山的開教

建長五年春天裡有一天，是生坊蓮長，離開他留學十年的叡山，和天天兒下瞰的琵琶湖，向很遠的關東的故鄉起身了。這是離開學窓，站在街頭，他將要傳教所信的宗教第一步。靠著十年的研學，通曉十宗八宗的宗學，而且也讀破「一代藏經」了。現在已經沒有宗學的疑問和信念的動搖。他腦子裡，蘊蓄自己很好的宗教；又對於他宗教的希望和熱情很盛，拿他自己的宗教，要救濟人世。起手先回到故鄉去，拿最初的法雨，要灑

他受恩的人和很親密的人，這麼白熱的情緒，就是他歸鄉旅行中，所懷的心狀。若是按著我們說，這是帶著學校畢業證書，回故鄉去的感想。那實在是有很盛的希望和白熱的情緒。況且心身都要奉仕破天荒的事業，回故鄉去的聖人心裡，是怎樣輝光？又有怎樣懊惱呢？

這麼著，過東海道地方好些個鎮店，用了數十天，到建長五年季春的時候，纔到了故鄉房州小湊的海濱。在故鄉的自然界保存往時自然而然的風光：碧藍的細波，靜靜的漾，清澄的峯，是依然不變，高入東海天裡，就恍惚睡覺似的這麼故鄉的自然和平。在小湊的他雙親，看見他們的兒子歸鄉來了，就怎麼喜歡了呢？又在清澄寺的他老師傳道善和尚，及他的師兄淨顯，義淨們，怎麼歡迎他了呢？把從片阪的山寺，生出遊學南都和北嶺極美學僧來的事，他們喜歡，而且很誇賞了罷！又很尊敬蓮長了罷！可是我們的生坊蓮長，在那樣平和的自然界和人們裏頭，要說出一大宣言。蓮長的感慨，果然如何？

這樣被歡迎的蓮長，起四月二十二日，一星期的工夫，在清澄山的深山裡參居，就入

禪三昧，對於正要宣告革命的大主張，修了默想和熟禱。可是到四月二十八日早晨，從三昧安祥起來了。這天近鄉的民衆及這一山的大衆，要拜聽蓮長法師的「初轉法輪」，就聚在一塊兒；他們都想等著拿他的流暢的辯舌，說出甚麼深遠的教義來呢？到正午左右，三十二歲的一個青年僧蓮長，打高座上瞰下聽的人們，就用例周到高唱了，打破失了佛陀的本懷的既成宗教；並且主張相應末世的法花經主義了。可是大衆很驚訝，信徒很生氣。又有人想：「蓮長因爲好些年的研學，碎了身心的結果，大概是瘋了罷」，就憐憫他了。那是應該的。爲甚麼呢？原來清澄寺是屬台密的寺，可是他折伏密教說：「眞言密教，是亡國的宗教」，而且批評在當時，一般人所信仰的淨土念佛說：「念佛宗是墮在地獄的根源」的緣故。

聽的人們裡有東條鄉的領主東條景信。這個人正在說教時，站起來，逼迫道善和尚，要求打這山逐走蓮長。因爲被蓮長批評他所信仰念佛，是「墮在地獄」的，而且他的菩提寺是「眞言亡國」的緣故，所以他憤懣不堪。這麼着，狂猛的景信，就立刻要斬害蓮長，很着急，可是廟是禁止殺生的地方；所以景信決意要等着蓮長下山來，就暗殺他。那個

時候，道善和尚已經知道，景信的這樣惡心了。在道善和尚，因為就是蓮長瘋了，他也是好些年，施了恩愛的徒弟。所以道善很不願意蓮長，濫遭景信的毒刃。這麼着，道善和尚，把蓮長託給他師兄淨顯·義淨兩個人，令蓮長打後山下山去，避著景信憤怒的毒刃，逃開清澄寺。以後景信聽了這個事情，有多們生氣了呢？因為景信是東條鄉的領主，並且是清澄寺的大檀越，所以大概對於清澄寺，發揮暴野的態度了罷？不怕後難，叫蓮長逃出山的老師傅和師哥們的精神，是很清淨的，並且是很可羨慕的。「預言者不容于故鄉」。這話古今東西都是一樣的。蓮長跟這話一樣，打他故鄉被逐走了。他的悲風慘雨的一生，打故鄉逐走和領主的迫害開始了。在聖人這固然是覺悟的事。若是在末法時代，弘佈這法花經的人，一定多嫉恨迫害。參照經文的預言就明白了。聖人逃去狹小的故鄉，就向廣大的世界起身了。他後來追想，在當時的狀態，寫給在清澄山的大衆信說：

：：我研究一切經了。所以大概明白八宗和一切經的優劣，並且明白了眞言宗，是失了法華經的宗。因為信這是很要緊的事，所以我要先序說，禪宗和念佛宗的僻見。

：：惡眞言來到鎌倉，又要滅亡日本國，而且叫禪宗，淨土宗：：等的宗，又是不

可說的僻見的宗。我想若是說出這件事，我日蓮的生命一定要受害，可是爲報虛空藏菩薩的聖恩，就在建長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房州東條鄉清澄寺，道善和尚的持佛堂，向南面對於淨圓坊的人，並且對大眾說出這個來，以後二十多年的工夫，還不退轉說音哪……

（與清澄寺大眾信。一三七〇）

「我想，若是說出這個來，我日蓮的生命一定要受害，可是……」。這樣的決心，有多麼悲壯呀！他在開教以前，已經破出生命的了。又在弘安二年，他寫給四條金吾的信，如下：

……在過去的建長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房州長狹郡裡頭，東條之鄉現在是郡。……在這郡裡頭，有清澄寺。在這個寺的諸佛坊的持佛堂，正午的時候，向南面說出這法門來，現在到了二十七年，就是弘安二年。佛陀過了四十多年，天台大師三十多年，傳教大師二十多年，纔完成了出世的本懷。其中的大難說不盡，這是像在後頭所說似的。我是二十七年。其間的大難，各各已經知道了。在法華經說：「而此經者，如來現在猶多怨嫉，况滅度後」……

（一八七五）

在聖人怨嫉多難，是已經覺悟的事。若是沒有多難怨嫉，不能說是法華經行者。聖人自己是法華經的行者，並且是上行菩薩轉生的信仰，越加一難，越強大了。所以聖人莞爾受了打故鄉的逐走，和領主的迫害。

打清澄山逃走的蓮長，趕快上小湊，瞧他的父母去，教化他雙親，就成了最初的信者；並且給他們起法名他父親爲「妙日」，母親爲「妙蓮」。可是那個時候，他父母心裏頭願意：「勿執太激烈的行爲」，就拿親生恩愛，憂慮自己的兒子的前途了罷；可是他雙親信仰遠長的宗教，那是不用說的。他的老師傳道善和尙，到最後就疼愛他；可是沒有採用聖人主張的雅量和勇氣了。

這麼著，聖人從刻刻危險切迫的故鄉起身，走到房州西海岸的南無谷；在那兒坐船，一直走到了三浦半島的米之濱。現在的旅須賀市。；打這兒走旱路，入到鎌倉了。聖人在松葉之谷，蓋一所兒小庵，就住在那裏了。從此越發的開了在鎌倉的宣教。

在清澄山開教之間，聖人把他的名字自己改了叫「日蓮」。他對這日蓮名字很懂懼了。若是念聖日蓮遺文的時候，把日蓮名字的兩字，不論在那裏可以發見，在那個篇兒上也

有「日蓮」的兩字。這是日蓮的兩字裡，具有很要緊的意義的緣故。現在關於這事，揭示聖人的遺文要說明。就是在弘安二年九月十六日，從身延山送給寂日房的信說：

：：名字是在一切的東西，都要緊的。所以天台大師，在「五重玄義」〔註〕名玄義，體玄義，

宗玄義，用玄義，教玄義。的起初，解釋「名玄義」了。自言名日蓮的事，可以說自解佛乘。若是

這樣說，我是顯着聰明似的；可是因為這是道埋所指示的，所以大概是罷。經云：

「如日月光明，能除諸幽冥，斯人行世間，能滅衆生闇」。好好兒的考察這經文的精
神。「斯人行世間」的五個字兒，是「上行菩薩」在末法的起始五百年裡現出來，
光輝「南無妙法蓮華經」五字的光明，照破「無明煩惱」的黑闇的事。我日蓮們以
佛勸使上行菩薩的資格，勸誘使一切衆生，受持法華經的，就是這個意思。：：：

（與寂日房信。一八七三）

這是靠着叫日蓮的名字，象徵自己的使命。在法華經第二十一章說：『在末法時代，
「上行菩薩」現出來，宣佈法華經的精髓「南無妙法蓮華經」的五字〔註〕不覺南無二字的時候，成五字。

七字。那傳教人的功德，恰巧「像太陽和月亮的光明，能夠除去一切的幽冥似的，這個

人〔註〕上行菩薩，就是在末法時代的日蓮聖人。在世間拿「妙法五字」宣佈，也能滅滅人間一切的黑闇」。聖人自身是「上行菩薩」。他是帶着這麼很尊貴的使命，特意在日本國生出來的。所以聖人拿讚美上行菩薩德性的法華經經文，作了自己的名字。又在文永八年五月七日，寫給四條金吾夫人的信裡說：

：：明亮的事，可以如日月麼？清淨的事，可以勝過法華經麼？法華經是日月和蓮華。所以命名妙法蓮華經。我日蓮也是像日月和蓮花似的。：：：

（與四條夫人信。六七）

在這遺文說，「日」和「蓮」是象徵法華經自身的。日蓮名字是象徵妙法華經和體現法華經的「上行菩薩」。在他的文章裡，把日蓮兩字，不論在那裡寫，那是應該的。聖人又給他父親法名，為妙日，給母親法名，為妙蓮。在這樣命名的意思，也有不盡的興味。「日」字兒的出處，在「神力品」的偈文裡有；那麼「蓮」字兒的出處在那裡呢？那是在法華經「涌出品」裡，也是讚歎上行菩薩的德性說：「不染世間法，如蓮華在水」。「蓮」字是採用這經文的。若是把「神力品」經文，為讚美上行菩薩的積極力量的，

「涌出品」經文，就是讚歎那個人的消極德性的。光明和蓮華，是除去世間之黑闇的力，和不染世間之惡風的德。這就是「上行菩薩」的人格和他的生活。又這是法華經的理想和作用。「日」和「蓮」合在一塊兒就成了他的名字。這不是很有意思的麼？

二、小町的法戰

逐出故鄉去的聖人，在三浦半島的米之濱下船，就在那兒過了五·六天之後，冒着炎暑進到鎌倉，在名越的松葉之谷，蓋了一所草庵。從此就開始在鎌倉佈教。沒有依靠的人，又沒有談話的朋友，可是肉體發了確信的焰，心裡也緊張精進的誠。那個時候，在鎌倉的宗教界，是怎麼個樣子呢？建長寺仗着北條時賴的保護，將要成功，道隆和尚的名聲，傳到鎌倉裡。淨光明寺仗着長時蓋成，而且鑄造大佛也才竣工。念佛，禪宗和律宗，在鎌倉的思想界及信仰界，扎了很深根蒂，不容易動搖的。在這樣的情形裡，我們的日蓮聖人，他的身上穿着很不好看的大麻的法衣和袈裟，就天天兒站在名越的道兒上，對道兒上走的人們，講說法華的功力，論破了諸宗的邪義。對在當時一般人心裡，浸

潤很深的淨土念佛的信仰，幕府和武士所信的禪宗律宗，及朝廷信賴的眞言密教，加上無忌憚的批評。所以道兒上走的人們，看這個魁偉的青年僧，就以爲是瘋人，那是不用說的事了。有時候，好奇的人，也去聽他的說法，可是大概以爲是瘋人的囁語罷。把他們的信仰，被聖人苛評很生氣，就有拋瓦石的；或是拿棍子打他的人們，也不少了罷。孤軍奮鬥的光景，現在也可以回想了。

這麼著，建長五年將要完的十一月某日，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沙門，訪問松葉之谷的庵室，就請願要當聖人的徒弟。這個人比聖人大一歲，彼此在叡山已經認識的。他的名字叫成辨阿闍梨，是在叡山可以的學僧了。他關于在當時台密的宗學，懷着一個疑問，就對主講請求解決。可是他對于主講的回答，不能滿足。這末著，遠遠兒的仰慕日蓮聖人，來到松葉之谷的草庵，立刻成了聖人的徒弟，改名日昭，就住在這草庵裡。這是聖人在宗教上的頭一個朋友。在沒有依靠的人，又沒有談話的朋友的聖人，在這時有多們喜歡了呢！日昭是日蓮聖人六老僧裡的高足。按着聖人叫他的時候，老用「辨殿」的敬語，可以知道聖人敬愛他的程度了。聖人和日昭的關係不像師徒的關係，倒像朋友的關

係了。這個人在表面上，像不做可觀的活動似的；可是在裡面，有很補助聖人的功績。日昭是在叡山可以的學者，所以給出門日子很多的聖人看家，就在教養師弟們，和應對信徒們的事，發揮特別的才幹了罷。

到了第二年，就是建長六年十月，在下總平賀的人，源有國的兒子，吉祥麿，又來就成聖人的徒弟了。人傳說這孩子，是日昭姐姐的兒子。那個時候，吉祥麿十歲了。這孩子後來得度之後，法名叫日朗；他是在聖人的一生，像影兒跟著東西似的，那麼隨着聖人的徒弟。這個人在六老僧裡的第二位；又是聖人最愛的徒弟。聖人入身延山之後，他住在名越的草庵，更伸張教勢，而且教養好些個徒弟。

這年聖人旅行下總地方去。在下總若宮鄉（現在的中山村）的領主，有叫富木胤繼的人。人說這個人，是聖人的生母梅菊女的姻戚，聖人遊學中的學費，大概是這個人給的。聖人拜訪這個人去，可是富木氏正沒在家。這麼着，聖人沒法子，告辭若宮，打飾鹿浦坐船，恰巧那隻船，是富木氏坐着的船。這末著，他們倆彼此說了很長的話，坐在一塊兒談談佛法，到了兒富木氏佩服聖人了。以後成了永久的大檀越。富木氏是在日蓮門下，在家

的代表。他到了晚年，成了聖人的弟子，自言名常忍了；並且拿他的邸宅，作了一個寺，寺名叫：「正中山・法華經寺」。這個寺，現在還有哪。又在下總的「正東山・日本寺裡，有富木氏的木像；可是看看像是帶着很朴素的武士。

再回松葉之谷來的聖人，想在名越道兒上走的人不多，而且有知識的人，也不走那路。這麼著，這次就在小町（在鎌倉一條大街裡的一個地方。）的十字路上，說法了。這小町的十字路，是幕府的官吏・武士們，天天兒來往的地方，所以在這兒說教，是對於知識階級，垂教的意思。在這十字路上，頭一個信服聖人的人，是四條金吾。這個人是北條氏一族江馬氏的近臣。他爲人是很忠義；並且人格是高尙的。他起初師事建長寺住持道隆和尙，參禪，親熱「見性成佛」的道法了；可是有一天晚上，聽了聖人的獅子吼，翻然的捨了從前的信仰，就成了「法華一乘的信者」。跟四條氏一樣，信仰道隆和尙修禪的人裡，有工藤吉隆，進士善春，荏原義宗，和池上宗仲等等的武士。可是他們都信服聖人高尙的人格，和他熱心的說教，就結了師檀的信約。進士善春，是在「松葉之谷火攻」的時候，很努力的防戰。池上宗仲，是奉獻聖人入滅的地方。工藤吉隆，是在「小松原法難」的時

候，殉難了。又甲州波木井鄉的領主，波木井實長，也成了信者。這麼著，在裏邊兒有兩個弟子，在外邊兒得了七・八個很有力的檀越；在聖人的事業上，現出多少的懋藉和光明來了。

這麼著，建長七年過去了，到了建長八年；可是到了十月改元爲康元，到第二年三月十四日，康元又改了正嘉。起康元到正嘉，接續出來好幾樣的天變地天了：就是在建長八年二月，因爲暴風和暴雨，所以起了大洪水。到八月六日又有大暴風，大暴雨。因爲這個，幕府很驚訝，到十月改年號爲康元。他們打算要仗着改元，攘除災難，那可是沒成。在正嘉元年四月十六日，有日蝕，到五月一日有月蝕，又到八月二十三日戌刻有大地震。在東鑑（把在當時的事情寫的一本書）裡，關於這些光景如下：

「……在八月朔日戌時，和到二十三日戌時，有大地震。神殿和佛閣，一字也沒有完全的。小山坡崩了，人屋子倒了，河壩也全都決隄了，在各處的土地也裂了，就迸出水來。其中在下馬橋地方，土地破裂，打那裡冒出青顏色的火來：……」。

像這樣，是很淒慘的情形了。而且到八月二十五日下大雨，還有五六回的地震。到九

月四日，也有地震；並且有無數的小地震。到十一月八日，又起了大地震，更現出慘狀了。在這年，就是康元二年三月十四日，改了正嘉元年，可是這樣災害，還是不住。在正嘉二年夏天，像冬天的那麼冷；到八月一日有暴風，洪水，所以田地都荒著。到八月二十八日有一個很大的流星，打西北到東南發光落下去了。那第二年又改元爲正元了。到這年，從康元以來的地震，暴風和洪水……等的結果，饑饉很利害，而且流行傳染病；所以在街上，或是在神殿及佛閣的地方，有堆累的死屍，慘憺極了。對於這樣不斷的災害，朝廷，幕府和民衆，那更是恐慌了。朝廷頒佈改元的勅令五次，幕府對所有的神殿和佛閣，請願攘災的祈禱了。又在社會裡起了所有的迷信了。慘狀和恐慌，是這麼大的。在東鑑裡細細記錄了當時的慘狀和恐慌。日蓮聖人也寫了當時的景況，如下：

旅客來嘆曰，自近年至近日，天變地天，饑饉疫癘，遍滿天下，廣迸地上。牛馬斃，骸骨充路。招死之靈，既超大半，不悲之族，敢無一人。然間，或專「利劍即是」之文，唱「西土教主」之名，或特「衆病悉除」之願，誦「東方如來」之經，或仰「病即消滅不老不死」之詞，崇「法華真實」之妙文，或信「七難即滅七福即生」之

句，調「百座百講」之儀，有因「秘密真言」之教，灑「五瓶」之水，有全「坐禪入定」之儀，澄「空觀」之月，若書「七鬼神」之號，而押千門，若圖「五大力」之形，而懸萬戶，若拜「天神地祇」，而企「四角四堦」之祭祀，若哀萬民百姓，而行國主國宰之德政。雖然唯摧肝膽，彌逼飢疫。乞吝溢目，死人滿眼。臥屍爲觀，竝尸作橋……

（立正安國論。三七三）

按照這遺文，的確的可以知道，朝廷和幕府着慌的樣子；可是竟是著了慌，甚麼也不能辦了。

聖人看這目前的慘狀和人心的恐慌，私下考察這樣天變地天的原因。他想了總是邪惡的思想和信仰的結果；就著手述作立正安國論，和諫諍國家的運動了。

三、著立正安國論的目的及其內容

聖人著立正安國論的理由，在前節末尾已經大概說過，所以在本節省畧，竟講說其內容和目的。

正嘉二年正月，聖人進入在駿州岩本實相寺的經藏，就研究近年接續的天變的原因了。他以前，已經閱讀藏經（佛經一切）四次：頭一次就是在房州清澄寺，第二次是在奈良的藥師寺，第三次是進入鎌倉之後，在鶴之岡八幡宮，第四次在下總十橋東漸寺，這次是第五次。這次的閱讀藏經，要打算研究天變地天的原因，是主要的目的。聖人在實相寺，除了專閱讀一切佛經以外，若是有工夫的時候，還講演給一山的大衆聽，天台大師的摩訶止觀（天台三天部之一）了。大衆全都佩服聖人深遠的學識，和高尚的人格。後來這個實相寺，出了天台宗，就歸入聖人的宗教了。現在這個寺，是「日蓮主義」的一個道場。那個時候，在實相寺的徒弟裡，有叫伯耆坊的。這個人很信服聖人，就成了他的徒弟。在聖人的六老僧裡第三位，白蓮阿闍梨日興，就是這個人。日興後來在富士山的山根底下，建了本門寺，大石寺：：等，很努力的宣傳「日蓮主義」了。

聖人，在實相寺閱讀的時候，他的父親妙日故去了。那個時候，他歸心如箭似的，可是因為正擔任着國家國民的大事，所以很可惜的不能回家哭奠他父親的靈魂。聖人後來入身延山之後，追想這件事，很覺着遺憾。

入在經藏的期間，大概是從正嘉二年，到第二年就是正元元年起初的光景了。正元元年，回到鎌倉之後，作了守護國家論和追放念佛者宣狀事。在前者，說破了念佛宗的邪義，論到在這一向天變地天，和饑饉疫癘的原因，就是念佛邪義的緣故。在後者，蒐集以前，朝廷和幕府，所頒布逐走念佛門徒的宣狀，及關於念佛行者在南都（奈良），叡山的奏狀，就照著法令上說，念佛是邪義。前者是按著佛法，詰責念佛家；後者是照着世法，譴責念佛家。這兩篇文章，是為著立正安國論的先聲。到正元二年又著了退治災難鈔。這也是立正安國論的先聲。

在文應元年七月，作了立正安國論，託幕府的近臣宿屋光則，把這個論文呈上前執權北條時賴。在當時，執權雖然是北條長時，可是幾乎有名無實。實權為「最明寺入道時賴」所握。所以聖人特意呈上時賴了。本論的內容和目的，及對於獻策的反應，在下邊說明。

先講說立正安國論的大概：「在近時的天變地天，是由念佛的邪義起來的。攘除災難的法術，只有拿法華一乘法，為國家的信仰；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法子了」。聖人要

論證有甚麼理由，就說念佛的信仰，是災異的原因呢？就引用了在金光明經，大集經，仁王經，及藥師經裡，關於變異的經文。在這等的佛經，佛陀說過：「誤了國政，違背妙法的國家和人民，受天地的災異」。在這等的佛經裡說災害，是「三災」和「七難」。

三災：是饑饉，疫病和兵革。七難：第一難，是在太陽生變異，就如日蝕甚麼的。第二難，是在星星生變異，就如彗星或是流星……。以上的兩難，是在天體的變異。在地上的國家和人民，不受直接的災害；然而這是災害的凶兆，所以這樣的凶兆，使人心發生大恐慌。第三難，是發生大火，要燒盡國家，就如妖火，鬼火，和賊火甚麼的。第四難是洪水，發生洪水，漂沒萬物。第五難，是颶起暴風來，能颶殺萬物。第六難是飢饉，這是因為以上的火，水，風的三難，應該發生的災難。第七難是兵亂，在這難裡有兩個難：就是在國內的叛亂，和從外國的侵略。從第一難，到第六難，是在自然界裡所起的災害；可是在自然界裡的變天，立刻捲起國家，社會的動搖，就是在人間界裡，起內外的兵亂。立正安國論，是按照這等的經文，發表一個預言的。到起草立正安國論的時候，已經發生在三災裡的飢饉和疫病；可是兵革的災，還沒起哪。在七難裡，天體的凶兆和

地上的變異，已經現出來了；可是在人間界的叛亂和爭奪，還沒起哪。所以聖人說：若不捨去淨土念佛宗的邪法，歸入妙法花經的正法，不久一定發生內外的兵亂。這個預言，果然應驗了，就是到文永九年二月，執權北條時宗的哥哥時輔，在京都南六波羅，叛亂了。在鎌倉，也有響應這叛亂的人，當時就起了大騷亂。這麼著，到二月十五日，執權時宗使義宗攻打了南六波羅。各將領兵士，因為這個打仗，戰死的很多。這就是應驗「自界叛逆難」的預言。「他國侵逼難」的預言，是因為文永十一年和弘安四年的蒙古來攻，又應驗了。現在立正安國論，膾炙人口的緣故，是應驗預言的緣故；可是預言，可以說是立正安國論的枝葉。聖人作本論的目的，是拿他的宗教為國教，使政治家按照日蓮主義，改造國家的。「國家的治亂，依佛法的正邪」。所以靠着法華的正法，要打算平靜國家，就是本論的目的。聖人就要求在當時的政治家，採用他的主張了。

大概有近世科學的知識的人們，如下說罷：

「在外邊的自然界的變異，影響到我們裡邊心靈的事，我們可以首肯的；可是不能信心靈界的動搖，立刻影響自然界，就發起好幾樣的變異」。可是按著佛教教理，（特殊

在法華經教理)，自然界也是我們內界的現象。在我們的一念裡，具有森羅的三千了。所以像自然界，影響到心靈似的，心靈界，也能影響到自然界。若是據這個立脚地說，天變地天，立刻就得出動搖心靈界思想界的結果；所以要國家太平，總得確定心靈界，思想界了。所以說：

：：汝早改信仰之寸心，歸實乘之一善。然則三界皆佛國也。佛國其衰哉。十方悉寶土也。寶土何壞哉。國無衰微，土無破壞，身是安全，心是禪定。……

（立正安國論。三一九）

這文字就是立正安國論一章的要旨了。

對於獻上立正安國論以後，幕府的態度怎樣呢？那是放棄不顧的了。看著時賴，是像平民主義的人，可是由道隆和尚，修禪之後，他成了一個熱心禪宗的信者；而且念佛宗，是上下一般人，所信仰的；所以時賴不能採用無名無位的一個貧僧的獻策。若是他採用這個貧僧的主張，那成了轉覆在當時信仰界，思想界的事。這是按著禪宗的信者和政治家地位，不能這樣辦罷。他們可以明白，在立正安國論的宗旨正當否？那是不明

白的；可是埋沒了這個論策，是實事的。在念佛門徒擅越們，因為被日蓮，猛烈的評破他們的信仰了，所以竟是幕府埋沒立正安國論，還不能滿足。這麼著，他們實行松葉之谷的草庵火攻了。

四、松葉之谷的火攻

文應元年七月十六日，聖人把立正安國論獻上幕府之後，到那年八月二十七日夜裡，突然起了火攻草庵的大難。這就是呈上立正安國論的反應了。聖人後來回想那天夜裡的光景，如下：

：：我很驚疑了此等的災天，大概查看查看，內典（佛經）五七（五千七）和外典（詩佛經以外）三千（三千），可是這次占來很少的天變地天。：：先關於大地震，在過去的正嘉元年，作了一卷書，把那本書，奉呈故去的最明寺入道（註）最明寺是北條時賴的號大人。可是沒有質問，也沒採用；所以念佛行者，跟檀越：：等想：「因為日蓮是國主（註）掌握政治的實權的北條氏。不採用的師，所以斬殺他，也沒有罪科罷？」又聽說，某某要人也

替成念佛行者們火攻我的陰謀了。他們的一黨好幾千人，在夜裡聚在一塊，來襲我日蓮的小庵，就要殺害我了。可是怎麼樣纔能使我免了那個危害呢？可是因為他們商量好了的事，所以來攻的人，也沒有罪料，但是破壞要緊的政道了。：：：連御式目〔註〕〔註〕「貞永式目」，是北條政府的「法」也破壞麼？：：：（與下山氏回信。一五七四）

像這遺文，在夜裡，突然有好幾千的人們，來攻聖人的小庵。既然在這文說：「又聽說某某要人也替成，念佛行者們火攻我的陰謀」，覺着北條政府某要人，也左袒這個暴動。那個時候，正同着進士善春，能奈坊：：：等，極力的防戰了，可是衆寡不敵，他們都負傷了；而且草庵也被燒了。那個時候，聖人趁着黑暗，纔得躲避了這災。這次襲擊的目的，不在燒草庵；是在暗殺聖人。這實在是危機一髮的時候了。

這個法難，是在聖人一生四次大難裡的第一次。照著在前頭的遺文所表示的，可以知道這次火攻，是幕府暗助念佛行者們的陰謀，就如要殺害聖人似的。北條氏，迫害聖人，是好像人們不知道似的，那麼秘密的，就要殺害他。就如在伊豆叢岩的難，在相州龍口的難，都是在表面上說是流罪，可是在裏面，就要暗殺害他。這事有兩個理由：一個

是按着在當時的習慣，在表面上不能把僧侶，處斬罪；那一個是把聖人處死刑的罪科，有不明顯的緣故。人說：「北條政府，執行法規的嚴肅，是古今無比」，可是按照這次暴動，能看破北條氏所辦理政治的黑幕，就可笑極了。「連御式目也破壞麼？」這句話，在北條氏，是好像剛刀刺心的難受。

這末着，逃開鎌倉。就跑到下總若宮，富木氏宅那兒避難去了。他在那裡，把富木胤繼，曾谷教信，秋本太郎，及太田乘明……等，都叫在一塊就說法，有一百天的工夫了。後來這些人們，全都成了熱心的信者；而且又把說教的舊跡，改成了一個寺。現在的中山法華經寺，就是那遺跡。

因此，在這兒說一說，迫害跟日蓮聖人，和迫害跟法華經的關係罷。在法華經裡，有重要的兩個預言：一個是在佛陀入滅之後，二千五百年的時代就是末法時代，佛陀本時的徒弟「上行菩薩」現出來，他就流通法華經的預言。還一個是在末法時代，弘布法華經的人，一定遭遇好些樣迫害的預言。而且連迫害上行菩薩的人，和迫害的景況，也明明的寫下了。在迫害上行菩薩的人們裡，有三樣：第一是「俗衆增上慢」，這就是普通

信徒和政治家。第一是「道門增上慢」，這就是普通的僧徒。第三是「僭聖增上慢」，這是指着被人們，所尊崇爲一世師表的那麼高德的和尙；比如像道隆，良觀……等。管這三樣的人們叫「三類之強敵」。迫害的情形，在法華經裡說：「數數見擯出，遠離於塔寺」。聖日蓮在末法時代生出來，而且弘布法華經，所以應驗了他自己是「上行菩薩轉生」的一個預言。又遭了迫害，所以他自己是上行菩薩的化身的事，大概可以首肯。在松葉之谷的法難，是「俗衆增上慢」和「道門增上慢」的迫害。可是「僭聖增上慢」的迫害，還沒起哪。而且不應驗「數數」的兩字；所以還不能說上行菩薩的轉生哪。可是後來因爲「往伊豆的流罪」，「在小松原的法難」跟「龍口的死刑」，以及「往佐渡的流罪」，那麼很多的迫害，接着起來，所以纔能在佐渡島，發表他自己是上行菩薩的事了。關於這些事，到後章要細細兒的說明。這麼着，我盼望讀者，記着迫害是在聖日蓮的一生，有最要緊的意思。又我希望讀者，記着這迫害，是在聖人自覺他的神聖的使命上，至大的條件。

五、往伊豆的流罪

往下總地方去，暫時避難的聖人，再建草庵，已經完工了，所以第二年（弘長元年）的春天，回到鎌倉來。又在松葉之谷住，就再開法戰了。在這時候，對於迫害的自覺，堅固些，預期大難，再起了折伏諸宗的法戰了。在那年四月二十八日，寫給了椎地四郎氏的信裡說：

：：：在末法一定現出「法華經的行者」來。但是若起大難的時候，這個人的熱烈信仰心，越發喜歡罷。比方，在火裡添劈柴，火怎麼不熾烈呢？衆流應該入大海，還有大海折回河水的事麼？好些河水，像大難似的，那麼猛烈的流入「法華行者」的大海裏來了，可是不返回；而且不詰責。若是諸河的水，不流入大海裡去，就沒有大海了。即是沒有大難，就不是法華經的行者。：：：

（四一〇）

「若是起大難的時候，這個人的熱烈信仰心，越發喜歡罷。」即是沒有大難，就不是法華經的行者」。聖人以這樣的一大信念和自覺，再回松葉之谷來了。將來的大難是甚麼

呢？望前途的多難，就起骨鳴肉動的勇猛心，想着使命的尊貴，就咽法悅之淚的心，又預想着嫉妬迫害，就自覺法華經行者的心，拿這麼樣緊張的心，再要打「毒鼓」，（征服惡鬼想的鼓。）就回到鎌倉了。依在下總中山，富木宅裡，靜養半年，聖者的肉體，也康健了，而且依溫情信者的待遇，精神也開暢了。可是他再要起「拆伏戰」。又在那一面法敵等着，若是日蓮回到鎌倉來，就要補他哪。

在鎌倉，念佛，禪宗：等的僧徒們，聽見在松葉之谷火攻的時候，不能殺害的日蓮，又回到鎌倉來了；並且又起了打倒諸宗的活動。這麼著，他們打算，這次一定得把日蓮殺害，就請願幕府，在表面上按著罪人逮捕他的事。那時候，良觀房忍性，得了北條重時的歸依，建着極樂寺哪。淨光明寺的良忠，建長寺的道隆，都是北條氏歸依的和尙，就是在當時的高德名僧。他們都成了聖人的法敵，就策應北條氏的太夫人們，要迫害聖人；這是在前節已經說的「三類之強敵」裡的第三「僭聖增上慢」。這次是這樣「俗衆增上慢」的北條氏，和「僭聖增上慢」的良觀房，良忠，道隆，結合起來就要迫害聖人；所以在街市上的聖人說教，是在這官僚系的兩者，最不方便的了。一方面攻擊北條氏的

政治，就是如下說：「北條氏失了政治的根本精神。原來國政，是應該照着「法華經主義」辦理的；可是北條氏全都不顧法華經。在近年天變地天，和人心的動亂，是政治不靠着法華經主義的緣故。若是像從前拿淨土念佛，或是禪宗，爲國家的宗教，就按着這等的宗旨，辦理政治的時候，已經現出來的天變地天以外，還要起「自界叛逆難（內亂）」，而且加上「他國侵逼難（外寇）」來」。所以北條氏，若是不信法華經主義的時候，就把聖人當做紊亂社會的安寧秩序的人，就應該禁止他的運動。況且北條氏是很熱心的信仰禪宗和念佛的人，所以當然要迫害聖人了。又聖人一方面很苛評在當時的念佛宗了。這個批評大概如下：「他們不知道現在是甚麼時代，又不知道現代的人們，要甚麼教法。現在正是末法時代；釋尊預言了，在末法時代，應該弘布法華經。可是他們流通這不合時機的權大乘的佛教，就是禪宗，念佛宗：：等了。然而這樣的信仰，已經入了政治家和民衆的精神了。在近年天變地天的原因，是因爲流布這樣惡宗教的緣故。他們是不能平安國家，反倒紊亂國家的；不是救國的人，倒是亡國的人。他們沒有存在的價值。若是幕府，在由井之濱，不斬他們的首，國家一定要滅亡的」。因爲受了這樣的痛擊

，所以他們在自衛上，也要殺害日蓮。這麼著，北條政府和御用宗教家，逮捕在野絕叫的預言者，立刻要殺害他；可是北條氏的法律（泰時做的很有名的貞永式目五十一條），是按著聖德太子作的「十七條憲法」，把他分爲三條作成了的。聖德太子憲法的中心思想，是「篤敬三寶」。所以「貞永式目」，也是對於僧家寬大的。按着僧侶宣傳新宗教和自由思想的理由，就不能濫斬殺僧家。這麼着，幕府當局，想了好些個法子，結果，想起一個法子來，就是表面上說處聖人流罪，裏面秘密的殺害他的法子。這是幕府對於聖人，慣用的手段。以後，在「龍口法難」，也是表面上說，處流罪，裏面要秘密的殺害他。前次「在松葉之谷的火攻」，是要假暴徒殺害他的，可是失敗了，所以這次政府自己要下手殺害聖人。

這麼着，在五月十二日，「侍所司」北條長時命令部下，等着聖人出門的時候，跟着他走，在道兒上逮捕他，在「問註所」不審判。按着紊亂社會安寧秩序的理由，就立刻宣告了，發往伊豆的流罪。後來聖人，寫當時的情形如下：

……念佛行者們，聽說這個事情，跟上下的諸人商量，就要殺害我了；可是沒能殺

〔註〕指示在松葉。這末著因爲武藏守長時大人，是極樂寺大人〔註〕極樂寺是北條重時的號的公子，所以他知道他父親的心，勉強着把我發往伊豆流謫了。……

（與妙法尼姑回信。一七七九）

原來北條氏的政治，是以立憲的事，那名聲振響古今的。連這樣政府，也對在民間的自由思想家和「佛教改革家日蓮」，拿所有的非立憲和官僚的隱險手段，迫害他了。

長時的一黨，在五月十二日，逮捕聖人時，不送到「問註所」，就立刻護送到由井之濱，坐了船。要開船的時候，有一個聖人的徒弟日朗（十七歲），裸着腳，跑來了。趕緊拉着纜索，慟哭，請願官憲許可跟他的老師傳一塊兒，往伊豆去。可是官憲不但「不許他同伴，反倒不慈悲的打倒他。這麼著，聖人流着淚，對最愛的日朗說了數句訓誡話，就登了不知道生死的海路旅行去了。可是，那一天晚上，灣到了伊豆的伊東海岸，就使聖人下船了。那一處叫「狙岩」，這「狙岩」是在海中很恐怕的一塊岩石。這塊岩石，是在退潮的時候，露出水面上來，可是漲潮的時候，在海水裡，埋沒很深的孤岩石。這個刑罰，恰巧像是活活的被葬埋在水底似的，那是最慘酷的刑罰。北條氏打算仗着天然的力量，

大家又不知不覺的，在岩石上就殺害聖人了。從前北條氏一黨，燒松葉之谷小庵的時候，就是要焚殺聖人的。這次他們又打算在不知多深的海底葬埋聖人。在無限的水平線上，張開很淒慘的夜裏的幕了。要喫聖人生命的怒潮，鼓濤了很恐怖的鯨波，就時時刻刻的襲來。被困在那兒的聖人，現在沒有別的法子，就是坐着，等著死。一會兒被水溺了脚，濕了法衣，將要把他的腰浸沒在海裡似的，那麼樣的危險，時時刻刻的迫來。可是聖人安然自若，拿清朗的聲音，奉唱「題目」（註）即「南無妙法蓮華經」，這就是諸佛出世的本懷。並且衆生成佛的直道。就把他的生死，委任佛天了。那個時候，恰好船守彌三郎漁夫，漕船遇見聖人了。彌三郎聽著念尊貴佛經的聲音，把船划到那兒一看，是一位沙門，將要溺死。這麼著，彌三郎趕緊把聖人，救在船上，帶着他，回到自己的家去了。可見佛天不濫殺這麼樣的，不世出的偉人。彌三郎是成了一個天使，就拯救聖人的危難的。在法華經安樂行品裡，對弘布法華經的人說：「天諸童子，以爲給仕，刀杖不加，毒不能害」。又在樂王品說：「水不能漂，火不能燒」。在松葉之谷的火，不是燒不著聖人麼？在伊東「狹岩石」的水，也不能漂沒聖人了。那得說是自然的。彌三郎夫婦，在川奈自己的家裡，隱護着，奉養

著，這位聖人。他們夫婦被很高尚的聖人人格感化，就成了熱心的信者。「天諸童子，以爲給仕」的經文，不是空虛的讖言了。到六月聖人搬到伊東之後，寫給彌三郎夫婦一封封信，感謝他們夫婦的恩典了。那封信如下：

特意打發人送給我粽子・酒・飯乾兒・花椒和紙甚麼的，都受納了。又據使者跟我說：「請你不要告訴別人這件事」，我日蓮知道了。日蓮在已過的五月十二日，受流罪的時候，來到那海口了。可是還沒聽說過那是甚麼地方，就在那兒下了船。在那時是很困難的時候，你很懇懇的照顧我的事，是甚麼宿習呢？在前世，是個法華經的行者，可是他現在在末法時代，轉生爲船守彌三郎，就憐恤日蓮罷？假使男人可以那麼樣，可是女人的身，能給我做伙食，並且給我打洗腳，洗手的水；其外諸事是很懇懇的，我日蓮沒有可形容的話了；並且這三十來天，在你們心裡信仰法華經，供養着我日蓮的事，是甚麼因緣呢？這樣的領主，萬民懷恨日蓮，而且嫉妬的事，比鎌倉還利害。就是看見我的人，要避日，聽見我的人，也要仇恨我。並且因爲五月的光景，所以大概大米也少了罷，可是你們秘密的養活我日蓮了，這是日蓮

的父母，轉生在伊豆伊東的川奈地方了罷？在法華經第四說：「及清信士女，供養於法師：」。這經文，是諸大善神：等，或變成男人，或是成女人的變形，就種種的供養守護法華經行者的意思。彌三郎夫婦成了「士女」生出來，就供養我日蓮，這個事，一點兒沒有疑惑的。：：（與船守彌三郎氏信。四二二）

按著以上的遺文，在當時的情形，好像看掌中之一菴羅果的那麼明白。這樣聖人，被無智的官憲，按著有重罪的人，發往他沒去過的地方了；可是仗着忽然現出來的船守彌三郎，打危難裡救出來了。彌三郎夫婦，不顧貧困，而且在官憲嚴密的壓迫裏，拿溫和情義，隱藏著，照應着聖人，一個來月的工夫了。這夫婦的志氣，在流罪人日蓮的心裡，怎麼喜歡了呢？那是在這信裡，寫滿了無限的感謝。

這麼樣，聖人大概一個來月的工夫，在彌三郎夫婦，庇護之下，避世間的眼目，就靜靜的生活了。可是日蓮還存生的風評，慢慢兒的傳到世間去了。這麼著，不知道是打鎌倉的命令，或是領主自己的處置，可是在領主伊東朝高那兒被移居了。可是爲治伊東朝高的病惱，就給他祈禱了。因爲這個朝高很感謝聖人，到了兒成了法華經的信者。在那

個時候，聖人平癒煩惱的祈禱，是怎麼樣的呢？關於這事情的詳細，沒有可考徵的文獻，所以不能說。可是按著在平常日子聖人的主張，就考察，不是像從來在真言秘教修行的說法，那是不用說。他的祈禱，總得是向絕對唯一的本佛熱心的祈禱；而且是純潔的祈願。就是得在本佛和我們的感應生活上所起的禱告。聖人關於伊東氏病的祈禱，是雖然這樣的。靠著給朝高治病，聖人的流罪生活，却成了很自然的生活；而且傳教的結果，現出好些個信徒來，到了兒在伊東，建了一個道場。朝高爲平癒，打算感謝他，就奉獻聖人的禮物，是打海裡發現出來一位立像的釋尊。這是聖人在一生的護身佛，就是在龍口白刃的蓆上，在佐渡水雪的床上，在身延明月的草庵，也是如影隨形的跟著他。所以這佛像，又叫「隨身佛」。現在作爲京都本圓寺的靈寶，保存着哪。在前頭揭示的給船守彌三郎氏信，接連着如下：

又關於這領主的煩惱，有請我祈禱的話，所以我倒還合宜，就辦了。可是因爲他們對我H蓮的信仰心，有一點兒現出來了，所以我要祈求法華經。我想此時，（禱告的時）「十羅刹女」，也很願意合作罷，就祈願法華經・釋迦・多寶・十方諸佛和天照。

八幡，及大小的神祇……等了。所以此等神佛們，一定商量，要表現靈驗出來罷。他們能夠當我日蓮麼？我想着，他們必定像痛痒抓不著的地方似的，給我辦理好了。果然他病惱痊愈，他就給我打海裏魚類裡，現出來的佛像了。這是他的病惱的緣故。……

（與船守彌三郎氏信。四二三）

以上所叙船守彌三郎的歸正和伊東朝高的平癒，這都是在弘長元年的事情。靠著這兩樣實事，已經看明白，在伊東流罪人日蓮的外面生活了；所以在下邊，按著他在弘長二年，著述的文字，要講說聖人的內面生活。

在那一年所作的文字，有兩篇，一篇是四恩鈔，一篇是教機時國鈔。四恩鈔是把對於迫害的思索和感想，發表的。教機時國鈔，是說明在宗教上，法華經的位置。

在聖人從前的弘法生活，是跟著好些迫害事情；就是在故鄉的清澄山被逐走，在松葉之谷被火攻，和這次的流罪。在鎌倉和故鄉，也有「三類的法敵」。現在渡過大海，被發往到這未曾見的地方，仗著溫和的人心，得了暫時的小康；可是他回想已經過去的多難的生活，就入了思索，發動感想。因為這麼樣，他更得關於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使命確

信了。

在四恩鈔的發端說：

我日蓮成了流罪人，有兩件要緊的事：第一是很大的歡喜……第二是很大的

歎息……

(四一七)

四恩鈔全篇，都是說關於迫害的喜歡和悲哀的。「第一是很大的歡喜」是甚麼呢？那是日蓮現在爲法華經，爲正義，成了罪人。這是多們喜歡啊！肉身不自由，又有苦痛，可是這是小苦。這個苦惱，是爲法華經受的，越想越沒有這樣喜歡的事。那是怎麼個理由呢？這苦惱的流罪生活，就是色讀法華經的緣故。在鎌倉弘通法華經了，可是被學文和世俗的事所妨礙了，所以修行法華經，也不能隨意的修行。可是現在在伊東，每天連夜裡睡覺的時候，帶吃飯的時候，就是晝夜十二時辰中，都是修行法花經的生活。這樣看起來，那發往異鄉的事，不是很喜歡的事麼？所以在四恩鈔裡說：

……特意奉信法華經，是僅由這六七年以來的事。又信是信了，可是因爲懈怠的身，而且被學文，或是世俗的事所妨礙了，所以一天，竟是念了一卷一品，或是「題

日」。從去年五月十二日，到今年正月十六日，共總二百四十來天，晝夜十二時辰，都是奉修法華經了。因為甚麼呢？因為信法華經，就成了這樣的境遇，所以行住坐臥的修行法華經。生在人間，能有這麼喜歡的事麼？：（四恩鈔。四二）

這是對於迫害深刻的考察和感謝。「第二是很大的歎息，是反對法華經，迫害聖人的人們，是很可憐的事。就是因為聖人一個人，在日本國生出來，宣傳法華經主義，所以人們迫害聖人；而且辱罵法華經。這樣人們的罪孽，比現在聖人受着的苦惱還大。在法華經說：「若是有人反對正法，那個人應當永劫的沈淪，在地獄的底下」。聖人自己靠着人們的迫害，成了尊貴的「法華經行者」，可是若回想人們的時候，因為聖人現出來，弘布法華經主義，所以人們造下罪孽，就得永遠的受苦惱。這麼著，聖人是想了雖然弘布法華經是好；可是使人們造下不能消滅罪孽來的事，就悲痛的淚不止。一邊兒做着法悅的生活，一邊兒也嚐了慈悲生活的情味了。

：：我很歎息，我一個人生在這國，就使好些個人，造下一生的業障的事。：：：

（四恩鈔。四二三）

令聖人成了這樣很尊貴的「法華經行者」的，是「三類的強敵」。所以聖人說：「總得先救他們！」這是多們深刻的宗教情緒啊！這樣慈愛敵人的宗教的實感，在像聖人似的，那麼偉大的宗教家，纔可以十分的成。在四恩鈔所說的一個大歎息和一個大歡喜，這是發表法華經，被聖人的生活，所痛切的實際化的事。據聖人說：「法華經的色讀」。他嚙法華經的滋味，就喜歡了。因為這樣法悅，不知不覺的流淚了。那時候，關於法華經，有應該在末法時代，先在日本流通，然後再宣布在世界的一大事因緣的觀察，和關於當弘布法華經，任務的人的考察，都一同起來了。發表這個的結果，就是教機時國鈔的文字了。

教機時國鈔，是立正安國論以後的重要著作；立正安國論，是專對外的著述；這是專對內的著作，就是講說在宗教上法華經的地位。在這遺文所講說的「宗教的五綱」，是在宗學上，很要緊的一個法門。現在順便要介紹這個，就是在「教・機・時・國・序」的五條之下，指示法華經，是先在末法時代的日本國，所弘通必然的道程了。在第一個「教」，是說在一切宗教裡頭，法華經具有最高尚的內容。在第二的「機」，是關於聽說

法的人的考察，就是說在現在跟未來的人們，若是不靠著法華經，就不能拯救的意思。在第三的一時，是關於時代趨向的考察，就是說現代社會的情形，具有弘布法華經的必然的事情。在第四的一國，是說明日本的國情，不論如何，有流通法華經必然的性質。在第五的一序，（流布教法的前後）是由歷史上考察宗教，就是說由三國（印度，日本）佛敎史上看起來，已經人到末法時代的日本及世界，應該流通法華經了。這是聖人，關於弘通法華經的必要條件。聖人的宗教，是經過這樣研究的考察，就成立了。

在這兩個著作，就看見在伊豆流罪人日蓮的內面生活了。就是法華經，是在聖人的生活上，成了切實的事實，又關於那教義的思索，也漸漸兒的深了。

到了弘長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從鎌倉送來一封赦罪文書。鎌倉政府把他打算就要殺害的那麼重罪的人，怎末會赦免了呢？那是因為處流罪聖人以後，還連接著起了災異，特殊處了流罪他的發起人，北條重時，得了瘋病，就在弘長元年瘋死了。而且前執政時賴，也做了一個很壞的夢。所以時賴跟時宗·長時……等商量商量，就發了一個赦罪文書來。後來聖人回想，當時的光景，寫信說：

……可是（北條氏），用「謗法一闢提」國敵的法師們的讒言，不辨別道理，也並沒有甚麼審問，就違背要緊的政道，這是故意的招禍患。真是可憐！真是可憐！可是事情鎮靜之後，因為沒有罪科的事〔註〕把沒罪的日子，處流罪的事，是很可耻的，所以日子不久，就召還我了，可是最明寺入道大人，也早就天死了。……

（與下山氏信。一五七五）

「因為沒有罪科的事，是很可恥的，所以日子不久，就召還我了」。這話是多們痛快的批評啊！

六、小松原的法難

弘長三年二月下旬，聖人又回到熱鬧的鎌倉去了。聖人在伊東的生活，固然是罪人的生活，可是仗著滄滄的海邊兒，涌出溫泉的地方，和朴素人心，過了平安愉快的日子，差不多有十個月了。聖人離開這樣清靜可樂的伊東鄉，就再回到很熱鬧的都會去了。以後在國內可愛的事情，挨次的起來了。就是到那年十一月，幕府的柱石時賴死了。到第

二年（文永元年）的春天，比叡山延曆寺跟三井園城寺打仗的結果，叡山的殿堂，被敵人放火燒毀了。到那一年夏天七月，現出一個很大的彗星來，就是表現「他國侵逼」的凶兆來了。聖人關於這個大彗星，在勘立正安國論由來裡，如下：

：：又其後到文永元年七月五日，在東邊天上，現出彗星來，餘光大概及全國。這是從開闢世界以來，沒有的凶兆。內外典的學者，也不知道，這個凶兆的根源，我越發增加悲嘆的心了。：：

（六〇五）

聖人在外國侵逼日本來的以前，要開始一個大法戰，可是沒回家，有十多年。所以暫時瞧瞧在故鄉的老師傅，和他母親去了。

被逐走故鄉之後，已經過了十年多。在那個丁夫，有「十字路上的法戰」，「諫諍國主的運動」，「發往伊豆的法難」和「松葉之谷的火攻」了。這樣法戰不但不止，而且法難竟是接腫起來，所以沒有瞧故鄉的丁夫。可是他父親妙日，已經在六年以前（正嘉二年）故去了；並且現在他母親，因為老病在牀的家信來了。又老師傅道善和尚，還沒改真言和念佛的信仰，而且是年高了。因為自己在外國侵逼日本來之前，總得開始一個大法

戰，所以自己的生死也難預測。這麼著，聖人決意了，利用赦免流罪的短工夫，就打算訪問故鄉去。可是回家，很有危險。那是因為聖人在清澄寺，開教的時候，他批評念佛宗以來，領主東條景信，看着聖人像仇敵似的。其後東條鄉天津的城主，工藤吉隆，成了聖人的信者。原來東條氏和工藤氏，因為領土和勢力的關係，彼此是仇敵；而且工藤氏，改了信教以後，在信仰上也是仇敵。所以東條氏對聖人的憎恨，也越發深起來了。既然故鄉的情形如此，聖人回家的事，髣髴是進入虎口似的，那麼樣的危險。可是展視先考的墳墓，和瞧他老母親的事，那是爲人子應該的事。若是過了現在的好機會，以後多瞻可以回家，那就不一定了。這麼著，聖人覺悟着冒險，就決意歸鄉了。

在文永元年秋天八月，打海路向故鄉房州起身了。趕回到可愛的自己家去一看，就見人家哭著說：「你的母親剛故去了」。聖人聽這話很驚訝，很嘆息了。這麼著，聖人立刻在院子裡的松樹底下跪着，就向佛天一心不二的禱告，求他母親的蘇生了。到了兒，至誠通天，不可思議的蘇生老母親了。因爲這個，他母親妙蓮，更延了四年的壽命。後來聖人，關於這個事情寫了一個文章，如下：

：：這麼著，我日蓮爲慈母祈禱了，所以不但是現身治病，並且還延了四年的壽命了。：：：

(可延定業書。一八二七)

向天下的政府和各宗的高僧碩德，挑戰的勇將聖日蓮，也坐在故鄉的海邊，向佛天祈禱，求他老母親蘇生，就共成了戀慕父母的小孩子的古時了。這末着，聖人上先考妙日的塋地去，修了很鄭重的供養法會。到九月中旬，又上西條邑，華房的蓮華寺去了。這個寺，是被逐走清澄山以後，暫時暫避東條景信的白刃的地方。他在那兒住，差不多兩個月。那時候，著了當世念佛者無間地獄事，就確論念佛的信者，墮在無間地獄的道理了。到了十月，他老師傳道善和尚，特意拿老軀下了清澄山，上西條村去，瞧他最愛的徒弟日蓮去了。這麼著，聖人對於恩師道善房，懇懇的說了念佛的邪義，講了法華的正義；可是不能動年遠古稀的老僧的心。這位老僧，因爲疼愛徒弟的一念，就流淚了；可是不懂聖人說的意思。在那時的光景，聖人親自細細的寫了，如下：

：：我明白好些佛經和好些論宗的錯處，是因爲虛空藏菩薩的靈驗，和老師傳道善房的恩典。連豺獺也有報恩的事，何況是人呢？爲報答這恩典，就在清澄山宣布佛

法，就要奉導道善老師，可是這個人是老邁，並且是念佛行者。不見他是可以免三惡道，而且也用日蓮的講演的人。可是在文永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在西條花房的僧院，拜謁他的時候，他說：「我沒有智慧，所以沒有被人請用的希望，而且年老沒有精綵，所以也不請念佛的名僧，做我的老師。因為念佛是在世間流通的事，所以就是念稱「南無阿彌陀佛」。又不是由我的心裡所起，可是有因緣，就奉造了五體的阿彌陀佛。這也是在过去世的宿習罷。因為這罪孽，能墮在地獄麼？……」。那個時候，我日蓮在心裡想，沒有特別不和睦的事，可是因為東條蓮智的事，不拜謁他有十多年的工夫，所以顯着不和睦。這麼音，我想在穩便溫和的意思，奉答他的事，倒是台禮儀的，可是在生死界的習慣，是老少不定；又後來不能再會見他罷。我以前對於這個人的師兄道義房義尚，說過：「這個人是墮在無間地獄的人」。果然看著他臨終的樣子，不很好了。我很悲哀的看這個人也是那麼樣子，所以斷然強硬的說過：「你作阿彌陀佛五體，就是墮在無間地獄五次罷。……樵夫漁夫們，不明白甚麼道理，所以就是不修一善，那罪孽也反倒淺輕的。雖然在當時的僧侶，祈禱

他們後世，可是捨了法華經和釋迦佛，倒念念的不捨阿彌陀佛，念佛……等之間，是怎麼樣呢？外觀可以看著好人似的，可是不能免去捨了親（註·釋迦），資緣別人（註·彌陀）的過失。壞人一點兒還沒歸入佛法，不知道捨棄釋迦佛的過失。大概有因緣，就信敬阿彌陀佛的時候也有罷。靠著善導，法然的邪義，和在當時的學者們的邪義，就拿阿彌陀佛作爲本尊，專稱念佛的人們，不能看假令經過多生曠劫，也就翻轉這個邪見，歸依釋迦佛和法華經。所以在「雙林」最後說的涅槃經，指示比十惡五逆還可怕的人說：「叫謗法闢提；可是這樣人有受持二百五十戒，在身上纏着三衣一鉢的智者們裡頭了」。這麼細細兒的講說了，可是這個人看着，像不懂得似的。傍座的人們，也是看著不明白的了。……（善無畏鈔。六四九）

聖人想法子要拯救道善老師，可是像以上的遺文，不能達到他的志願。然而到後來，道善和尚，有一點兒理會，聖人的用意了。所以連接着前頭的遺文，如下：

……以後我聽說，恩師道善房，受持法華經的事。這麼著，我想這個人，到了兒翻轉邪見，成了善人罷，就很喜歡的時候，他又造了這釋迦佛的事，這個歡喜不能以

言語形容的了。在當時是像堅固的樣子，可是因為法華經的經文自然而然的講說了，所以這樣信服了。所說的「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就是這個意思。現在我日蓮已經報達師恩了。神佛一定嘉納罷。你們各個把這個事情，替我給稟道善房就是了。……

（善無畏鈔。六五一）

這麼樣道善和尚，就成了念法華經，並且造釋迦的佛像的人，一定是在花房，會見時候的講演的結果。聖人說：「現在我日蓮已經報達師恩了」，就喜歡的事，是當然的。這麼着，在「主·師·親」的三樣裡頭，「親」是已經在建長開教的時候，教化了，「師」現在也漸漸兒傾了法華經的信仰。餘下的是「主」的教化，這是不容易的事。

又在這時候，房州的人，男金實信氏，使他的一個兒子成了聖人的徒弟。這個孩子，是在後來的聖人六老僧的第四位，民部阿闍梨日向；他又號佐渡房。這個人的辨論最巧妙。後來他回天目〔註〕也是聖人的徒弟。關於「本迹勝劣」爭論的時候，天目失敗，就磕頭的謝罪了。

這麼着，聖人在十一月十一日，應了工藤吉隆的懇請，要上天津的工藤氏邸宅去，辭

了華房的僧院，就動身了。那個時候，東條景信，聽說這個事情，就私想：「現在正是雪多年的怨恨的好機會」，立刻就率領好些個兵，上東條鄉小松原去，（這地方是從花房到天津去的途中，這一帶是一座大松樹林子）在松樹林子裡頭埋伏，就等着法敵日蓮的一行。這邊聖人的一行，大概有十個人，在那裡頭，可以打仗的，僅有三四個人，實在是危險極了。這一行，到了小松原，正是下午七點鐘的光景了。這個時候，是十一月天很短。打得很黑闇的鄉下道兒上，仗着不亮的火把的光，就摸索著走，可是因為霜化了，所以道兒上很溼，很不好走。在那黑闇裡，松樹的後邊兒，法敵東條景信，拿一把憤怒的白刃，跟他的好幾百名的部下，靜靜兒的埋伏。真是鬼氣迫身的小松原！誰知道這麼危險的情形啊？聖人的一行，走到中間的時候，忽然打黑闇裡，嗤！的一聲，飛來無數的箭，好像下雨似的。所以聖人的一行，連個藏身體的工夫都沒有。接著從松樹縫兒裡，露出好幾百名的兵來，就進擊了。這麼着，跟着聖人的人們，要保護「末法救世主的日蓮大聖人」，趕緊拿現有的武器，跟像密雲似的敵兵打仗了。衆寡固然不能敵，鏡忍房戰死了。正那時候，歡迎聖人來的工藤吉隆，北浦忠吾和北浦忠內，這三個人也跑來，極力

的打仗，可是可惜啊！吉隆也戰死了。那時聖人眉間也受傷了；可是趁著黑闇裡纔能避難了。在當時的情形，過了一個月之後，聖人寫給在駿州南條氏的信裡，說明白了。

：：今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房州東條裡松原的大路上，申酉的時候，有好幾百名的念佛行者，襲擊我們了。那個時候，我們一行，只有十個人，在那裡有用的人，僅有三四個人。射來的箭，好像下雨似的；砍來的大刀，好像電光似的。我的一個徒弟（鏡忍房），就立刻被殺了，並且有兩個人（乘觀・長英）受了重傷！我自己也受傷，還被打了，差不多沒了命，可是怎麼個緣故呢？我沒有被難，到現在照舊生存着。因為這個，信仰法華經的思念，越發高起來了。：：（與南條氏信。五二四）

傳說以後日子不多，東條景信瘋死了。當時吉隆的夫人懷妊滿了月，就生出一個兒子來了。這個孩子，長大了之後，尊着他父親吉隆的遺言，就成了聖人的徒弟，改名日隆了。工藤吉隆的遺體，以僧禮鄭重的埋葬了；而且給他起法號，叫「妙隆院日玉上人」。他的墳地，在小松原，所說的「上人塚」，就是這個。後來工藤氏的邸宅，改成了一個寺，就是在天津的日澄寺。又在松原的鏡忍寺，那是鏡忍房墳地的舊跡。唉！壯烈的殉

教家！把可惜的盛花兒，委于小松原的泥土了；可是這倆人的靈魂，現在仍然生存着在感激他們的殉教，就進入日蓮主義的信仰的人們心裡頭哪。

這樣的，「小松原法難」，實在是危險的了。可是在這個時候，聖人保全了他的生命的事，這就是佛大擁護「法華經行者日蓮」。仗着這次法難，聖人自己的使命和自信，就越發的確實了。連接着前頭的信說：

：：在日本國念法華經，並且能研究的人很多。因為覬覦別人的妻，或是要偷誘甚麼的，所以被打的人甚多；可是因為法華經受害的人，一個人也沒有。所以在日本國的持經者，竟是有名，可是未值遇這個經文（註）法華經行者，應該受難的經文（法華經勸持品的文）。只我日蓮一個人奉念，「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的經文。所以我日蓮，是在日本第一的法華經的行者。：：：

（五二）

「日本第一的法華經行者」，這一句是頭一次在這信裡現出來的。這是聖人一生的大抱負；而且是後來，自在佐渡所開顯的「上行菩薩轉生的日蓮」的序曲。「日本第一的法華經行者」的自覺，那是因為這法難，越發加了明確的程度了。

聖人在這次法難的地方，得了九死一生，好容易避難去之後，進入市之坂的岩窟，治療一兩天，那傷雖然慢慢的好了；可是在聖人的肩間上，印了終生不能消滅的紀念痕跡。傷痕好了的聖人，到了文永二年，巡化關東地方了。在這個工夫，經過常州地方，入到野州地方，就沐浴那須溫泉了。這次巡化之間，在上總興津地方住的佐久間重貞的兩個兒子，成了聖人的徒弟。日保和日家，就是他們倆。後來這兩個人，跟日向一塊兒，在房總地方從事傳教。在文永四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妙蓮，故去了。那一年的年底，聖人又巡化下總地方。那時候，富木氏齋室的携養子，入了聖日蓮的門下。日頂就是這個人。他又叫伊豫房，後來成了六老僧的一個人。富木氏在聖人入寂之後，施行三週年法會的時候，日頂在鎌倉，因為跟別宗的碩學論戰，所以沒趕上這座法會了。這末着，富木氏很生氣，就不叫他進去了。日頂打算要解他父親的生氣，追著父親到中山去，圍繞着一棵在門口外的大銀杏樹，就誦經一星期的工夫；可是他父親，依然不許他。以後富木氏臨終的時候，兩位長老日昭和日朗來了。他們請富木氏赦日頂的罪，可是他沒說許不許，就脫了自己穿的汗衫兒，託兩長老說：「請把這件汗衫兒給日頂罷」。說完了

就逝去了。這事情的是非，是另一個問題，這是尊重師恩的一個訓誡。那棵銀杏樹，現在還有中山法華經寺的院子前邊，就表示往年的悲哀的意思。

這麼着，文永四年，在下總地方的巡化，就過去了。到文永五年，又回到鎌倉去了。在那一年的年初，關於日本和關於佛人的一大事件，現出來了。那就是在正月十八日，蒙古國的使者來到的事情。

七、龍口的法難（上）

文永五年，閏正月十八日，當時是八十九代龜山天皇的時候，蒙古國的國書送來了。那國書按着表面的文字，是要求國交的國書。可是按着裏面的意思，明明是迫納進貢來的。在那國書裡頭，誇示元朝和高麗國的關係說：

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

這是高麗國和元朝有君臣的關係，這事情，是你十分知道的意思。

日本密邇高麗，開闢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尙

恐王國知之，未審。

這是一日本國因爲在高麗國的近邊，所以早年跟中國，就交際了。可是到我的時代，沒發甚麼人來往。你不知道大蒙國的威勢麼？」的意思。

又在末尾，有如下的文：

至于用兵，孰其所好？王其圖之。

這句是打戰彼此沒有利益，所以在我們沒攻你們去以前，做一個好意思的回答的意思。按着在當時，蒙古的勢力看起來，對日本，用這樣的高壓的態度，那是應該的事罷。原來蒙古，是在貝加爾湖的東南，棲息的游牧民。可是這民族的性質，是很驍悍的。在北條氏執權起初的時候，（十三世紀的初期）成吉斯汗起來了。他以偉大的勢力，侵畧世界。宋朝和朝鮮，那不用說，中央亞細亞，俄國，德國，匈牙利，土耳其和印度甚麼的，大概侵畧到歐亞兩大陸的大部分了。可是最後，要求日本納貢。所以送這樣的脅迫的國書，那是當然的事罷。

在當時朝廷和幕府，不是不知道，蒙古的勢力，駸駸的迫著日本的事。可是接到國書

的時候，像突然起了一個大事件，就很看慌了。在朝廷裏，整天開會，而且奉告伊勢大廟〔註〕供着日本皇室和國民的祖先「天照大神」的廟了。由二月到八月，在全國的神殿和佛閣，全都開始祈禱了。

。日本全國，就這末樣的狼狽了。

我們的日蓮聖人，在那時候，是怎麼個態度呢？又有甚麼運動了呢？聖人在九年以前（文應元年），已經著了立正安國論，就預言這樣的事情了。可是他的預言，現在已經應驗了。所以更要諫諍國家的時候來了。這麼著，聖人跟法鑑（這個人是當時在幕府的權勢家「侍所司」平賴綱的父親）會見，就談論了這件事情。又在四月五日，送信與法鑑，指示預言的應驗，就促醒了他們一派的反省。可是聖人和法鑑的會見，及給法鑑的書信，全都沒甚麼反響。這末着，聖人又在八月二十一日，對於富屋光則〔註〕他是在幕府把立正安國論傳到北條平政的人，以書信促了立正安國論的回答。那封信，如下：

：：我著了立正安國論一卷，在那論裡寫了，若是沒有退治這個（念佛・禪宗等）的時候，國家將被外國破壞的理由，在正元二年〔註〕正元二年四月改元爲文應。所以普通說在文應元年七月十二日，呈上立正安國論。

七月十六日，奉託閣下，把這論呈覽已故的最明寺入道大人了。以後過了九年，現

在大家都風評說，到今年從大蒙古國，送國書來的情形：：等。若是如經文，打他國來攻這國的事，那是一定的。：：
(與宿屋氏信。六〇七)

聖人送給法鑑和光則的信，大概是在閣議席上，就披露了罷。可是對一個無名沙門的過激要求，不能怎麼辦，就擱置了。

以這麼樣的間接的手段，沒有成功的希望。這麼着，聖人在十一月十一日，寫十一封的警告書，發送給執權和在幕府的有力家，及御用宗教家。若按照現代說，這是好像把警告書，發送國務員，參眾兩議員和國立大學教授，及各宗派的長老似的。十一封的書，在政界呈上執權時宗，宿屋光則，平賴綱和北條彌源大的四個人；在宗教界，送給建長寺道隆，極樂寺良觀，大佛殿別當(註)識名，壽福寺，多寶寺和長樂寺的七個人。這一封書的宗旨，大概是一樣。就是指示預言的應驗，或是論外患的原因，是念佛宗禪宗等的邪義惡法，或是教攘除外寇的法術，是弘布正法的法華經主義，而且要求他們在幕府公堂上辯論了。

把這樣的挑戰書，送到十一個地方了。又在十一封書裡，都一樣的寫著說：「你們聚

在一塊兒，商量商量之後，協力的來對抗我日蓮」。現在舉例，如下：

……把這個事情，警告各位了。請聚在一塊兒商量之後，賞我回信。……

（與北條時宗書。六〇七）

……把這個意思，先披露鎌倉大人（執權時宗），以及淨長寺甚末的了。到了兒找要成就本懷，就不如對審。……

（與極樂寺良觀書。六一三）

聖人這樣寫的意思，是因為屢次被幕府不顧，所以這次爲防禦那不顧。靠著這個，可以明白聖人周到的用意，和這個事，是誓死的大運動的事。聖人發送十一封書，並且問他的徒弟和信徒，促了誓死的覺悟。現在揭示給他們的信，如下：

關於蒙古國的國書送來的事，已經給各處寫了十一封的書信了。日蓮，我徒弟和檀越，定然被處流罪，或是死罪。可是你們一點也別害怕。我對各人（十一個人），已經說了實話，那是不申說的，可是這是「而強毒之」的緣故。是我日蓮很希望的事了。你們各各注意罷。一點別想嬌妻和愛子，而且不要怕權威。請這次切斷生死的事，就成佛果罷。給鎌倉大人，宿屋入道，平賴綱，彌源太（註）即北條時盛，這個人是執權時宗的叔父。建長

寺，壽福寺，極樂寺，多寶寺，淨光明寺，大佛殿和長樂寺（以上十處）寫了十一封信，就諫勸他們了。一定要發生甚麼事情罷。若是接着他們的信的時候，就可以拿到日蓮這兒來，看一看就成了。

日蓮弟子檀越共鑒

日 蓮 謹言

文永五年戊辰 十月十一日

（與徒弟檀越書。六一七）

這不是很壯烈悲痛的書信麼？定然被流罪，或是死罪。可是你們，一點也別害怕」。這麼凜烈的言語，對於現代的有嘴無心的主義者，有怎樣的感響呢？在六百五十年以後，我們現在不是還有吡咤的響聲麼？

十一封書的目的，是在公堂對審的。就是把執權們的政府當局者為審判官，在公堂，跟念佛宗禪宗……等的御用宗教家，仗着辯論，解決教義的正邪和權實。若是日蓮的主義是純正，他們的主義不純正的時候，幕府以日蓮的宗教為國教，使各宗派的僧侶，捨了他們的宗教，並且北條氏以下，全都成日蓮的大檀越的意思。實在是大規模的誓死的

討論。幕府能容聖人的要求，是許在公堂的對審，還是不許呢？就是幕府允許，那御用宗教家，也不肯罷。他們對於聖人的博識和雄辯，膽力和意力，怎麼有能勝的希望呢？一定是失敗的。假使不準對審，也一定起甚麼事情罷。或是流罪，或是死罪罷？可是那不成問題。原來受迫害，是聖人覺悟的事。遭了迫害，就有法華經行者的資格。預想着迫害，卒然發了最後方法的挑戰書之後，聖人的心裡，是怎麼樣了呢？大概在他的心裡頭，上來下去實行「法華經行者的使命」的爽快感情，和對將來的迫害的雄雄決心，就躍動渾身的熱血了罷。給徒弟檀越書，是十分傳了，在當時的聖人的心理狀態了。

發送這十一封的挑戰書之後，那結果是怎樣了呢？還是沒有甚麼反應。竟是為遮蓋他們自己的非法的慢罵和嘲笑。後來聖人，寫在當時的光景說：

……有的罵我的使者，或是欺瞞，或是不收我的信，或是沒有回答，或是有回答，可是不回稟執權時宗，這偏不是普通的事。假使是我日蓮自己的事，可是在為國主，就執行國政的人，簡而言之，這法華經，……是教人們政治的根本道法；況且這次的事，若是辦錯的時候，不但是弄出國家衰亡的大事件來，並且生出關於各

人的大悲嘆來。就是不採用我的主義，那也好罷；可是罵人，那是很刻薄的。因爲這是在日本國的上下萬民，全都成了法華經的強敵，經過年月很長久了；所以積大禍，大鬼神，侵入各人的身體裡了；而且因爲蒙古國的國書，所以失了正心就瘋了。……

（聖人自叙傳。一三八六）

這樣在表面上看着，沒有甚麼反響似的，可是在裏面幕府和念佛·禪宗等等的人們，是很利害的飛躍了。

到第二年（文永六年）五月幕府把很熱心的「日蓮主義者」富木·太田·四條……等召到「問註所」，審問了。這大概是因爲念佛一黨，把富木氏們在衙門告下來的結果罷。聖人在他們要上「問註所」去的那一天，送給富木氏的信，如下：

我聽說，「問註所」今天傳兩方的人審問；若是照着你們各位所想的看起來，你們是好像遇見在三千年間開一次的花兒，就結果子的「優曇華」似的身罷？又是把在「西王母」園子的桃兒，在几千年間，要得三次的東方朔的心罷？在一生的幸福，何事能及這個啊？你們關於審判的甲乙，暫且不管，先說出悶念來哪？這是不成

的理由，各位是平常日子明白的。可是因為有在駿馬上，也要鞭策的道理；所以今天上衙門去，到了公堂上之後，假使就是相好的，也不要向他說雜言。傳兩造，審判官讀告訴書的時候，審判官不尋問的事，不論甚麼事，全都不要說，就是敵人說罵詈，那也是你們各位當身的事，所以罵一兩次，假裝聽不見的樣子；若是罵到三次的時候，也不變顏色，也不用廢言，只拿柔軟的話說，僧們都是在一處的同僚，所以在個人和個人，全然沒有怨恨的意思罷。又對隨行人和閒雜人們也要十分禁止吵鬧。這樣的事情，以書信寫不了，你們在心裡斟酌斟酌罷。我說出這嬌言來，固然很恐怕，可是為響應佛經，行者，檀越的三事，成就一事，就說出愚言來的。

富木
太田
四條

三位共鑒

日蓮 謹言

五月九日

實在這是周到的注意，又照著遺文，就知道這次的事情，是由武士夥伴們的信仰上的衝突，就起來了。可是在問註所審判的事件，是怎麼辦了呢？那就不明白了，大概是沒有特別的事罷。

因爲聖人應驗了在文應元年所作的，立正安國論的預言，所以在那一年十二月八日，寫了這個論的跋文，如下：

看在過去的正嘉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戌亥時候的大地震，就考察這個。以後在文應元年七月十六日，託宿屋禪門（光則），奉呈最明寺入道（時賴）大人了。往後在文永元年七月五日，現出大明星來的時候，越發知道這個災難的根源了。從西方大蒙古國，要襲打日本國的國書來了。到文永六年，又送國書來了。這個事情，已經跟立正安國論符合了。按著這個想起來，在未來也是如此罷。這本書是有徵驗的文字。這全都不是我日蓮的力量，單是法華經的真文感應我，所致的了。

（立正安國論跋文。六一九）

寫這跋文的宗旨，因爲是把應驗立正安國論預言的事，留着給未來的世界。在立正安國論預言的目的，不但是救濟一個鎌倉時代和一個日本國，還是救在未來的萬國和人類的。所以立正安國論，是在世界上永遠的預言書。按著這個想起來，在未來也是如此。「這書是有徵驗的文字」，這一句是確然說出聖人這樣的抱負來了。

這樣在文永五年十月十一日，發了十一封的挑戰書；可是沒有甚麼反響，空過了六年。在文永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送給四條氏的信說：

：：在過去的那年，我給各位寫過，可是沒有不是的回答。到今年十一月的光景，又給各位寫過，所以才有點兒回答的人。大概人心也成了柔軟，覺着他們是想起了一「是麼」似的。又呈遞「上」(執權)那封信罷。因為我說過這樣的硬話，所以按照在流死兩罪裡，被處罰的事，是一定的；可是到現在，還沒有甚麼事，覺着很不可思議了。：：：
(與四條金吾氏回信。六三五)

靠着這信看起來，就覺着在發送十一封書以後，還是有運動，似乎有一點兒奏了功似的。這個運動，也是誓死實行的。這是照着說「按照在流死兩罪裡，被處罰的事，是一定的」，就明白了。對於不遭迫害，反倒覺着不滿足的口吻。在這信裡的後段寫了，如下：

：：因為法華經，已經被處流罪了。現在還不處死罪，倒不是我的本懷。所以我要現出某某事(死罪)來，就把那麼的硬話，寫給各位了。我已經到了五十歲了。餘命

沒有多少，所以我很願意，把在曠野濺捨的身，投在一乘法華的邊兒，追著「雪山童子」和「藥王菩薩」的踪跡，把「仙豫」，「有德」的名，說入法華涅槃經裡，就留在後來的時代。南無妙法蓮華經！

（六三五—六）

原來「法華經行者」，是具有應該遭流罪，或是死罪的運命。所以若是不遭那樣的難，就不成「法華經行者」；關於這個，在法華經裡有明文了，那就是佛陀的預言。聖人已經遭了流罪，可是還不遭死罪。這次若是被處死罪，就能具有真實的「法華經行者」的資格。所以被處流罪的事，是聖人的本懷。在聖人因為弘布法華經，被處死罪，是比當全世界的帝王，還喜歡的事。因為救濟全人類和全世界的法華經，就捨朝露的生命，好像拿石頭換黃金，以糞土買大米似的。不能跟傻拿金鈎蝦米釣魚似的，所可同日而論的。既然以這樣不乾淨的身體，跟很光輝的法華經交易，有多們上算呀！「因為法華經，已經被處流罪了。現在還不處死罪，倒不是我的本懷。所以我要現出某事（死罪）來，就把那麼的硬話，寫給各位了」。這是一定不是好強，或是虛勢的脾氣。這是由法華經的信仰，就說出來的真實的絕叫。那是明明白白表示，在龍口死罪時候的聖人的言動。

在這樣血腥的緊急的時候，也有優雅的喜歡的事情。那是到了文永八年五月，聖人所愛的在家的徒弟，四條金吾的夫人，產生頭一個孩子了。那時候，聖人，多麼喜歡了呢！那是在給四條氏的信裡，寫明白了。關於這事的信，有兩封：一封是產生以前的；一封是產生以後的。現在揭示產生以後的信罷。

我聽說，你得了一個姑娘了。大喜！大喜！並且今天是初八，說那個事〔註〕釋尊

的降誕。〔註〕這姑娘的誕生，也是初八，很大的意思，都是所願像漲潮似的；又像在春天的野地

裡，開了花似的。所以趕快的，給她起名字，管他叫月滿御前〔註〕對女子在當時的敬稱。

：：一定十羅刹女，聚在一塊兒，用產水撫養她罷。啊！大喜！大喜啊！我推量你們的歡喜了。我懇懇的奉告十羅刹女和天無太神們了。因為最喜歡的事，所以不詳細說，以後再說罷。
 （關於月滿御前信。六七二）

看這遺文，可以明白了，聖人差不多是像不知道，怎麼樣的手舞足蹈似的喜歡。據聖人，覺著最愛的徒弟的孩子，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似的。一面向當時的執政北條氏嘲笑說，「這麼小島的主」的英雄，也一面發露，遇見他徒弟夫人的產生，就雀躍的說，「啊

！大喜！啊！大喜！——那麼優雅的情緒了。可是在預想着，不久將要來的死滅，就仍要打仗的聖人，迎接這樣優雅人生的消息，多們覺着愉快了呢？那是比方像在一邊兒浴着三伏的太陽，一邊兒在熱砂上做活的勞働者，突然看見打他腳下的草裡頭，迸出來的清淨的泉水似的，那麼很爽快的喜歡了罷。可是暴風雨漸漸兒的臨近了。聖人的心，越發堅固。在七月十二日，送給四條氏的回信裡說：

：：好幾樣的大難，雖然像暴雨的下來，像雲彩的湧出來；可是因為這是法華經的教訓，所以連苦也不覺着苦了。：：

(六八〇)

秋天九月，在龍口的夜半的暴風！那個顛末的事，在下節說出來罷。

八、龍口的法難（下）

對在文應元年，呈上幕府的立正安國論，直接的迫害，是在那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念佛行者和在幕府的要人：：等，以暗殺聖人的目的，火攻他的草庵了。在第二年五月十二日，也是以暗殺的目的，發往伊豆了。立正安國論，是按照佛經，考察天變地天，

預言兵亂的。可是兵亂的先兆，還沒明明的現出來。呈上該論以後，過了九年（文永五年），外國來攻的先兆，歷歷的現出來了。蒙古國的國書，就是這個。在那時候，聖人發送了比立正安國論更直接的，就是十一封的挑戰書。所以應該惹起甚麼事。在呈上立正安國論的時候，就立刻遭了「草庵的火攻」和「伊豆流罪」的水火兩難。可是這次沒有甚麼反應，真是不可思議的。可是現在時機切迫，在實事上，四圍的運動，比以前還激烈了。發送十一封書之後，應當立刻遭很可怕的迫害；可是在第二年就是文永五年，和六年・七年，也沒遭了什麼迫害。這是幕府和御用宗教家們，稍微理會聖人的主張，並且懷著很大的恐怖緣故。不多的日子，又起來的法難，那是未曾有大規模，並且帶着最可怕的性質的緣故。從文永五年的下半年，到文永八年的上半年，這三年間的靜寂，是恰巧在突擊以前，暗中飛躍似的，就是在前邊等著，將要來的一大波瀾的沈默了。從在龍口的斬罪，接著往佐渡的流罪，是在聖人的一生，最後的法難，並且是最大的法難了。在龍口的法難，那實在是危險的了。好些個捕吏，縛了聖人，就拉到斷頭場去了。劊子手舉起大刀，要殺害聖人的頭了。這個時候，實在是危機一髮了。在這時，若是

不起異常的奇蹟，就沒有救命的法子。在下邊說，這可怕法難的情形罷。

像以上說，聖人到如今，有好幾次實行諫諍國家的運動了。其中大規模，而且具體的運動，是在文應元年，呈上立正安國論和在文永五年，發送十一封的信。這兩次的運動，是龍口法難的原因。立正安國論是遠因，十一封書是近因。因為發送十一封書，使幕府和御用宗教家的憤恨，就昇到極度了。所以不能不起甚麼迫害。以後，過了三年，就有迫害的動機了。在龍口法難的動機，就是因為跟極樂寺良觀求雨的祈禱的緣故了。

那個時候，是文永八年，聖人正是五十歲。他的思想和信仰，都是完成的時候。從那一年春天到夏天，非常的天旱，在炎熱的焦地，草木都枯死，人畜也很渴，都願意要水。那時候，極樂寺長老良觀，（因為這個人，是以慈善事業為一生的事業。所以被在錄倉上下萬民，好像活佛似的崇敬）要打算救濟人民的苦惱，在六月十八日，在極樂寺邊兒，稻村之崎海岸，築壇施行求雨的祈禱了。聖人一聽說這個事情，就想起「以良觀房的法力，到底不能求雨；所以我跟良觀爭競求雨的祈禱，就可以把偉大的法華妙力，作為表示在鎌倉上下萬民的一個法子」了。原來良觀房，是專門辦社會事業的人；而且戒

律是他的宗旨。辦社會事業和慈善事業的人們，無論怎麼着，也容易被外面的名譽心，拘束住。若不是立腳在很確實的信仰，或是主義上，就成了名譽心的囚徒，或是偽善的奴隸。本來良觀是沒有宗教的深遠，確實的主義的人。因為甚麼呢？因為他的宗教是律宗，而且是小乘律的緣故。他是很注重形式的二百五十戒的持律家。戒律家，也是跟社會事業家一樣，若是不根據很深遠的思想，就容易成了名譽心，或是偽善的囚徒。按着這個地方看起來，良觀房是在外面假裝二百五十戒的威儀，而且很努力的做救濟社會的事業；又柔和，又忍辱的活佛了。可是在內面，不過是被名譽心，囚住的一個可憐的偽善家；所以蚤緣北條氏的太夫人們，以隱險的法子，迫害聖人了。這事在聖人的遺文裡，各處都有。對於這樣名譽心很大，並且隱險的偽善家，拿求雨的祈禱似的，公開的勝負，就極真觀的鼻梁兒的事，實在是痛快極了。在聖人這樣夾雜揶揄和戲謔的求雨的競爭，是很有趣兒的事情了罷。可是這個，成了最可怕的，龍口法難的導火線了。

聖人聽說，良觀開始求雨的祈禱，就打算「這雖然是個小事情，可是日蓮，要順便叫大家知道，我的法驗」，就立刻打發人，上良觀房那兒去，跟他提議了，如下：

：：：「貴僧若是在一個星期內可以下雨，我日蓮就捨了我所說的「念佛無間的法門」，願拜在良觀上人的門下當徒弟受持二百五十戒」。若是不下雨的時候，就顯然的知道他持戒的樣子是大誑惑。：：：

（賴基陳狀。一六〇八）

聖人又召良觀的弟子，周防房，和澤入道來，告訴他們說：

：：：貴僧和入道，是良觀的弟子，又是念佛行者。到如今你們還不採用我日蓮的法門。所以用這個事要賄賂。若是在一星期內下雨，你們可以想仍用你們本來所信的「八齋戒」和「念佛」能够往生；若是不下雨，你們全都得成法華經的信者。：：：

（賴基陳狀。一六〇八）

這麼著，他們倆很喜歡，就把這個事情告訴他們的老師傅良觀了。良觀聽了這話，也很喜歡，就打算在一個星期之內，一定求下雨來，就可以降伏日蓮了。在聖人的遺文裡，寫那時候的情況說：「良觀房喜歡的，都哭了。他就打算在一星期之內求下雨來，：：：」。照著這遺文看起來，那時候，良觀房是很喜歡的樣子。良觀打算要打倒他平常所恨的日蓮，就一心不二的，施行求雨的法術了。可是已經過了一星期，連一點兒雨，也

不下；反倒炎熱赤地，比以前還大，萬物都是仰望雲霓。聖人寫在那時的情形說：

：：他就打算，在一個星期之內，求下雨來，就跟他的徒弟一百二十多人，聚在一塊兒，或是念佛，或是念請雨經，或是念法華經，或是講演「八齋戒」了，這麼種種的祈禱了。所以打他們的腦袋，冒熱氣，他們的聲音，都震動了天地了。可是到四五天，一點兒也沒有下雨的樣子，所以他們都丟了魂了，就招聚多寶寺的徒弟，好幾百名來，極力禱告；可是在這七天裡，一點雨也沒下。：：：

（賴基陳狀。一六〇九）

這末着，聖人到了第七天不違約，從早起，三次打發人，逼迫良觀說：「下雨麼？」可是在天上，也沒有一點雲彩。在地上越發的熱了，而且颳了很大的熱風。所以聖人，又打發人告訴良觀說：

：：這是甚麼緣故？連叫泉式部的淫女，和破戒僧能因法師，也因為做了狂言・綺語的三十一個字兒的詩，就忽然把雨求下來了。可是持戒持律的良觀房，研究了法華和真言的真理，而且人說，是慈悲第一的上人，這麼高德的貴僧，統率好幾百名

的徒弟，求了七天雨，還不能求下來。這是怎麼個緣故呢？按著這個事情看看罷，不能過一丈寬的溝的人，怎麼能過兩丈寬，或是三丈寬的溝呢？既然連這很容易下的雨，也不能求下來，況且那很困難的成佛，怎麼成呢？這麼著，從此把恨我日蓮的邪見，驟然的改變罷。若是想後生可怕，按著預約，趕快這兒來罷，我教給您求爾的法術和成佛的方法。因為在七天裡不下雨的緣故，所以旱魃越發利害，而且八方的風，愈發颯起來了，人民的悲嘆，越發深痛了。趕快的停止那祈禱罷。……

（賴基陳狀。一六〇九）

這樣是很激烈的侮辱。在那時候，隱晦的偽善家良觀，怎麼樣了呢？聖人把那那時的光景，描寫的彷彿是像在眼前看似的了，如下：

：：第七天申時（下午四時），據真實的報告我，良觀房流了淚了。他的徒弟和檀越，全都大呼悔恨了。……

（賴基陳狀。一六〇九）

照着這遺文，良觀看着很愛哭似的。在這祈禱的起初是哭，在完的時候也哭。活佛這麼像女人似的哭，實在難受。可是良觀除了哭以外，也許沒有別的法子罷；然而悔恨要

死的良觀房，不但哭，又在裏面計劃激烈的陰謀了。在遺文裡說：

：：若是良觀房想他的身上的恥，就遁跡山林，或是按著公約，成我日蓮的徒弟，顯着有點兒道心哪；可是沒那麼辦，反倒造了無限的謠言，就想使幕府處斬罪我日蓮：：。

（賴基陳狀。一六一〇）

在這樣的情形，若是在普通的人，那是很可恥的事，一定不再出世了，那是應當的。或者若是有點兒宗教的良心，應該立刻成聖人的徒弟。可是良觀不但是沒這麼辦，反倒越發成了聖人的法敵了。他真是個不能濟度的「僭聖增上慢！」

這麼著，良觀回淨光明寺行敏商量好了，就到聖人那兒去，要求辯論去了。本來因為良觀學問不大，所以跟聖人不能相闢；可是行敏有一點學問，所以真神就煽惑行敏，到了七月八日，叫行敏送了挑戰書來。那書如下：

雖然我同貴僧還沒見過，可是事件的順便承問，這是一般的習慣罷。若是像風傳似的，貴僧所立的道義，是很奇怪的。貴僧說：「佛陀在法華以前講說的一切諸經，都是妄語，就是不出離生死之法，這是第一問，。大小的律戒，是誑惑世俗，使人們墮

在禪道的法，這是第二問，念佛是墮在無間地獄的法，這是第三問，禪宗是天魔的法，若是修行這法，就增長惡見，這是第四問，若是貴僧這麼說來的，那是佛法的仇敵。這麼著，我要跟貴僧見面，說破貴僧的惡見。若是沒有這樣的道義，受這惡名，怎麼不傷心呢？關于是非，請詳細的對我表示罷。

日蓮阿闍梨方丈

僧行敏謹言

七月八日

聖人接了這封挑戰書，就在本月十三日，寫信回答他說：

關于貴僧，提出來的幾條不明白的事情，我不能實行非公式的辯論，那麼請貴僧上奏幕府，隨著幕府的命令，調察是非罷。我甚希望下這樣的命令來。特此敬復。

行敏方丈

日蓮押

七月十三日

不用說，良觀和行敏的意思，是在沒有秩序的私設辯論場，仗着人多，用暴力要勝日蓮了。若是真正堂堂的辯論，他們自然不是聖人的敵手。所以他們受了這樣的回答，就

預想錯了。這麼着，公然用行敏的名字，寫了一張訴狀，就呈送執政了。這就是公然呈送的讞訴書。這訴狀，是很長的，並且那文章做的好。現在摘錄這個訴狀的內容，如下：

「第一，平常日蓮公然取說：『斬了在鎌倉念佛・禪律……等的僧侶的頭，挂在由井之濱示衆。若是不然，日本國不太平』。日蓮他比提婆達多還慘酷。他又說：『若是不放火燒了極樂寺，壽福寺……的名刹，日本國就要滅亡』。這比守屋〔註〕物部氏他是佛鮮傳到日本的時候最反對了要破滅佛法還利害。第二，日蓮說：『時賴大人和重時大人，都墮在地獄了。』第三，在日蓮的草庵裡，貯藏兵器，並且招聚兇徒，對於北條氏籌劃叛逆。所以我們請幕府，審問日蓮的一黨，就處罰他們罷』。以上是訴狀的大要。幕府看這個訴狀，總得想一個甚麼好法子辦理。這麼着，在九月十日，幕府傳聖人到「問註所」，就審問他了。

問：「你說過斬僧侶的首級，和燒他們的廟了麼？」

答：「是，他們捨了佛陀要救濟末法時代，特意遺留下的法華經，反倒流通這樣禪念佛似的，不合末代的國家和人類的經典。所以他們是亡國奴，並且是使人民受苦

的兇徒。我爲日本，爲萬國，爲一切衆生，敢說斬他們的首級，和燒毀他們的寺。」

問：「你說過重時和時賴大人，都墮在地獄了麼？」

答：「這事情，在時賴大人在世的時候，當面跟他說過，並不是私說的。」

對於這個回答，那麼權勢無比的北條民也驚了。

問：「我聽說，你在你的屋子裡貯藏好些個兵器，是真的麼？」

答：「沒有那麼多，可是在我的屋子裡，確有一把大刀。」

問：「宗教家，爲甚末要大刀呢？」

答：「在末法時代，弘布法華經的人，一定要遭迫害。這是佛陀在法華經裡說過的明文。所以我日蓮，爲防禦這迫害，纔貯藏大刀。就是爲守護法花經的。」

這實在是大膽不敵的回答，都是一點兒沒有模糊的答話。幕府對於這樣倘若無人的聖人的態度，想必也很驚訝罷。這麼著，幕府商議，就決定了不能許日蓮的生存。可是那罪名定「他是訛佛法亂政道的人」了。這是因爲良觀和行敏們運動的結果。

到十二日，聖人寫一封信，跟立正安國論一同，送給平賴綱，就是要求幕府，信服日

蓮的正義。」昨日御書，就是這個信。

聖人在他的一生裡，諫諍幕府三次。第一次，是在文應元年，早上立正安國論了。第二次，就是這次的書信。在文永十一年，四月八日，打從渡島回到鎌倉的時候，在北條執政府裡的諫諍，就是第三次。這叫一三次的諫諍。其中這次的諫諍爲最激烈。聖人的這樣的態度，使平賴綱很生氣，他就自己逮捕聖人去了。

在九月十二日晚上，平賴綱要打算，逮捕國事犯的惡僧日蓮，他自己爲總司令官，身上穿鐵甲，頭上戴烏帽子很有威風，帶領好幾百名捕役，就勇擊在松葉之谷的草庵來了。看這賴綱，就僅因爲捕一個和尚，用這樣大規模來，就可以明白賴綱很怕聖人的情形。他想聖人要打倒北條氏，有十分的兵備罷？或是害怕聖人的法力罷？或是他自己不能夠聖人的人格，生出害怕的心了罷？那先不論了。僅爲逮捕一個法師，用這末樣的辦法，是好像小孩子似的。原來在聖人，差不多沒甚麼抵抗的預備，簡直的沒有那個意思。那時候，聖人立刻把「隨身佛」和法華經，抱在懷裡，泰然自若，由庵室裏看着來攻的軍勢。聖人看了這樣的光景，有甚麼感想了呢？在他的遺文裡，如下：

：：我日蓮看這個樣子，就想，向來盼望的事，就是這個！幸福啊！因為法華經就捨身子！若是我被斬首，如像拿沙土換黃金，拿石頭易珍珠似的。：：：

（聖人自叙傳。一〇三六）

在聖人聽，劍戟的響音，好像是完成自己的歡喜的曲子罷。又聽叫喊的聲音，好像是他們將要滅亡，就發出來的哀音罷。聖人拿這樣的心，任他們的隨意行動，就默然的端坐在庵室裡頭。那時候，一個捕役（賴綱的家丁）跑來，由聖人藏在他懷裡的妙法蓮華經八卷裏，抽出一卷來，就很用力的打了聖人的臉。剛纔默然坐著的聖人，因為這狼藉，就狠生氣了。天稟激烈氣性的聖人，大概要奪回那卷經典，就要打那個家丁罷。可是一看那卷經典，是法華經第五卷。立到他心裏就靈機一動，又成宗教的感想的人了。就是他想：「在第五卷裡勸持品，有「常不輕菩薩」的很悲壯的誓願。那個誓願說：「若是在末法時代，弘布法華經的時候，被拿根兒打，或是被發往海島，而且連首也斬了，可是安然忍受這些個苦難」。剛才我被打的是第五卷，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因緣啊！多們喜歡的事啊！我是真實的法華經行者！上行菩薩的轉生！」那時候，接着嘩啦的一下子

，跑上來的兵士們，把聖人的法華經，全都撕破了，而且蹂躪不堪，還把佛壇，佛具，其麼的，都亂打毀了。到那時默然的聖人，站起了他的魁偉的身體，就高聲的絕叫說：

……噯呀！很可笑！各位看看平賴綱的發瘋！現在正要打倒閣浮提的柱子！……

（聖人自叙傳。一三九一）

連這麼野蠻的兵，也怕聖人的威力，當時臉色大變，那麼着慌了。可是原來他們是奉着官命來的，人數兒也多，又有兵器。空着手的聖人，到了兒被捕了。

在這次逮捕聖人的事，北條宣時是執行長，平賴綱是逮捕長。可是逮捕聖人之後，關於處罰他，是怎樣決定了呢？那是在表面定了發往佐渡島的罪名；可是在裏面，打算就在龍口暗害的。這是從古來有把僧侶，不處死刑的習慣。在聖人又沒有被處死刑那樣的罪科。這麼着，因為是在表面尊重「式目」，並且以公正為宗旨的北條氏，所以用了這麼樣的辦法了。

按着重罪人被逮捕的聖人，被他們騎在瘦馬上，好些個兵，圍繞着他的前後左右，嚴重的護衛，就往鎌倉裡，遊街去了。

這麼着，出了若宮小路，接着拉到八幡宮前邊的赤橋地方，聖人突然大喝說：

「在最後我有一個奉稟八幡菩薩的事情」。

（聖人自叙傳。一三九二）

就立刻下馬，向八幡宮發喊大聲音了。那時候，圍繞着的兵士們，都怕了聖人的威勢，很是進退兩難；羣集的人們，都持滿不發的，蹙着聖人了。

喂！八幡大菩薩！你是真神麼？……我日蓮是在日本第一的法華經行者。而且我的身沒有一點錯兒。這法門是我要救濟，在日本國的一切衆生，因為誹謗法華經，所以要墮在無間大城的，就講說給大家的法門。又若是從大蒙古國來攻這國的時候，連「天照大神」，和「正八幡」，也可以安穩麼？而且因為釋迦佛說出法華經來，所以多寶佛，和在十方的諸佛，菩薩，聚在一塊兒，就好像擺着太陽和太陽，月亮和月亮，星星和星星，鏡子和鏡子似的，那麼莊嚴了；而且無量的諸天，及天竺、漢土和日本國……等的善神聖人，都聚在一塊兒了。那個時候，因為釋迦佛說：「你們都提出各自不粗忽法華經行者的誓狀罷」。所以你們一個人一個人立了誓書了。這末著，我日蓮不用說，應該趕快地完成誓狀的宿願。可是怎麼到這兒來，遇不見

我呢？……日蓮今兒個夜裡被斬首，就上靈山淨土〔註〕久遠本佛常住的地去的時候，

方，就是邊邊世界

我要先斷然回稟教主釋尊說：「天照大神和正八幡，就是不實行誓狀的神了」。

若是覺着苦痛，趕快的辦就是了。

（聖人自敘傳。一三九二）

他這樣絕叫之後，又騎馬走了。本來這「鶴之岡八幡宮」，是保護北條氏的神仙。在鎌倉上下的人們，很尊敬這位神了。可是聖人向這位神，高聲的叱責了。所以大概兵士和羣衆，都茫然自失了罷。先有向捕役的大喝，現在又有對於八幡宮的諫諍；所以警護的兵士們，已經被聖人的威力所震，就生出恐怖心了。

這麼着，出到山井之濱，過「御靈社」前邊的時候，聖人打發跟着他的小孩子，熊王磨，上四條金吾弟兄那兒去，把這遭難事的原委，告訴他們，四條弟兄四人一聽這個事情，就很驚惶的跑來，看看零落的聖人的聖姿，就極聲大哭了。這麼着，聖人教諭他們說：

……我日蓮今天夜裡被斬首去。這五六年以來很願意的事，就是這個。在這娑婆世界，若是生爲野鷄的時候，就被鷹拿去。若是生爲老鼠的時候，就被貓吃了。或是

生爲人身也爲妻，爲兒子，爲敵人，捨身體的事，比在大地上的微塵還多；可是因爲法華經捨身的，一次也沒有。這麼著，我日蓮是生來一個窮人，孝養父母不滿意，而且沒有報國恩的力量，所以我要這次，拿我的首級奉獻給法華經，以那功德回向我父母。又要以那餘剩的功德，分給我的徒弟和檀越們了。……

（聖人自叙傳。一三九四）

若是以這個不定的生命，奉獻給救濟全世界和全人類的偉大宗教的時候，那個生命，就成永久光輝的生命了。若是因爲這麼樣的動機，雖死也無恨了。這反倒是很高尚的死。現在這個聖訓，是「我好幾次到這世界生出來了，可是一次也沒有做這麼好的死法。向來我很願意爲法華經捨我的身命，可是永沒達到；現在已經達到成本望的時候了。沒有這末歡喜的事。所以並不悲歎」的意思。

總在往龍口去以前，還沒下處罰聖人死刑的宣告；但是宣告處罰流罪的事。可是聖人，十分知道，在表面是流罪，所以聖人後來，寫這個情形說：

……我聽說在外面處罰我流罪，可是在裏面，已經定了斬罪的。我打先頭裡，推量

這個事情，所以……：我不惜言語，把以前已經有的事，又把以後應當有的事的景況，十分的說給平金吾〔註〕即四條金吾，了。

（與下山氏信。一五七六）

又到了龍口的時候，聖人的感想是如何？

……：我想施刑場，是這兒罷。想的真不錯，兵士們繞着我就壞了。所以……

（聖人自敘傳。一三九四）

看這遺文，也可以明白在實事斬罪的意思。那時候，四條金吾，推察這事情的黑幕，就想着「因為這是在今生跟聖人的離別，所以隨着聖人，往龍口去，若是聖人被斬首的時候，我要自己豁肚子，就隨着聖人到「靈山淨土」去」。拉着聖人騎的馬的韁繩，跟着上龍口去了。聖人對於四條金吾的這麼真實的精神，有多們喜歡了呢？那是從那一天，又過了九天，聖人給四條氏的信裡，寫明白了，如下：

……：唉！唉！在過去的十二日，我遭難的時候，你跟着我到龍口來，而且說過要豁肚子（殉聖人）的事，這是實實在在不可思議，沒有可形容的話了！……

（與四條金吾氏信。六八九）

從那一年過了六年之後，聖人又給四條氏的信裡說：

：：回想！回想！在現在也不能忘的事，就是我將要被斬首的時候，你隨着我，拉着韁繩，慟哭的事了！這事我前世可以忘呢！假使你的罪孽深重，就入到地獄，那個時候，釋迦佛，不論怎麼要我成佛，我也不奉命，就跟您一樣下地獄去。若是我日蓮回您一塊兒入到地獄，釋迦佛和法華經，怎麼能不在地獄呢？：：：

（與四條氏回信。一六四四）

聖人對於四條氏這樣的態度，有多們感激呀！那時候，在聖人的弟子和信徒裡，被捕的人不少；或是有害怕後難，就逃藏的人或是降服敵人的了。所以跟着聖人，到龍口去的人裡頭，有名的信徒，覺着竟是四條金吾弟兄四人。在這樣四面楚歌裡，金吾弟兄柔和的精神，有多們響了在聖人的心琴呀！

這麼著，浴着寂寞秋夜的月光，過了波浪的聲音很高的七里之濱，就到了最可怕的一片瀨龍口的時候，大概是夜裡兩點鐘的光景罷。

他們來到聖人「想施刑場，是這兒」的地方的時候，兵士們繞着聖人就嚷了。所以那

奠定了殉教的覺悟的四條金吾，也看著是萬事休矣，就哭着說：

唉！不好了！

（聖人自叙傳。一三九四）

可是聖人莞爾的教諭他們說：

你們怎麼沒有斷念呀！樂這麼大的歡喜罷！你們怎麼違了誓約了呢？

（聖人自叙傳。一三九四）

聖人是怎麼這麼剛氣的人呀！若是普通人，被拉到施刑場的時候，差不多都要失神。可是聖人說：「樂這麼大的歡喜罷！」假使聖人有宗教的感激的時候，可是那末大的膽子，不是平常人想得到的。

這末著，削子手看著，若是生甚麼妨碍的事，那不行，就立刻拿一把大刀，走上前去，站在聖人的後邊，把那大刀舉在聖人的頭上，將要砍他的首級的時候，忽然起了一個很大的奇蹟。

……打江之島方面，好像月亮似的，那麼很亮的東西，現出來，像球兒似的轉轉着，打辰巳（東南）的方面飛來，往戌亥（西北）的方面落下了。正是在十二日夜裏的黎

明，人們的臉都看不見，可是因為那個東西的光，差不多像月夜似的，所以能看人們的臉。那時候，劊子手該了眼睛，就躺下了。兵士們很害怕，就跑開三十多丈遠，或是有由馬上下來就跪下的，或是在馬上蹲着的。……（聖人自叙傳。一三九四）

很大的亮光的東西，打東南往西北落下去的事，不知道是甚麼自然現象呢？可是那不用說了。劊子手，官員和兵士們，全都受了非常的恐怖，那是一定的。劊子手躺下，警護的兵士都跑開甚麼的，是很着慌的樣子了。那時候，聖人就高聲的催了他們說：

你們怎麼了？爲什麼離開，這麼大罪的人呢？近近的來呀！

（聖人自叙傳。一三九四）

可是誰也不往聖人的傍邊兒來。這時候，漸漸兒的天亮起來了。這末着，聖人又以高聲音，叫他們說：

喂！怎麼了？若是要斬我的頭，趕快砍罷！天一亮，很不好看的！

（聖人自叙傳。一三九四）

可是沒有一個人，答應的。這麼着賴綱們，要打算在龍口，秘密的斬殺聖人的籌劃，

想不到因為這樣的事情，就成了畫餅了。過了半天，有一個官員對聖人說：「請您上相州裡的依智，本間重連邸宅去罷」。所以聖人又騎上馬要走，可是受了異常恐怖的警護兵士們，全都怕聖人，不敢到他的傍邊來，所以聖人問他們說：「怎麼走好呢？我不知連上依智去的道兒」。那時候，有一個兵士，告訴聖人說：「打那條道兒去罷」。這麼着，聖人的一行，上依智去，正午前，纔到了本間氏的邸宅。在當時的景况，在聖人自叙傳裡說：

：：過了半天，有一個官員說：「請您上相州的依智去罷」。我說：「我們不知道上那兒去的道兒你們給我們帶道罷」，可是沒有一個人帶道的，所以我們歇會兒了。那時候，有個兵士說：「那就是上依智去的道兒」。這麼着，我們就順着道兒去了。到正午的光景，纔到了叫依智的地方，就進本間重連宅裡去了。……

(一三九五)

這本間重連，是北條宣時的領土，佐渡地方的管理人。這麼着，聖人等着由鎌倉的命令來，就被寄住在本間氏的宅裡了。

九、從依智到佐渡

逃了虎口的聖人，到了十三日正午的光景，進到相州的依智，本間重連宅裡了。那時兒，本間氏沒在家，所以他的家臣右馬太郎，就承辦招待聖人，等着由鎌倉的命令了。不大的工夫，打鎌倉的使者，帶着一道命令書來了。那命令，是「小心看待」的意思。

……重連的家臣們，承辦看守了。重連也回來了。那一天戌刻的時兒，執權的使者，從鎌倉帶着命令書來了。兵士們看着，「這個人，是帶着第二次的斬首命令書的使者」。那時兒，重連的代表，叫右馬之丞的人，拿命令書跑來，就跪下說：「我想着大概是今兒個夜裡〔註〕斬日蓮的頃，是今兒夜裡的意思罷。唉！可怕呀！可是這麼喜歡的命令書來了。那個使者說：武藏守〔北條宣時〕大人，今天卯刻的時候，上熱海的溫泉去了。萬一有性急的人殺害他，那是不成，所以先跑到這兒來了」。那個使者，由鎌倉跑到這兒來，有兩點鐘的工夫。使者又說：「我要今天夜裡，跑到熱海的溫泉去」。說着就走了。副狀說：「這個人，是沒有罪科的人，我打算不久赦免他。所以傷害他

，很有後悔。……」。

（聖人自叙傳。一三九六）

這個事件，纔完了，所以警護的兵士們，放了一點兒心。不大的工夫，天黑了。打那兒的山上，很圓的好大月亮出來了。隨着慢慢兒的到深更。月光越發清澄，很可愛，無論天上和地上，都滿了清淨的光了。這月亮，昨兒夜裡很寂寞的照着，打七里之濱走的死罪人的一行，可是今兒晚上，清澄靜靜的照著，這依智的草地。連警護的兵士，也不能沒有點兒感慨。況且在聖人呢？他就站在月玲瓏的院子裡，念了「自我傷」〔註〕法華經品偈，蓋量。那時候，現出一個不可思議的空中現象來了。關於這個事情的遺文，如下：

：：那天晚上，是十三日。好幾十個的兵士們，並列在屋子旁邊和院子裡了。正是十三日夜裡，所以月亮很好。這末着我出去大院子裡，向月亮奉誦「自我傷」之後，大概說諸宗的優劣和法華經的經文；並且詰責她說：「現在月亮，是並列過法華經會座的一名月天子」，就是在寶塔品，受了佛勅，在囑累品，被佛陀所撫你的腦袋，就立了誓狀說：「如世尊勅當具奉行」的天。若是沒有我日蓮的時候，那誓狀就成了虛空罷。現在既然這樣的事起來，你喜歡就立刻交替「法花經行者」的大難，

遂行佛勅，就現出誓言的證驗，纔成哪。現在怎麼沒現出證驗呢？這很奇怪啊。：假使沒有證驗，也拿着看很喜歡的臉，清澄着是怎麼樣呢？地大集經說：「日月不現明」。在仁王經說：「日月失度」。又在最勝王經說：「三十三天各生瞋恨」。

月天如何？月天如何？」。所以大概是對這個詰責的證據罷。從天上像辰星似的，那麼大的星星落下來，掛在前邊的梅樹枝兒上，所以兵士們，全都從外邊廊子跳下，或是在院子裡躺下，或是跑到房子後邊去了。不大的工夫，天陰起來，又颯起大風來了。所以鳴響江之島的海，就震動天上，好像打太鼓似的。：：

（聖人自叙傳。一三九六）

這是甚麼自然現象呢？我們是不能研究的。可是這事，使守衛的兵士們，起了恐怖的心，而且給了聖人「月天子」守護他的信念，這是一定的。到了九月二十一日，聖人把這事寫給四條氏了。如下：

：：在三光天子裡頭，月天子變成亮的東西，現出來，在隴口救了我的命了。明星天子，四·五天以前下來謁見日蓮了。現在竟剩了日天子。我想定然能守護我罷。

可靠！可靠！……

（與四條金吾氏信。六九一）

若是竟拿現在科學的腦子考察，因為在地球上住的一個人，月亮就轉飛，星星就下來，這實在是荒唐不稽。可是按着把宇宙全體為舞臺，並且在法華經的理想裡，生活的聖人看起來，這樣的空中現象，起了在聖人的意識上的事，這是必定不是不講理的。從龍口到佐渡的時候，他明明的決定了，法花經行者的自覺，和上行菩薩轉生的確信。以下要詳細的論這個事情。

聖人這樣愛在依智，靜寂的秋天，過了宇宙法界大的內面生活，可是在聖人的心裡頭，一天一刻，不能不想，為自己遭難的弟子和檀越們。這麼着，到了依智之後，過了九天，就是九月二十一日，給四條金吾寫信了。在那信裡說：

屢次賞我信，不能拿言語形容的。唉！唉！在過去的十二日，我遭難的時候，您跟着我到龍口來，而且說過要豁肚子的事，這是實實在在不可思議，沒有可形容的話了！……

（與四條金吾氏信。六八九）

聖人最愛的徒弟日朗以下四名，拘禁在鎌倉裡佐介之谷，宿屋光則住宅，後邊的土牢

裡頭。在十月七日，就定下發往佐渡的罪了。這麼着，聖人在未動身前四天，就是十月三日，給他們寫了離別的信。如下：

本月七日，我要上佐渡島去。因為各位修行法華經一部，所以回向我，並且奉回向各位的父母·弟兄·存亡們罷。因為今兒夜裡，感受的寒氣，所以我越發覺着你們的身上，比我的身體還悲慘，很難受的，沒有可形容的話了。若是能出牢，明年春天，一定來呀！再會，再會。

（與土牢五人信。六九二）

可是不知道因為甚麼？起身遲延了三天，就定規了在十月十日了。這末着，聖人在頭天晚上，又給日朗一封告別的信。如左：

明天我要上佐渡島去。我連關於今天晚上的寒氣，也很想到你們在牢裡的情形，那是很難受的。唉！因為你是把法華經一部，在色心〔註〕色是肉體，心是精神二法，都實行的人；所以你是可以濟度你的父母六親和一切衆生的人。別人念法華經，在嘴裡雖然念，可是在心裡不念，在心裡頭念，可是在身體不念。你在色心二法，都念了，就很尊貴了。因為在法華經說：「天諸童子，以為給仕，刀杖不加，毒不能害」，所

以沒有特別的事。若是能出牢，趕快來呀！再會，再會。（土牢書。六九五）

這是多們濃厚的愛情呀！在一方面，跟宇宙法界一同呼吸的聖人，也是在一方面，有這樣優雅感情的人。

到了十月十日（陽歷十一月十三日），聖人被守衛兵士們，圍繞着，就打依智起身了。過了颯秋風的武藏野，越了上州的確氷之嶮，過了信州的高原，進入越後的大平野，日子不多，就到了寺泊港。那時候，正是十月二十一日，初冬的雪已經覆在大地了。在前邊有強風激浪的日本海，在雲烟模糊的那邊兒，纔可以見一座海島。這就是現在，正要過的佐渡島。聖人眺望激浪，要洗天上似的那麼悽愴的光景，就起了甚麼感慨呢？到了寺泊那天的二天，報給富木氏的消息，如下：

本月十日，打相州愛甲郡依智鄉動身，到了武州久目河鎮店，以後過了十二天到了越後的寺泊港。我要從此過大海上佐渡島去，可是風向不定，不知道起身的日期。在道中的困難，是在心裏想不到的，和拿筆寫不了的。所以您就推量推量罷。又因為本來這是覺悟的事，到如今不要歎息，所以止於此了。在法華經第四卷（法師品第十的經文）

說；「而此經者，如來現在，猶多怨嫉，況滅度後」。在第五卷（安樂行品第十四的經文）說：

「一切世間，多怨難信」……

（寺泊書。六九七）

這麼着，等着六天的工夫，纔有順風，到了二十七日就開始了。到這兒，暫時止住諫諍國家和折伏諸宗的外面運動，就要完成自家信條的有條理的發表，那就是內面的事業。

著者在這本書，把聖人的一生，分爲四個時代：第一是預備時代，第二是鎌倉時代，這兩國時代已經講演完了。從此要說第三佐渡時代三年的事情了。可是從龍口到佐渡之間，若是按着地方說，從依智到寺泊，就是自九月十三日，到十月二十七日一個半月，是介在二期和三期之間。就是一面爲第二期的結論，一面爲第三期的序文。按着這樣的意味，再要講說，在這一兩個半月間的聖人的生活。

離開匆忙的地方，移居幽靜的境域，從晚秋到初冬，一個半月的生活，是在聖人思索和冥想的時候了。他三十二歲，起初在故鄉，開教以來，到現在五十歲，共總十九年的工夫，因爲弘布法華，和諫諍國家，所受的怨嫉和迫害，一定可以做思索的好資料。聖

人已經過了按著勸持品的體驗者的試練，所以越發高起「本化上行的自覺」來了。就是在松葉之谷的火攻，在勸持品的「三類之強敵」裡頭，「俗衆增上慢」，和「道門增上慢」，二類的迫害了；可是第三的「僭聖增上慢」還沒現出來。但是往伊豆的流罪，還不當在勸持品裡，「數數」的兩個字。可是到了龍口法難的時候，到了兒良觀，和道隆們的「僭聖增上慢」，也現出來，又靠著發往佐渡，色讀「數數」的兩個字了。體驗勸持品的人，是在末法時代的法華經行者；而且是順應上行的使命的人，從天高氣清的秋天，到初冬的一個半月之間，聖人大概是回想已過的生活，越發高起了上代菩薩的自覺，並且預備上佐渡島去之後，將要發表的他自己的信條罷。這麼內面的生活，明明現出，在這期間的書信裡了。現在引用那一兩封信，證明這個事情吧。聖人在滯居依智的時候，據在十月五日，寫給太田，曾谷，金原，三個人的信，論了在法華經裡的預言，所謂在末法時代，法華經行者的多難的生活，就是日蓮一個人，實行這個的意思。如下：

……在譬喻品說：「見有讀誦，書持經者，輕賤憎嫉，而懷結恨」。在法師品說：「如來現在，猶多怨嫉，況滅度後」。在勸持品說：「加刀杖，乃至數數見擯出」。

在安樂行品說：「一切世間，多怨難信」。雖然這些是經文，可是不知道到何世，實現這樣的事。就是在過去的不輕菩薩，和覺德比丘們，看着以身體實行此等的經文。現在不論在「正」·「像」二千年的事情。入到末法時代，在日本國，竟是我日蓮一個人罷？

（轉車輕受法門。六九四）

「竟是我日蓮一個人罷？」，這一句話。是很要注意的。又在那月二十二日，由寺泊寫給富木氏的最後書信裏，還明明的說：

：：：在勸持品說：「諸無智人，惡口罵詈。：：：」我日蓮應驗了這經文。你們怎麼不信這經文呢？「及加刀杖者。：：：」日蓮已經念了這經文。你們怎麼不念這經文呢？「常在大衆中，欲毀我等過。：：：」「向國王·大臣，波羅門·居士。：：：」「惡口見攀蹙，數數擯見出」。「數數」是好幾次。我日蓮被擯出是好幾次，被處流罪是兩次了。：：：

（寺泊書。七〇〇）

在這裡努力說，他自己的生計，跟在勸持品的預言符合，並且諷示在勸持品，誓約了忍受迫害的菩薩，就是日蓮自己。

：：在現代已經有「三類之敵人」，可是若八十萬億那由他的諸菩薩，一個人不見的時候，好像乾潮不滿，虧月不滿似的。若是小澄，可以使月亮漂浮，種樹，可以使鳥兒棲止。我日蓮，按着八十萬億那由他的諸菩薩的代官，就說這個。所以我

是蒙那諸菩薩的守護的。：：

(寺泊書。七〇〇)

在這遺文裡說，「按著代官」，又說「蒙守護的」，是日任迹化菩薩的代官；可是在實事這就是日子不多，稱呼本化上行的前提。那是等着將來在佐渡，開顯本化的緣故。

聖人接著由佐智，到寺泊的天高氣清的秋氣，就入了思索了。這思索，在北海的孤島，佐渡的冰雪裡，結晶甚麼寶玉呢？

第三章 佐渡時代

一、塚原的冰雪

從此以下，就要講說，聖日蓮一生的正宗分，就是在佐渡三年的生活和事業。可是把

在佐三年的期間，可以分爲兩個部分。第一是起文永八年的末期，到文永九年，年底的一年兩個月。這是在佐渡的序文，並且是在鎌倉時代的結論。在這期間的中心事業，是文永九年二月，埋在塚原的永雪裡，預想着自己的死，就著了開目鈔。這是最明顯的證明，在佐渡以前的法華經行者日蓮的書。第二是起文永十年一月，到十一年三月，被赦免流罪的一年三個月。這是在佐渡的正宗分。在這期間的中心事業，是在文永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浴着一之谷的春光，懷着洋洋的希望，著了觀心本尊鈔。這本書，正是聖人自家信條的體系，並且是本化教學的根本組織。在這兩個中心事業的前後，所做的書和信，都是序文・畧釋，或是扶釋。請讀者在明白聖人的佐渡生活和那事業以前，記得這兩個大中心，就是了。

文永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聖人坐的船，打寺泊港開了船。可是被日本海的強風和大浪所苦，第二天就是二十八日，纔到了佐渡的東南海岸，松之崎濱地方了。可是流罪人日蓮在十一月一日，被捨在大野村的塚原三昧堂了。這三昧堂，是在墳地傍邊一個小草

堂。在墳地施行葬禮的時候，用這個草堂。所以原來沒鎖門，又沒有人住的設備。聖人被捨在這麼樣的草堂裡，不但不給火，也不給吃的東西。這是本間氏要使聖人，凍餓死的計劃。寫在那時光景的文字，在他的遺文裡不少了，可是在左邊揭示其中的一兩文字：

：：：在十月十日，打相州裡依智起身，到十月二十八日，趕到了佐渡島。在十一月

一日，被捨在本間重連宅後邊，叫塚原的山野裡了。那兒是像在洛陽（現在的京都市）的蓮

臺野似的，捨死人的地方。在那兒有六尺見方的草堂，可是沒供着佛像，棚頂的板縫兒，也不合著，並且四壁都荒敗了，所以雪下的累積不化。在這處地方，打開皮

繆，穿上蓑衣，徹夜過日子。在夜裡雪雹不住，在白天太陽不照，實在是覺著不放心的住處。：：：嘆！喜歡啊！檀王被阿私仙人所責，得了法華經的功德了。又不輕

菩薩，被上慢的比丘們的棍子所打；所以人們誇賞他，是「一乘的行者」。現在我

日蓮，在末法時代生出來，弘布「妙法蓮華經」的五字，遭了這樣的責苦。佛滅之後，二千二百多年之間，大概天台大師也不體驗，「一切世間，多怨難信」的經文。「數數見撰出」的明文，但是我日蓮一個人，色讀了。：：：

（聖人自叙傳。一三九八）

這是多麼慘憺的情形呀！多麼悲壯的心境呀！又把這情形，在給妙法尼姑的回信裡寫說：

……打村里遙遠離開的野地，和山坡的中間，有叫塚原的三味所（填地也）。在那兒有六尺見方的草堂，可是棚頂的板縫兒，也不合着，四壁都荒敗了。所以裏頭雨下的像外頭似的，雪累積屋子裡了。佛像也沒供着，而且筵草蓆，一張也沒鋪。可是我供着本來奉持的教主釋尊，拿着法華經，穿上一件蓑衣，戴着一頂笠，過了數天，可是一個人也不見，也不給吃的東西。……（與妙法尼回信。一七八〇）

在山上累積大雪，在野地裡颯冷風，而且在三味堂的四面，有累累的白骨和墓碑。所以在塚原的冬天，是更寂寞了。聖人，在這樣的環境裡，住到第二年四月，共總六個月之間，皮膚交冰雪，臉面曝風雪了。後來入身延山之後，回想在當時的悲慘的境遇，寫了一個文字，就痛切的說：

……我日蓮，若是像在外邊看似的，是在日本第一的僻人。在我們國六十六州和兩

座海島裡，所住的有千萬億的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上下萬人，全都怨恨我。佛法傳到日本國以來，已經過了七百多年，還沒有爲法華經，被人們這麼怨恨的人。也沒聽見說過，在月氏和漢土的地方有；又不覺着在此等國裡有。所以我是在一閻浮提（世界）第一的僻人。……並且這次的斥逐及死罪，可是他們怎麼想了呢？把我發往佐渡了。本來被發往那座島的人，大概生存的很少。我纔到那個地方，所以人們就想我是比殺害謀叛的罪人，還重。……因爲在北方的習慣，所以冬天颯風更利害；而且雪下的很深，我穿的衣裳很薄，又吃的東西很少。……住的地方，是在芒花和菅茅叢生的野地，三味原裡頭，有一個很荒敗的草堂。在那個草堂裡，打翻頂漏雨，從破壞的塔壁，風隨便颯進來。在那樣的塔壁傍邊，白天和夜裡，在枕頭邊兒聽的，是清揚的風音，早起和晚上，遮避眼睛的，是埋着遠近的道兒上的雪。我現身經過餓鬼道，墮在寒地獄了。……

（與法蓮房書。一一六六）

這麼悲慘的生活！那肉體，遭着餓鬼和地獄的責苦；就是在飢餓和冷凍裡，想起不輕菩薩，並且味識上行菩薩的自覺了。那精神實在有吞吐三世，包括天地的氣派。這樣

的心理狀態，拜念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打這水雪裡，送給富木氏的信，就可以明白了。這封信，是到了佐渡島之後，最初的消息。若是把這封信，對照在十月二十二日，由寺泊寫給富木氏的信，看的時候，上行的日蓮，追序現出來。以那封信，爲在佐渡時代以前的最後的信，拿這封信，爲到佐渡最初的信。現在在下邊揭示這封信的全文：

這時候是十一月下旬，所以在相州鎌倉住的時候，想着四季的變化，各處都是一樣；可是來到這北海佐渡島以後，颯寒風很利害，有時候，一點兒霜雪不下，可是看不見太陽〔註〕在冬天的裏日本是陰天多的緣故。現身感着八寒，人心同禽獸一樣，不知道「主・師・親」，何況佛法正邪和導師的好壞呢？這些個事，暫時不論。在過去的十月十日，您打發跟着我來的人，我從寺泊把他打發回去的時候，寫了一個法門，託那個人，給您帶回去了。大概您推量了罷。已經在眼前〔註〕開凡體的日蓮，就顯出靈體上行轉生的日蓮來的事，已經在眼前的意思。。佛滅之後，二千二百多年間，在月氏・漢土・日本，及一閻浮提裡頭，……雖然天台，傳教，大約奉釋了；可是把他們保留弘布的一大事的秘法，我在這國最初弘布了。日蓮豈不是那個人〔註〕即上行菩薩。麼？前相〔註〕古來聖賢降誕的時候，或是聖賢宣布大法的時候，大概有瑞相。已經顯出來了。

。在已過的正嘉之大地震，是在前代還沒聽過的大瑞。這是在神世十二代，人王九十代，和佛滅後二千二百多年，未曾有的大瑞。……若是弘布大法的時候，爾前〔註〕在法華經已前的諸佛經和連門〔註〕在法華經裡頭，把前十四章叫連門。的經教，一點兒也沒有利益。……法已經出來了。前社也超過先代了。據我日蓮畧爲考察這個，這是時代使然的緣故。在經顯裡說：「有四導師，一名上行，……：關於流罪，請別那麼嘆息。在勸持品說：

◀ 在不輕品說：。生命有限，不可愛惜。到底可顯的是佛國云云。敬復

富木入道大人台鑒

日 蓮 押

文永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若是跟這遺文對照寺泊書說：「按着代官，說這個」，那文是迹化的代官。這文是在言外暗示，本化的日蓮。「我日蓮，豈不是那個人麼？」，這句話是洩出日蓮，就是上行的密意。又模糊的引用：「經曰，有四導師，一名上行」，的經文，稍微的證明自己的地位。在這信裡說：「佛滅後，二千二百多年，未曾有」。又說：「若是弘布這大法的時候，爾前和迹門的經教，一點兒也沒有利益」。又說：「法已經顯出來了」。拜察

這些聖語，就可以明白，這都是上行的日蓮，將要發表當身的大事，就是觀心本尊鈔的預告。所以這封信，就是自覺上行的第一聲。而且在這文字的發端，寫現在的苦境；在末尾，暗暗表示決死的覺悟說：「生命有限，不可愛惜。到底可願的是佛國」。因為這聖語，可以拜察，在當時聖人悲壯的心境。

對於被鎖在這樣的冰雪裡，並且又被飢餓所苦的流罪人生活，依然不絕「三類之敵人」。就是在那座島住的禪宗和念佛門徒，一聽說日蓮到佐渡來，就打算要託言問答，謀害聖人。可是本間重運，按著自己的責任上，沒有理由兒，就不能殺害要緊的流罪人。這麼着，重運自己監督着這個問答了。他們以在佐渡的念佛僧，名叫「唯阿」的爲首領，由奧羽信越地方，招來好些個僧徒，於第二年正月十六日，在塚原，由本間氏的監督，實行問答了。在那時的情形，也引用聖人的遺文，如下：

：我聽說，在佐渡的持齋，念佛行者，唯阿彌陀佛，生喻房，印性房，慈道房們的好幾百名，聚在一塊兒，就協議了。他們會議的時候，有人說：「很有名的阿彌陀佛的大怨敵；並且一切衆生的惡知識日蓮房，到這個地方被處流罪了。被發往這

島的人，假使沒有甚麼特別的事，也不能始終的生存。又就是不被殺，也沒有能回國的希望；所以我們打死他，也沒有譴責。因為他只一個人在塚原住，就是怎麼剛強，可是在那沒人的地方，所以我們，在那兒聚在一塊，射殺他就成了」。又有人說：「我聽說假使沒有甚末特別的事，也該斬他的頭，可是因為執權（時宗）大人的夫人懷姙，所以暫時，他沒被斬。到了兒一定斬首的」。又有人說：「把斬日蓮房的謀計，可以跟本間大人商量商量」。在好些個提議裡，關於這個提議要協議，好幾百人，聚在「守護所」了。那個時候，重連說：「由幕府下了別殺他的副狀，他不是可蔑視的流罪人。若是有乖錯，那是我重連的大過失。所以各位別那麼辦，只用法門可以攻他」。這麼着，在正月十六日，念佛行者們，把淨土三部經，或是止觀，或是真言甚麼的，掛在小和尚的脖子上，或是挾在腋裡，就來聚一塊兒了。因為不但是在佐渡的和尚，就連從越後・越中・出羽・奥州（信濃）……等的地方來聚的法師們，所以在塚原草堂的前邊和在山野，有好幾百人，並且還有本間重連弟兄一家子。這以外，來聚在農家的入道們，不知道多少人了。念佛行者各各罵我。真言僧

，各各失顏色，他們嚷着說：「天台宗能夠勝！在家的人們，罵着我說：『我是出名的阿彌陀佛的敵人』，那聲音都很大，就響動四方，好像震動雷電似的。因為我日蓮暫時使他們嚷，等嚷完之後，就說：『你們蕭靜點罷！你們到這兒來的，不是要問答法門麼？可是罵我沒有理由！』，所以本間重連和好些個人說：『是啊！』就推了做譏諷的念佛行者的腦袋。不大的工夫，問答開始了。把他們所說的止觀・眞言和念佛的法門，我一個一個的，照着經論，就辯駁，說伏他們了。連接着詰問又詰問，他們不過說了一句二句話，就都失敗了。因為他們是比在鎌倉的眞言師・禪僧・念佛行者和天台僧，還無氣力的人，所以這情形可想而知。這是好像拿快刀切瓜，又像大風颳倒敗草似的。：

（聖人自叙傳。一四〇〇）

在鄉下的法師們，那兒能夠敵得住，很鍛練的「法華經行者」的獅子吼呢？他們一個人走了，兩個人走了。工夫不大，都走了。竟是留了些個在積雪裡的东西，就是很狼藉的脚印兒。這末着，本間重連，也要回家。那時候，聖人叫本間說：

「閣下多踏上鎌倉去呢？」

本問回答說：

「我打算叫底下人們，辦完農事之後，七月的光景吧。」

聖人又說：

「拿弓箭的人，若是遇見公共的大事，應當要立功，就能受領賞地。雖然閣下說，種田地，可是不久就要打起仗來，怎麼不快快的上那兒去立功，就得賞地去呢？你們弟兄，真是在和州很出名的武士。然而若是因為在鄉下種地，就耽誤了打仗，那是很可恥罷。」

（聖人自叙傳。一四〇二）

重連聽這話不懂，是怎麼回事，可是他對於聖人，剛纔論破法師們的技倆，很佩服了。所以對看着有自信似的預言者的說話，就覺着有點兒恐怖了。

果然到了二月，在京都六波羅有亂事，接着在鎌倉也有亂事了。重連接到那個亂事的急報，切實感激了聖人的神力。他從此以後，就信服聖人了。

在這麼雪裡的謫居生活，成了聖人的幫助的，有三個人了。就是阿佛房夫婦和最蓮房

。這夫婦是救了聖人飢餓的恩人，最遠房是同聖人的宗教共鳴的道友。阿佛房俗名叫遠藤爲盛，是「北面的武士」〔註〕（後鳥羽太上皇，打算征討鎌倉政府），跟着順德上皇，來到佐渡，上皇在這個地方殞天之後，就守衛其皇陵，趕到了當時，過了四十多年，他修行念佛，自己稱呼阿佛房了。這個人，最初在夜裡，上三昧堂去要殺聖人，可是結果，跟聖人問答之後，被聖人感化，就成了很熱心的信者了。供養被捨在雪裡草堂的聖者的人，就是阿佛房夫婦。他們夫婦，因爲供養聖人，所以遭了好些樣的迫害，可是誓死，到最後伺候聖人了。到後來，聖人回想這個事情很感謝，就寫了一封信給阿佛房夫人說：

：：因爲我日蓮，被發往佐渡島了。所以在那座島的「守職職」：：等，隨着國主的處置敵視日蓮。萬民全都從其命令。因爲鎌倉的念佛行者・禪・律和眞言僧們，吩咐他們（在佐渡各宗的僧徒）說：「你們無論如何，別讓日蓮再回到鎌倉來」。又極樂寺的良觀們，也請求武藏前司（北條宣時）大人的私命令書，使他們的徒弟，把那道書，拿到佐渡去，敵視我日蓮。所以實在沒有救命的情形；可是佛天的處置，那不論。領主和念佛行者們，要詰責密秘來往我草堂的人，就白天夜裡，都有人監視日蓮的

庵室；可是使阿佛房背着飯筒，夜裏屢次到這兒來的事，在何世可以忘呢？只是我慈母轉生，在佐渡島麼？……又因為這個，或是由住所被逐，或是被責，或是被沒收住宅甚麼的，可是到了兒，始終如一的不改變了。……

（與千日尼回信。七五九）

這是送給阿佛房夫人的信。由各宗派的僧俗，受迫害三年，可是始終不變的供養聖人，所以聖人給她起名「千日尼」了。

阿佛房夫婦的率直和親肯，能幫助聖人的外面生活；可是最蓮房的信仰和理會，能豐富聖人的內面生活了。這最蓮房，他本來是天台宗的一個學僧。因為一個事故，就被發往佐渡了。他身體柔弱，可是人很聰明；這個人受聖人的教訓，是很感激，就成了聖人的弟子，改名日淨了。他的信仰和理會，都是進步的很快。聖人在作渡發表好些要緊的法門，可是大概對最蓮房日淨發表的。就是在二月十一日，對於最蓮房的質問，回答的，生死一大事血脈鈔，和在二月二十二日，寫給他的草木成佛口決，這兩篇文章，是在著述開日鈔以前的重要文字。到了四月十五日，寫給他的，是得受職人功德法門鈔，又

在著作觀心本尊鈔之後，給他的，是諸法實相鈔，當體義鈔；這些文字都是把聖人自證的法門，發表的書。最蓮房，實實在在，是聖人在佐渡三年間的流罪人生活裏，唯一的心友了。不但是在理會上，而且在情誼上，也有很優雅的濶情。聖人在四月十三日，送給他的回信裡說：

華翰的意思，我全都明白了。由京都送來的好幾樣東西，全受納了。在鎌倉住的時候，老看這樣的東西，可是被處流罪，來到這島之後，還沒看見過。我想這樣的東西，在邊土的小島，實在是珍品了。在華翰裡說：「既然從已過的二月初間，成了您的徒弟，就信服了。從此以後，我本來是凡人，可是若被您所想弟子的一分，我覺得很恐懼。：：：」。：：：捨了念佛，真言等等的邪法和邪師，就成了我日蓮的弟子，是很感謝的事。：：：好好兒的勉勵勉勵罷。自然的從過去的二月裡，教給您，要緊的法門了。到了兒，在四月八日，夜裡寅刻，以「妙法本因戒」，奉令受職，灌頂了。得了這受職的人，就是現在也怎麼不成妙覺佛呢？：：：我日蓮這次要成佛，您怎麼能離開我，就是在惡趣〔註〕地獄，餓鬼等，呢？：：：因為我這樣想了又想，所以雖

然我們是流罪人，可是身心都很喜歡。在晝夜論談要緊的法門；時時刻刻的味識成佛的道理。這樣的過日子，所以送的年月，覺着不久，又過的時刻，覺着也不大。：：從切初以來，蒙父母主君們的斥逐，就往遙遠的海島，被處流罪的人也不少，可是在這些流罪人裡，沒有像我們似的那麼很歡喜的人。所以我們居住，就修行一乘的地方，無論什麼地方，都是「常寂光的都會」。若是成我們的弟子和檀越的人，一步也不用走，就可以見「天竺的靈山」，又晝夜的來往「本有的寂光土」。這事是很喜歡的，沒有可形容的話了。因為喜歡的了不得，所以我們定一個約會罷：「若是您的斥逐，快快的被赦，回到京都去，我日蓮就是鎌倉大人說：「不赦」，也禱告諸天：：等，回到鎌倉去，就要寫一封信，發送京都去。若是日蓮先被赦，回到鎌倉去的時候，禱告佛天，就使您回到京都去」。敬復。

最蓮房台鑒

日蓮押

四月十三日

成佛的時候，一塊兒成佛。赦罪的時候，也是一塊要被赦。這是多們優雅的情誼呀！

在孤島的冰雪裡，現出「寂光淨土」來的內面生活的充實，和這倆流罪人，相抱相擁很喜歡說：「送的年月，覺着不久」，就流淚的心境，是多麼美麗呀！實在聖人悲慘的謫居生活，是仗着阿佛房物質的給養，和最蓮房精神的共鳴，好像開了花又結了果子似的了。

這樣聖人，在佐渡的風雪裡，十分嚐着流罪的苦惱和自證的法悅的時候，可巧這時，在鎌倉起了一個亂事；就是在京都南六波羅的鎮台，北條時輔，對於鎌倉懷着不平，就起了叛亂了。

時輔是最明寺時賴的嫡子就是執權時宗的哥哥。所以他是應該當執權的；可是被貶，成了京都的「守護職」。因為這個，他很怨恨鎌倉政府，到了兒起了叛亂了。那時候，在北六波羅的守護職是北條義宗（北條長時的第二子）。他立刻就告訴鎌倉了。這末着，執權時宗，趕快下了討伐他哥哥時輔的命令。義宗在二月十一日，突然襲擊南六波羅，慶殺了時輔的一家子了。又到二月十五日，北條公時和教時，左袒時輔的陰謀露出來，鎌倉也變成了「修羅的巷」。這是在北條一族的「同族相打」。這樣事情，聖人已經在立正安國論裡預言過。這就是「自界叛逆難」。在這兒，北條時宗，纔感服聖人的預言

應驗，就釋放了日朗們五個人。在那一年三月二十日，從佐渡島寫給在鎌倉的弟子，和檀越的信裡，寫這個事情說：

：：從寶治的打仗〔註〕寶治是年號。北條時賴，滅三浦氏一家子

以後，已經過了二十六年。到了今年，二

月十一日和十七日，又有打仗。：：：在藥師經說：「自界叛逆難」，就是這個。

在仁王經說：「聖人去時，七難必起」。：：：我日蓮雖然不是聖人，可是因為把法

華經，像佛說的受持，所以也就像聖人似的。：：：過去的年，九月十二日〔註〕龍

法難那一天。

，家逐斥的時候，高聲的絕叫說過：「我日蓮是這關東一族〔註〕叫執權北條一族。的棟

梁。日月，龜鏡和眼目。若是日蓮去的時候，七難一定起來」的，就是這個亂事。

僅在六十天，乃至一百五十天，這們短期裡，起了這件事麼？可是這個是花報。

若是成了實果〔註〕暗示他國侵略。的時候，有多麼悲嘆呀！：：：。

（佐渡書。八九二）

已經應驗了內亂的預言。時宗很怕了外寇的預言，也要一定應驗的事。這麼着，發布鄭重的保護日蓮的命令，就立刻傳到佐渡島了。

又在佐渡的本間重連，因為在塚原問答的時候，聖人對他所說的預言，現在應驗了，所以他很驚訝，拜謁聖人，就脆坐說：

請救命啊！在已過的正月十六日，您說的話，是如何的疑惑了，可是日子不多，在三十天裡，就符合了。又蒙古國，一定來攻罷。念佛無間地獄，也是一定罷。我要以後，永久的不稱念佛了。……

（聖人自叙傳。一四〇三）

這麼着，聖人對於重連，懇切的教誡了。重連那一天晚上，坐快船向鎌倉動身了。因為由鎌倉的命令和本間氏的歸依，所以聖人的生活，比以前好了一點兒了。去年十一月，聖人到了佐渡島塚原的時候，立了一個案，（開目鈔，上下二卷的著述）這個案到了第二年二月，纔寫完了。

……從去年十一月，立意作開目鈔的文字，已經作了（上下）兩卷了。……

（聖人自叙傳。一四〇三）

這實在是鎖在塚原的水雪，預想着自己的死滅，就寫出來的文字。

……若是我被斬首的時候，我要打算留下我日蓮的一個不可思議的事，就立意了。

……

(聖人自叙傳。一四〇三)

聖人是在被發往佐渡之後，還不知道何時候斬首的，那麼危險的境遇。

……又怎麼了呢？到佐渡島去了。人們說：今天要斬我，明天要斬我，可是四年
……

(報恩鈔。一四九九)

看這遺文，就可以明白聖人的生活，有多麼前險了呢？在被餓・凍逼迫，而且被刀劍包圍的聖者，預想着死滅，寫的文字上，就漾着救世的熱淚。剝皮爲紙，出血爲墨，碎骨爲筆，寫的文字，不是普通的文字，這就是聖者的靈魂本身。所以可以說是活文字。

……有像獅子王似的精神的人，一定可以成佛。比如我日蓮……

(佐渡書。八二八)

佐渡書，是在成功開目鈔的第二天，送給他的弟子和檀越的書。可是現在這一句話，不是以千鈞重量，鞭撻我們的心麼？

由這麼悲壯的因緣，就完成的開目鈔的內容，是甚麼？下節再說罷。

二、著開目鈔的動機及其內容

我們打算要知道開目鈔，是甚麼書？先得知道，著述這本書的動機和目的。住在鎌倉時代的聖人的生活，難了又難的，實在是可怕的生活。他的徒弟和檀越們，特別在眼前看見在龍口的斬刑，及發往佐渡的流罪。所以他們的心裏頭，就起了疑惑的雲彩，就變成了動搖和惑亂的暴風雨了。可是這不能說，全沒道理。聖人關於這個事情，在給上野氏的信裡說：

：：因為我日蓮的弟子，少輔房，能登房，在名越的尼姑們，是齷刻・懦懦・愚痴，而且自稱智人的人，所以發現這麼事件的時候，他們就得了便宜，使好些個人，墮落了。：：
(一五五三)

：：在我的弟子和檀越們裡頭，膽怯的人，大概墮落了，或是有退轉的心。：：

(與辨殿尼信。九八七)

看這遺文就可以明白，在龍口和佐渡的法難，影響他的門徒甚大。就是從聖人費了十

九年的工夫兒，所建設的教團裡頭，現出三位房日行，少輔房，能登坊，及名越的尼姑……等來，他們率先打算要顛覆教團的基礎了。這是在聖人，比直接經驗的火攻和斬罪，還忍受不了的事。又是不能放任的大事件。這個教團的動搖，就是著作開目鈔的動機。

那個身體，就是在北海孤島裡的流罪人，在很荒廢的三昧堂裡，送着悲慘生活的聖者，還有這樣內魔的襲擊。萬急的問題，是鎮壓動搖的事；可是先得十分的調查那個動搖的原因。按照信仰堅固的弟子和檀越的報告，他們向來關於聖人，懷着疑惑和不信，可是看見在龍口的斬罪和發往佐渡的事，就嘩啦的一下子，勃發起來了。膽怯的弟子和信徒都這們想：「我們的老師傅，十九年的工夫，嘎聲的絕叫「四箇格言」，就實行折伏逆化的教導；可是這樣的化導，是法華經行者的行動麼？在經裡說：「諸天晝夜，常爲法教，而衛護法華經行者」，「現世安穩，後生善處……」。可是我們的老師傅，草庵被燒，被斥逐住處，受了刃傷，坐了斷頭之席，被發往海島兩次，在十九年之間，沒有一點兒安寧的日。像這樣子也可以說是法華經行者麼？像我們老師傅似的那麼激烈的傳教

法子，是和經文的精神相合麼？」。這樣的疑惑，在他的弟子和信徒的心裡忐忑不定。那疑惑就漸漸兒的高起來，到了兒，趁着這次斬罪和流罪的機會，就動搖了。把這個情形，在佐渡書裡說：

：：像信我日蓮似的人們，日蓮成了這樣的狀態，就起了疑惑，捨了法華經的信仰；不但是這個，反倒教訓我日蓮，就想着「自己是聰明」。這樣的邪人們，比念佛信者墮在阿鼻地獄還久。這是很可憐，沒有可形容的話了。：：「日蓮御房，是我們的老師傅。可是他很剛毅，我們要柔和的弘布法華經」。：：。

(佐渡書。八三四)

聖人像這遺文似的，詳細考察動搖的原因，就是疑惑了。這麼着，他把算要鎮靜動搖，挽回教勢，總得把他們對於自己的疑惑，消滅了。這是聖人預想着自己的死滅，所辦的根本應急策。所以現在別的事情，都不用說了。開目鈔，是有這樣的必要，就著作的書了。試看在左邊的遺文：

：：我不是法華經的行者麼？因爲這疑問，是在這本書的心肝，並且在我一期的大

事，所以在各處寫這個；而且要擬個回答。……

（開目鈔。七七四）

按着這聖語，就可以明白開目鈔的目的。可是這本書的題目，是按着要開人們疑惑的^A眼目，使他們正視法華經行者日蓮；並且使他們正信日蓮和法華經的意思，就命名的。就是照着道理，引用經文，並且徵之實行，自左右前後證明了法華經行者是日蓮。這就是開目鈔。『日蓮十九年的工夫，在身·口·意的三業，十分的修行「法華經主義」。若是這個人，不是「法華經行者」，誰是法華經的行者呢？「折伏的化導」，是自然而然的法華經的修行。「不惜身命的活動」，是自然而然的法華經行者的動作。大小好幾樣的法難，那是「現在安穩」的前提。忍受所有的迫害，合意能夠修行法華經，這不是佛天的守護麼？若是將來天下萬民，和好些佛乘，都成了一佛乘，單是妙法繁昌的時候，萬民一同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纔展開真正的「現世安穩的世界」。然而你們不知道這個道理，懷着疑惑，起了動搖。若不說這個，是愚痴迷盲，說那個是愚痴迷盲呢？你們得快快的開開迷盲的眼目，正視我日蓮。在這兒纔能看出「法華經行者日蓮」來，以這個人為具有「主·師·親·三德」的導師，就可以信仰罷」。這麼教諭他的弟子，和檀越們的，

就是開目鈔。現在引用開目鈔的文，要證明這個意思，如下：

……若是我日蓮，爲法華經，屢次不被處流罪，「數數」的兩個字，怎麼講呢？這兩個字，連天台，傳教，還沒念過；況且別人呢？因爲在末法起初的證驗，就是「恐怖惡世中」的金言，已經應驗的緣故，所以竟是我日蓮一個人，念了這兩個字

○……

(七七三)

……那麼誰被衆俗惡口罵詈呢？那個僧人，被刀杖打呢？因爲法華經，那個僧人被人們纔奏公家和武家呢？那個僧人，「數數見擯出」的屢次被處流罪呢？我日蓮以外，在日本國裡，要我也找不出那樣的人來。

(八一三)

……我和我的弟子，雖然有有些個難，可是沒有疑心的時候，自然的可以進到佛界了。別疑惑沒有佛天的守護的事！別嘆息在現世不安穩的事啊！……

(八一九—二〇)

……叫日蓮的人，在文永八年，九月十二日，子丑時刻，已經被斬首了（註）這一句話很奇怪似的；可是說「被斬首」的，就是在龍口，凡體の日蓮，精神的被斬害，立刻就變成了靈體の日蓮（本化上行菩薩轉生的日蓮）的意思。所以在宗學上，把這一句叫「開顯人之聖語」。因爲這

本書，是我日蓮的靈魂，來到佐渡島，第二年二月，在雪裡寫了這書，就送給有緣的弟子，所以顯善害怕；可是沒有可怕的，……

(八〇四)

按照以上的聖語，就可以明白，開目鈔，是聖人打算要脫了凡體的日蓮，就顯出本化上行轉生的日蓮來；因為這個，使不信的門下，發生信心，以鎮壓教團的動搖，所做的書。這就是著開目鈔的動機和目的。那麼，其內容是如何？現在改行寫出這個來罷。

開目鈔，是拿像已經說過似的目的，所做的熱血的文字。在發端，列舉在中國儒教，在印度的外道教和佛教，講說了。這三教有教義的廣狹淺深，可是在上邊立了「主・師・親三德」，在下邊明了「忠・孝・敬」三道的地方，三教都一樣。所以若是在下位的人，對於上位，或是怠慢三道，或是違背這個的時候，就立刻成了不被三教，容赦的「人非人」。特殊在佛教的釋迦佛，竟是他一個人圓滿的具有三德的佛陀。所以在俗世的主君・老師・父母，不論甚麼人，都得模範釋尊，修養三德。又在俗世的臣民・弟子・子孫……等不論誰，都得信仰釋尊，修行三道。像外道教，儒教什麼的三德，主德限于主，

沒有師德和親德，那不行。師德，限于師，沒有主德和親德，也不好。又親德，限于親，沒有主德和師德也不成。若是在三道裡，忠道偏在忠，孝道偏在孝，和敬道偏在敬的時候，到底不能實行圓滿的道德。要言之，佛教以外的諸教和諸道，若是不靠着佛教的時候，不能達到道德的究竟目的。所以在開目鈔說：

：：大覺世尊，是一切衆生的大導師，大眼目，大橋梁，大船師，大福田：：等。

在外典，和外道的四聖·三仙，雖然其名是聖，可是其實是三惑未斷的凡夫；雖然其名是賢，可是其實不明白因果的道理，好像嬰兒似的。以他爲船，可以過生死的大海麼？若以他爲橋，不能過六道的巷。我的大老師，連「變易」還過去了；況且「分段生死」呢。連「元品無明」的根本，也打倒了，況且「見思」枝葉的魔惑呢

。：：。

(七五〇)

且人這樣講說，就先警告，「對於三德圓滿的釋尊的御使（法華經行者日蓮），起了疑心，就動搖的弟子和檀越們，在儒·外·內三教，也不能收容；特別這是在佛教不容赦的行爲」了。

據接着前文所說的意思，如下：「佛教是很洪澗的。在那裡頭有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又有假說的權教和實說的法華經。其中，法華經，是釋尊講說自己本懷的佛經。在這經典裡，靠着他的徒弟「二乘作佛」和老師（釋尊本身）的「久遠實成」，說過最深遠的「一念三千」的教義了。真言宗和華嚴宗，偷盜這個教義去，就成了自派的筋骨。若是按着天台宗說，關於中國的天台大師和日本的傳教大師，暫時不論。至少在現在全都變成眞言，反倒喜歡了。在這兩宗以外的好些個宗派，連「一念三千」的名稱，也不懂。不知道以「一念三千」的教義，成就了釋迦本佛的三德，就犯了不知恩的大罪的，就是現在的佛教徒。指摘那樣的大罪孽，要打算把萬民，由塗炭的苦惱裡，救出來，按着「法華折伏，破權門理」的金言，起了強大的菩提心，而且立了遭遇甚麼迫害，也不退轉的誓願，二十多年以來，始終不改變，爲法華經，和爲人類奮鬥的人，除了我日蓮以外，一個人也沒有。還有這麼忠義釋迦本佛的入麼？」。就是在本文說：

：：這次起了強大的菩提心，就誓願不退轉。已經二十多年的工夫，傳教這個法門；可是一天比一天，一月比一月，一年比一年的難重起來了。小難是無數，大難是

四次。其中兩次，暫時不論。王難已經及兩次。這次已經危及身命。而且我的弟子檀越，那不用說了，以外就是僅僅聽我說教的人們，也都被處罰重罪了。像謀叛甚麼的人似的。：：若是沒有我日蓮，以誰爲「法華經的行者」，就幫助佛語呢？：：

(七七〇)

看一看這聖語，就可以明白他的精神罷。聖人更說：「被法華經壽量品，所開顯的本尊，是其尊貴・高尚的程度，好像在天上的明月似的。阿彌陀佛，大日佛，藥師如來：：等，是在地上的萬影似的。在十方世界的菩薩們，一位也沒有不是釋尊的弟子。所以在佛法界，本佛釋尊的三德，是絕對的御德。若是有不以三道的忠誠，奉報這三德者的人，那不是人。就是跟不知恩的禽獸一樣的意思。在本文說：

：：現在既然久遠實成的（釋迦牟尼佛）現出來，在東方藥師如來的日光・月光，阿彌陀如來的觀音・勢至，乃至在十方世界諸佛的尊弟子，大日・金剛頂等的兩部大日如來的御弟子，諸大菩薩，全都教主釋尊的御弟子。既然諸佛，是釋迦如來的分身，諸佛的所化（弟子），那不用說了。何況從此土的劫初以來，有這世界的日月衆星

：：等。這不是教主釋尊的御弟子麼？可是天台宗以外的諸宗派，都迷惑本尊了。俱舍・成實和律宗，以「三十四心斷結成道的釋尊」爲本尊。像天尊的太子迷惑，就想「我是平民的一個兒子」似的。華嚴宗・眞言宗・三論宗和法相宗的四宗，都是大乘的宗派。法相，三論，立了相似「勝應身」的佛，爲本尊。像天皇的太子想「我的父親，是一個武士」似的。華嚴宗和眞言宗，降下釋尊，以「盧舍那佛」，「大日佛」，決定了本尊。這是王子降下他父親，就隨順彷彿沒有姓的法王似的人了。淨土宗，想釋迦分身的阿彌陀佛，是有緣的佛，（以這個佛，爲本尊），就捨了教主（釋尊）。禪宗，是像下賤的人，有一點的道德，就降下他父母似的。就是降下佛陀，降下佛經了。這些全都是迷惑本尊的。比如在「三皇」以前，不知道父母，人全都同禽獸一樣。諸宗派的人，不知道壽量品，這都是跟畜生一樣，就是不知恩的人

○ ○ ○ ○

（七九一）

被法華經壽量品，所開顯的釋迦本佛，就是真實的三德者。奉仕這麼尊貴的三德者的日蓮，就是真實的三道者。日蓮應該是法華經行者。可是諸宗的人們，不崇信本佛的釋

尊，違背三德，不修行三道，就成了不知恩的人。日蓮打算要矯正這個，所以不得已，賭身命的實行「法華折伏，破權門理」的改革運動了。可是衆愚的俗人，無智的僧侶，及有識僧人的僭聖……等，合在一塊兒，好些樣的迫害聖人了。可是因爲在聖人，本來要「不惜身命」的奉報本佛的三德；所以這好些個大小難，好像是螻蛄的斧，風前的塵似的。唯獨日蓮所願的，是自己成了第二的三德者，以「法華經主義」，先淨化日本國，接着救濟「漢土·月氏·及一閻浮提」。他們受着這樣不世出的「法華經行者」的教化，反倒起了疑心，就惑亂·動搖的人們，不是聖人的弟子，又不是他的檀越。這樣的人們，是對於三德不行三道的人，就是不能免「不知恩之罪」的人。可是聖人，諄諄的慈誨還不止，彷彿是不知道，多踏說完似的；這就是開目鈔的內容。聖人慈愛他的弟子和信者們的無限溫情，深遠理智和堅固意志，都合在一塊兒，就成了熱血的文字。現在已經過了六百四十多年之後，連我們拜念這本書，也不能不整襟，而且濕袖。況且四條金吾，在文永九年二月，春風駘蕩的鎌倉，拜接打鳥兒都不來往的佐渡島雪裡，送來的這本書的時候，他的感激是怎樣了呢？金吾就立刻，和日昭……等的長老，及大學三郎，

富木常忍……等的檀越們商量，越發增進信仰，鞏固結束了。其結果，就連那麼大的惑亂動搖，也十分之八九鎮靜了。

三、一之谷的春天

因爲在京都六波羅的「守護職」，北條時輔的叛亂，應驗了聖人所預言的「自界叛逆難」，所以執權時宗，很驚訝，就往佐渡發了優待流罪人日蓮的命令。

在北海的孤島，到了春天。到了雪化，花兒開的時候，（四月七日），聖人打他以前決定了臨終的地方的塚原三昧堂，搬到石田鄉裡一之谷的謫居了。這地方可以眺望濼濼的海洋。又在海岸，擺立着巨岩和碧松，景緻很好，而且供養，比從前好多了。又人心也很優雅。在塚原的雪化了，在一之谷，颯起春風來了。流罪人日蓮，越發「心廣體胖」，纔着手發表日蓮一代的本懷的本化信條之體系的預備。

搬到一之谷，第二天四月八日，就是釋尊降誕的聖辰。在那天，聖人對最蓮房日淨，

授「法華本門妙戒」了。在給最蓮房的回信裡說：

：：從過去的二月的時候，天然的教給您，要緊的法門了。到了兒在四月八日夜裡寅刻，以「妙法本因戒」，奉令「受職灌頂」了。得了這受職的人，就是現在，也怎麼能不成妙覺佛呢？：：

(八四〇)

種在塚原雪中的種子，被移到一之谷的春天海邊兒，就開了成佛的花兒。他有多麼喜歡呀！

：：雖然我們是流罪人，可是身心都很喜歡。：：從劫初以來，蒙父母・主君們的斥逐，就往遙遠的海島，被處流罪的人也不少，可是在這些流罪人裡，沒有像我們似的，那麼很喜歡的人。所以我們居住，就修行一乘的地方，不論什麼地方，都是「常寂光的都會」：：

(八四〇)

這遺文，也是給最蓮房回信的一節；就可以看在當時聖人的心境。

在一之谷的村長，近藤清久，跟他的夫人一塊兒，佩服聖人的人格，就很崇拜聖人了。後來聖人，由身延山送給他們一封信了。在這信裡寫了當時的情形；並且懇勸的表示

感謝的意思了。

又到了後來，近藤清久的一個兒子，中興入道，成了法華經主義的篤信家；而且近藤氏的兄弟，（當時一個眞言僧）歸入聖人的宗教，就受戒改名叫日靜。以外清久的一家人，都信仰聖人了。

這樣在海島裡，他的信徒和外護者，像春水似的潤了聖人的生命。加上，打遠遠的鎌倉，過大海來的徒弟，信徒們的訪問和消息，給了聖人無限的慰藉和希望。在四月十日，給富木氏的信裡說：

給我的鷺目（銀錢），如數的受納了。您的善志，沒有可形容的話了。關於法門的事，上回寫了，就讓四條大人拿去了。請細細兒的看那書罷。：：（八三六）

又在五月二日，給四條氏的信說：

您問候我日蓮的諸難了。這是由平常日子的善志。多謝多謝！（八五一）

又對於他的弟子和信者們，勸誘信仰，並且獎勵傳教的事，一點兒不弛緩了。有時候，四條金吾，繕記着聖人的起居，就打發人上佐渡去了。那時候，聖人把開目鈔，託那

個使者，送給四條金吾；並且寫給弟子和檀越的佐渡書了。在這佐渡書的一節說：

在佐渡島，因為沒有紙，所以對於一個人一個人的送信，很麻煩；可是若漏一個人，也是很遺憾的。請有志的人們，會合一處，看看這文字，斟酌斟酌，就慰安罷

。：：。

（佐渡書。八三五）

又在五月五日，寫真言諸宗異目，託富木氏，送給各檀越了。在這本書的序文說：

暗誦罷。老人們，詳細的奉聽啊！不快樂的被赦免的事，別嘆息這個。一定佛天抑制這個罷？：：若是臉上現出願意赦免我日蓮的樣子的弟子，是不孝的人。一點兒不要扶助我的後生。你們各人要知道這個意思。

（八五五）

這是實在秋霜烈日的嚴誠，恰巧像在眼前，聽聖人的叱咤似的。

又在七月二十一日，著真言見聞，送給日昭·日進：：等的高弟了。在其副狀，懇懇注意說，若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各人不用爭論，問問我就成了。那個副狀，如下：

若是有不詳審，不用爭論，寫出那不明白的地方，送給我，就是了。

這本書（真言見聞），是很秘密的書。以前您研究佛學的時候，把您還不能明白的事

，大概寫出來了。在別人沒問您以前，您可以明白就好了。一般從此以後，入到我們教團的人們，把法門問問您罷。彼此就成了師徒罷？

(八六五)

這是多們鄭重的教示呀！按着這文字，可以看見教師，教給學生，不倦怠的態度，就覺着很尊貴了。

在來訪佐渡島的他的信徒和弟子裡，聖人感慨最深的，是一個婦人。抱着一個小女孩兒，由遙遠的鎌倉，越山過海，到佐渡島去，拜謁她老師傳來的事情。纖弱的一個婦人，抱着一個小姑娘，而且懷着離別她丈夫的悲哀心，冒著非常的危險，忍耐着好些困苦，來到絕海的一孤島；就訪問流刑的聖者，這實實在在驚嘆之極了。當時從鎌倉到佐渡島去，好像現在打東京到西比利亞的曠野去似的；或是也許比那個還困難。她是實在靠着信仰力，就奮起的一個女丈夫。在很寂寞的流罪生活的聖者，有多麼感激了呢？那個時候，聖人很喜歡，就給她起法名字，叫日妙聖人。男人反倒不及她的熱誠。所以有應

當給「聖人」的尊號的價值。後來聖人，要報答這個婦人的篤信，送給她的信如下：

……玄奘求法到西天去，有十七年的工夫，走了十萬里地。傳教入唐，僅是兩年，隔波濤三千里地了。可是此等人，都是男人·賢人·聖人，而且是上古。還沒聽過婦人欣求佛法，就踏破一千里道兒的事。龍女的即身成佛，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受了記號，那也許是權化罷？又這是釋尊在世的事。男人和女人，本來性質有分別的。火熱，水涼。漁夫是捕魚很巧妙，獵夫打鹿，是很靈便。又女人是善于嫉物，在經文是這樣說明白了。還沒聽過，在佛法很聰明的事情。把女人的心，譬作清風；假使風可以繫，也不能拿的，就是女人的心。把女人的心，譬作在水面上畫畫兒；因為在水面上，不能有筆跡的緣故。把女人譬作瘋人，有時候是真實；有時候是虛妄。把女人譬作河，一切曲灣的緣故。……應當知道，就是可以見戴着須彌山，渡過大海的人，也不能見這個女人；可以見蒸砂成飯的人，也不能見這個女人。當知，釋迦佛，多寶佛，十六分身的諸佛，上行·无邊行……等的大菩薩，大梵天王，帝釋，四天王……等，像影兒隨着身體似的，守護這個女人罷。這個人，是

日本第一女人的法華經行者。所以模倣不輕菩薩的義，給你起名字叫「日妙聖人」……打相州的鎌倉，往北海佐渡島，其中間，有一千多里地了。隔着遙遠的山海。山是峨峨，海是洋洋。風雨不順時節。山賊海賊，充滿了。在各鎮店，和在港灣的民心，好像是虎，又像是狼似的。在現身經過三惡道的苦惱罷？而且當世，世間紛亂，謀叛人，是比從前還充滿國內。自今年二月十一日，打戰之後，到了現在五月下旬，世間還不安穩。而且有一個吃乳的姑娘，他的父親也不可靠，離別他已經很久。看這情形我寫着很難受，所以在心裡也不痛快了，就擱筆不寫了。

日妙聖人

日蓮押

文永九年壬申五月二十五日

（與日妙聖人書。八六三）

驚異的思念和感嘆的情意，躍動紙上。後來這個女人，上身延山去，拜謁聖人的時候，聖人又說當時的感想，就誇賞她的善志。在那時，聖人看她抱着的小姑娘乙御前的長大，就很喜歡了。以後聖人，寫給她一封信說：

：：因爲蒙斥逐，往佐渡島，被處流刑了，所以沒有來訪問的人；可是以女人的身，能有善志，並且你自己來的事，是實實在在的不可思議。而且這次的參詣，實在沒有可形容的話了。一定有神仙守護着你，十羅刹女，也憐憫你罷。：：若是有什麼事，現出來的時候，請來到這兒，就得了。在山中跟我一塊兒餓死罷！又乙御前長大，就是很聰明罷？再說再說。

(一二九—九五)

一個女人，往佐渡島訪問，是多們使聖人感動呢？那是一看這封信，就可以明白了。

流罪人H蓮，在塚原的冰雪裡住的時候，竟死的影兒被翼，可是搬到一之谷之後，纔浴了復活的光。在佐渡新信徒的供養，及由鎌倉的門徒的消息和訪問，都是在聖人的心

裡，無上的慰安了。對於島人講說佛法，並且勸獎信仰；對於鎌倉的門徒，教授法戰的方法，並且嚴誠修行的懈怠。這樣流謫的地方，倒成了弘布妙法的新中心地，愈發涌出「廣宣流布」的希望來了。

可是在弘布法華經的背後，一定跟着憎恨的影兒。住在島裡的法師們，看見日蓮是流罪人的身，可是越發擴張教勢，吸收他們的信徒，就很害怕，而且很憎恨了。他們想：「若是放着不管這個事的時候，在佐渡地方的人們，全都信服日蓮罷。若是這樣，就沒有我們，生活的地方，怎麼辦好呢？」可是他們沒有進一步，據法論打破日蓮的力量。又沒有用最後的手段，暗殺他的勇氣了。

……若是放着不管這事，我們就要餓死罷！用什麼法子，可以殺這個法師，可是已然在島裡的人們，大概信服他了。怎麼辦好呢？：（聖人自叙傳。一四〇五）

這是他們本意。這麼着，他們聚集商量的結果，決定了：「選擇代表，打發到鎌倉去，在幕府讒訴日蓮」。立刻就選擇：唯阿彌陀佛，性諭房，道觀〔註〕極樂寺真觀的弟子，……等為代表，打發他們，往鎌倉去了。他們在當時的權勢家，「侍所司」北條宣時那兒讒

訴說：

……若是這個僧人，住在島裡的時候，連堂塔一字也就沒有了罷；並且連僧侶一個人也沒有了罷。把阿彌陀佛，投入火裡，或是流入河裏了。晝夜上高山去，對於日月，高聲的呪咀「上」（北條
執權）。那聲音聽到全島裡了……

（聖人自叙傳。一四〇五）

這是「已經這麼樣了，所以請替我們好好的辦理」的意思。在這上訴裡說：「以阿彌陀的佛像，投入火裡，或是流入河裏」，這實在實事上，是無根的謊言。又說：「晝夜上高山去，呪咀北條氏」，這是把以下的實事，就誣告的：就是聖人在島的時候，屢次上山去，向日月，列舉自己值難的事，按着他們在「法華會座」，對於釋尊所做的誓約，聲張大聲音，對於他們說過：「趕快實行誓約罷」。所以在島的法師們，看見這個事情，以為「日蓮呪咀天下」，就誣告了幕府。宣時聽了這話，連會議也不開，立刻就獨斷的發了，如左的私命令：

『若是在島裡的人民，隨順日蓮的時候，把他們由島裡逐走，或是投入牢獄』。

（聖人自叙傳。一四〇五）

這是在當時，因為應驗聖人的預言，在北條一族裡，已經信服聖人的人不少，所以宣時想，在會議席上，或者不能決定罷。這麼着，最憎恨聖人的宣時，獨斷的下了這樣的命令了。聖人在島的時候，宣時把這樣私命令，發了三次。聖人寫這個事件說：

……在佐渡島，作了假命令書，三次。……

（與窪尼信。一七二六）

……又下了命令書。像這樣的，三次了。其間的事，不說出來，也可以推量。或是說「過了（草庵）的前邊，就投入牢獄，或是說「給了那僧人東西」，就由島裏逃走，或是奪掠那個人的妻子。……

（聖人自叙傳。一四〇五）

這麼樣，對於聖人和其信徒，加抑壓，實行迫害；可是那不過是喚起對於聖人的信仰和同情了。迫害是一定生出反抗來的。況且在宗教的熱情很熾烈的時候呢！北條政府，越禁止跟日蓮來往，在島裏的信徒和在鎌倉的門徒，越發跟聖人來往了。下命令三次，是十分的不實行那命令的證據。在迫害和抑壓之下，倒開了信仰的花兒。法華經行者，所住的地方，無論什麼地方，都現出「寂光的佛國」來了。那一年年底，給四條金吾夫人

寫的信裡說：

……假使世界滅亡，也在日本國，一定要成各人，都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啊！

（九一三）

當時在這樣絕海的孤島裡，確是湧出這麼洋洋的希望來了。

這麼着，過了文永九年，迎了謫居生活的第三年，就是文永十年。聖人正五十二歲。這一年，就是在聖人一生的中心，又是點睛他的事業的年。聖人自家信條的宗學的體系，是在這一年，發表了。那就是「觀心本尊鈔」和「寫經的本尊」。前者，是在北海的寒島，也開花兒的時候，四月二十五日，成功的；後者，是在深碧嶺下的盛夏，七月八日，寫出來的。這兩個事，是聖人宗教的中心，而且是以非常的自信和抱負，發表的。

可是這「觀心本尊鈔」的題目，若詳細的說，就是：

「如來滅後五五百歲始觀心本尊鈔」。

這就是在釋尊入滅之後，第五的五百年裡頭，最始觀察「心就是本尊」的道理的書，就是這本書的意思。換言之，這是從釋尊入滅之後，到第五的五百年，還沒見過，那麼最高尚的著作的意思。竟是釋尊的法華經，和自己的觀心本尊鈔，是通三世，渡十方，第一位的意思。又把這本書，送給富木常忍的時候，寫了副狀說：

觀心的法門，寫了一點兒，奉給太田大人，教信御房……等。這個事，是我日蓮當身的大事了。一定要秘密這個罷。若是見無二的志，就可以開拓這個罷？這本書，問難多，回答倒少。因為這是未聞的事，所以使人們的耳目，可驚訝罷？假使給別人看的時候，有三個人四個人同座，可別念這個。因為佛滅之後，二千二百二十多年，還沒有這本書的宗旨。所以我不顧政府加到我的迫害，期限五五百歲，演說了這個。庶幾看見一次的末輩，跟老師·弟子一塊兒，參詣「靈山淨土」，就可以拜三佛的顏貌罷。謹復

富木大人

日 蓮 押

文永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按照這副狀，可以窺知對於這本書，聖人的自信和抱負了。又在寫顯出來的『本尊』裡，他親自寫緣起說：

文永八年辛未九月十二日，蒙斥逐，到遙遠的佐渡島，被處流罪了。在文永十年癸丑七月八日，寫了這個。……

又接着寫說：

……這法華經的大曼荼羅，是在佛滅後二千二百二十餘年之間，未曾有這個，我日蓮，最始奉寫了這個。

在觀心本尊鈔的題目說：「五五百歲始[△]」，在副狀裡說：「還沒有這本書的宗旨」，又在「寫顯的本尊」裡寫：「我日蓮最始[△]」，並且寫：「未曾有這個」。這都是一樣的意思。又在副狀，特意說：「我日蓮當身的大事」。當知，這兩個，是在聖人一生的大事；並且是目的。又若是信服聖人的聖語，就可以明白，這是在世界第一的大事。這實實在

在，是從文永十年的春天，到那一年夏天之間，在洋洋的希望和高潮的信仰之下，所完成的聖人一生的本懷。

：：：于此我日蓮，是怎麼不可思議呢？連龍樹，天親：：等，天台·妙樂：：等，也沒顯出來的大曼陀羅，到末法二百多年的時候，最始，爲弘布法華的旌印，就奉顯出這個來了。：：：
(與日女御前回信。一六二五)

「弘通法華的旌印」，最始，被聖人所織出，所染出來了。「廣宣流布」的洋洋希望的春風，就漫漫兒的颯着這旌印，這麼着，

：：：因爲法王的宣旨，是不能違背的，所以隨着經文，就起了權實二教的戰爭；穿一件忍辱的鎧甲，拿一把妙教的劍，舉起一部八卷的精髓妙法五字的旗子，張了未顯真實的弓，搭上正直捨權的箭，而且坐着大白牛車，就嘩喇的一下子，打破權門：：：有時候，來攻到這兒，有時候，進擊到那兒，攻擊念佛·眞言·禪·律：：等，八宗十宗的敵人，他們或是逃走，或是往後退，或是被我生擒的人，就成我的徒弟了。雖然我或是回攻，或是攻落，可是敵人是衆多，法王的一人，是寡少。到現在

還不住的打戰哪。……

（如說修行鈔。九六七）

這麼樣的勇氣，又生出來了。這遺文，是在著了觀心本尊鈔之後，寫給鎌倉的門弟的書。這樣的法戰的結果，果然成怎麼樣呢？這遺文接着說：

……各人看看！若是天下萬民和好些佛乘，全都成了一佛乘，單是妙法繁昌的時候，萬民一同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就是颯風也不響枝兒，下雨也不碎土，時代就成了義農之世；在今生，除去不祥的災難，就得了長生的法術，顯出人間和佛法，一其不老不死的道理來的時代罷。「現世安穩」的證文，是一點沒有疑惑的了。

……

（如說修行鈔。九六七）

在「廣宣流布」的時候，是把「寂光的佛國土」，現出在這現實的世界來。在「各人看看！現出來的時代」的一句話裡頭，不是躍動無限的自信心和抱負麼？

這麼樣，幕府的一個迫害法子的流刑，反倒給了聖人，完成他的一期大事的好機會，就在北海的孤島，現出「本時」的春天來了。這麼着，在這海島增加了新信徒。又在鎌倉，因為開目鈔，就越發堅固了他的弟子和檀越的信仰。在迫害聖人的幕府裡頭，也現

出來歸心他的人們了。在聖人的內面生活和外面生活，都歡喜極了。在五月十七日，送給最蓮房的信裡，述說了這法悅的情形，如下：

：：因為這樣想了又想，所以雖然是流罪人，可是喜歡的了不得。在喜歡的時候，也流淚：在悲痛的時候，也流淚。淚是善惡共通的。：：接着想現在的大難的時候，就流淚；接着想未來的成佛，很喜歡的時候，也流淚不止。鳥兒和蟲子，雖然叫喚，可是不落淚。我日蓮雖然不哭，可是流淚不絕。這淚不是關於世俗的事的淚。偏是為法華經的緣故。若是如此，可以說是甘露的淚。：：

（諸法實相鈔。九六二）

著作觀心本尊鈔以前，在二月十五日（釋尊涅槃會的聖辰），寫了一篇書，叫法華內證佛法血脈。以這個文字，為著觀心本尊鈔的預備。

這文字，是將要發表本門的大法門的時候，先表示相承那個法門的事。就是闡明日蓮唱道的「法華經主義」，即是說外面的相承，為「釋尊，藥王，天台，傳教，日蓮」；可是內面的相承，為「釋尊，上行，日蓮」。于此聖人，完全具備了可寫現出，「佛滅後

二千二百二十多年之間，未曾有的大本尊」來的資格。

觀心本尊鈔的內容，和寫顯出本尊的意義，在次節要說明。

四、觀心本尊鈔的內容·及寫顯本尊的意義

用信仰化導人們的，是宗教；要實行這個，總得有增進信仰的對象，就是本尊。又要奠定本尊，得精研教義。教義和本尊，一被整理，就可以見宗教的完成。應這樣的要求，所作的文字，就是觀心本尊鈔。

在謙倉提唱立正安國論，在塚原先對富木氏稍微的說，「我日蓮，豈不是那個人麼？」，在開目鈔裡說，「叫日蓮的人，在過去的文永八年九月十二日，子丑刻斬首了。這是靈魂，到了佐渡島來，第二年二月，在雪中寫送給有緣的弟子，……」。這樣告訴靈體的日蓮，就是上行的自覺。在一之谷，宣言「釋尊·上行·日蓮」了。拜念起這些聖語來，都是著觀心本尊鈔的先聲，又是他的預備了。這樣的出來的觀心本尊鈔，應該由上行的日蓮，所看的教義和釋尊纔行哪。

這本書的題目說，「如來滅後五五百歲始觀心本尊鈔」。

因為這個題目，可以明白全篇的內容。「如來滅後五五百歲」，是把釋尊入滅之後，二千二百二十多年間的印度，中國和日本的佛教，按着佛教史上簡節破廢的言辭。「始」，是上行的日蓮，現在在這兒，最始說出「心本尊」的教義來的意思。「觀心」，是始顯的教義，就是「一念三千」。「本尊」，是把一念三千的教義，洗練之後，纔寫顯出來。「南無妙法蓮華經的大曼荼羅」。按着這題目，已經可以明白，本鈔是釋尊入滅之後，聖人拿空前絕後的抱負和自信，就完成了本化特別宗教的最要緊的書。

觀心本尊鈔的全篇，第一是說明觀心的法門，就是一念三千的教義。第二，是因為光顯本尊（南無妙法蓮華經），說明那典據和樣子。第三，是說明在全佛教裡，這本尊的位置。第四，是說明「釋尊・上行・日蓮」的傳統，及授與本尊的事。原來「觀心」的教義，是在佛教中，最高尚的哲學，而且是最深遠的教義。可是因為現在是以一般化爲目的，所以務必簡易的說明。「一念三千」的教義，是先理解「三千」，再理解「一念」，這是一定的次序。「三千」，是三個一千，合成的數兒，可是其實，是暫時借數目的名兒

，表示法華經的「宇宙觀」的。所以若是竟拘泥這個言辭，反倒不能明白這個教理了。在宇宙萬有裡，有兩方面，就是橫的關係（量），和豎的關係（質）。把這「質」和「量」的兩方面，按着哲學網羅來，就看的教義，命名這個教義，叫「三千」。像說神仙，說人間，或是說佛陀，說衆生，或是說天，說地，或是說有情，說非情，或是說草木·國土；：等似的，這樣看去差別界，是宇宙的量。神仙本身，有人間的質。衆生本身，具有佛陀的質。天地本身，有神佛的質。這樣看去無差別的方面，是宇宙的質。若是竟看表面上，現出來的地方就懷着分別彼此的思想，親近這個，疎遠那個，或是分別自己和別人，就疼愛自己，憎惡別人。這樣生起差別僻見的心來的時候，那就是迷惑的凡夫。又由裏面的質，看表面的量，就想全宇宙和我身是一體，在彼此自他裡頭，不懷着親疎，或是愛惡的私心，就是覺悟的佛陀。所以映照在佛陀智眼的宇宙，那量和質，都積集在我的一身。在我身以外，不見宇宙。我身，就是宇宙。所以若是拿自己的全力，積累道德，就可以拿全宇宙的德性來，體驗自己的一身。佛陀管這理法本身，叫「妙法蓮華經」。在法華經裡又說這個，叫「諸法實相」。在法花經壽量品的釋迦牟尼佛，就是

先覺這個道理的人。日蓮教徒，管這先覺者，叫「久遠實成的釋迦牟尼佛」或「久遠本佛」。所以我們凡夫，信仰釋迦本佛，就修行「妙法蓮華經」的時候，可以迎接像釋尊似的「即身成佛」的春天，就看「娑婆即寂光」的花，並且給「我就是體驗宇宙者」的果子。聖人關於這事說：

……釋尊的因行果德的二法，完全的具有「妙法蓮華經」五字。若是我們受持這五個字，釋尊自然的把他因果的功德，讓我們。……（觀心本尊鈔。九三八）

「釋尊的因果」，這就是舉在我身體上，體驗宇宙三千的量和質的先覺者的。「妙法五個字」，是表示釋尊所證的法；那法就是宇宙的本體。「若是受持這五個字，釋尊自然的把他因果的功德讓我們」，是說明我們的「即身成佛」。

可是這一節，竟是說明釋尊的「即身成佛」和我們的「即身成佛」；至於釋尊的「娑婆即寂光土」和我們的「娑婆即寂光土」，都顯不出來。就是人間，被佛僧淨化，他所住的國土，還沒被淨化的時候，不能說是完全體驗宇宙的質和量了。釋尊就是體驗物和人。使我們得了身體的安全，可是所住的環境不平安的時候，不能說是真實的成佛。

物人不二，「依正不二的成佛」。這就是把宇宙，看做「三千」的教義的精髓。聖人講敘這道理說：

：：現在本時的娑婆世界，是離開三災，出了四劫的常住的淨土！佛陀既然是過去不滅，又是未來不生，所化以同體！這就是三千具有三種的世間了！：：：

（觀心本尊鈔。九三九）

釋尊是體驗宇宙大的德性的先覺者。若是把這個事，按人說，是「卽身成佛」；按物說，是「娑婆卽寂光」。像這個似的我們的成佛，還是得要「依正不二的成佛」。「所化以同體」的聖句，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們，要自己澈底的時候，總得拿自己的思想，做爲出發點。我就是宇宙；我就是久遠的本佛；我就是寂光淨土。所以離開我沒有宇宙；離開我以外，沒有本佛；離別我不能存在寂光土。我思想的一念，是那自然而然的宇宙的三千了。沒有比我尊貴的；沒有比我高尚的；也沒有比我廣大的。就是把說明我觀的澈底的教義，叫做「一念三千」的「觀心」，「教義」，「法門」。現在結釋了「這就是己心的三千具有三種的世間」，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仗著「一念三千」的教義，要徹底我觀的時候，在我身上得體驗本佛。在我所住的娑婆上，得現出本佛的淨土。因為這個，竟理解我觀，就像把寶貝不用，攔壞了似的，一點兒用處也沒有。釋迦自然而然的就不生出來了。彌勒天然的不能成補處。既然理解我觀，就應當要修養我的。這是在述說「一念三千」之後，有講說本尊的必要的緣故。

原來一念三千的教義，是完全說明宇宙的質和量的法門；並且是說明宇宙本身的本體，就是「妙法蓮華經」。所以「一念三千」，是能入的義門；「妙法蓮華經」，是所入的法體。我們總得歸入妙法蓮華經的法體；並且得把宇宙的「量」和「質」本身的全體「妙法蓮華經」，做為我自己的所有的，就像先覺者釋迦佛似的，那麼堆積實事的因行，體驗實事的果德，纔行哪。那就得要修養的法子。這是聖人，拿「一念三千」的教義，捲在「妙法蓮華經」的法體裡，以這個奠定信仰的對象，就給我們了。關於這個事的聖人的遺文，如下：

A、：：在這本尊的精髓「南無妙法蓮華經」五個字，佛佗還不把他教給文殊，藥王

們。何況是他們以下的人們呢？惟獨把「地涌千界」（上行……等的本化大菩薩們）叫在前邊，講說八品，就傳教給他們這五個字了……

（觀心本尊鈔。九四〇）

B、……那本尊的相貌，寶塔住在本時的娑婆上的空間；在塔裡頭，有「妙法蓮華經」。這「妙法蓮華經」的左右，是釋迦牟尼佛和多寶佛；而且釋尊的脇士，是上行……等的四菩薩。文殊，彌勒……等四菩薩，爲他的眷屬，就住在塔外。迹化他方的大小諸菩薩，就像萬民，住在地上，看雲閣月卿似的。十方的諸佛，就住在地上。爲的是表示迹佛迹土的緣故……

（同） 上

C、……像這樣的本尊，在世四十多年，都沒有說這個。在八年之間，僅是在八品裡，有這個……

（同） 上

D、……在正像二千年之間，小乘的釋尊，以迦葉和阿難爲脇士。權大乘，涅槃經，及法華迹門等的釋尊，以文殊，普賢……等，爲脇士。雖然在正像時代，造畫這些佛，可是還沒有壽量品的佛。那麼這位佛，到了末法時代，纔要讓這佛像，現出來

罷？……

(同 上)

這些聖語，是「始顯之本尊」的典據。A，是把「一念三千」，捲在「妙法蓮華經」的五個字裡，順便畧示「釋尊，上行，日蓮」的相承。B，是以「妙法蓮華經如來」久遠實成釋迦牟尼佛」，為信仰的對象（本尊），就顯出來的最要緊的文字。這就是把空前絕後的大本尊，最始說出來的聖語。在表示本尊的體相儀式，這就是以壽量品為中心，並且按着「本門八品在座顯現」為模範了。這麼完全實現被「妙法蓮華經如來」的本尊，所包容的理想和德用的例證，除了「日蓮法華佛教」以外，全都沒有了。那是怎麼個緣故呢？那是因為釋尊，以「久遠本佛」的資格，演說他內證的本尊「妙法蓮華經如來」的時候，用了「誠諦」的御語；這時多寶如來，跟釋尊並坐，就當了證明的任務；本化的四大菩薩，奉命的現出來，就成了釋尊的脇士。又由他方來的迹化的菩薩們，及一會的大眾，都蒙了「默然信受，聞法歡喜」的利益；所以在說法的佛陀和聽法的人們之間，沒有什麼分別，全都是實現「能所一體」「生佛不二」的緣故。按物叫，這等的狀態，是「娑婆即寂光」的實現；按人叫，這是「即身成佛」的實現。總而言之，把

這個叫做「本地之風光」。觀心本尊鈔的精髓，在這兒，纔完全顯出來了。到了文永十年七月八日，在佐渡島裡一之谷，聖人最始所寫顯出來的「始顯的本尊」的典據，正有這文字。就是所謂「佐渡始顯之大曼荼羅」，是把這文字，做成圖式。B和D的文字，是顯出本尊來的時候，順便說明地方的。若是細細的說，這就是佛陀在世的時候，把在「本門八品」顯現的本尊，挪到佛滅後末法的現代來；就在日本國佐渡島的一之谷，本化上行的日蓮，最始寫顯出這個本尊來，就奠定本化宗教的本尊的意思。可是竟是在這文字說「到了末法時代，纔要讓這佛像現出來罷？」，很從容的筆致；可是若參照，命名「如來滅後五百歲始觀心本尊鈔」的題目，或是在副狀說「二千二百二十餘年未曾有此書之心」，或是在「始顯的大曼陀羅」上，寫「此法華經之大曼荼羅，佛滅後二千二百二十餘年之間，在一閻浮提內，未曾有之一」。由此看起來，就可以明白這三句，都是由這一句現出來的；而且是整齊這一句的。所以可以看做盡了一念三千的教義，就在佐渡最始所顯出來的本尊，是由這一句，纔顯出來了。若是用這大本尊為信仰的正境，就不懶惰的修養的時候，在我們的身體上像本佛釋尊似的，能假體驗「即身成佛」「婆婆即

寂光」的大果。這是上行菩薩化身的日蓮，所定的信仰之規範。

既然現出本尊來，這次的問題，是決定那位置的事。這樣的本尊，就是日蓮一個人的本尊呢？還是共通佛教諸宗的本尊麼？因為決定這個問題，就在全佛教界裡決定這本尊的位置。應這樣的要求，就說出來的，是「五重三段」的判教。

佛教是在世界的宗教裡，有最多的經典。這是佛教的長處，又是短處。因為佛經太多的緣故，所以研究佛教的時候，很不方便。因為這個，生出許多的派來，就紛亂佛教的本旨了。在中國的佛教，分爲十三宗；在日本的佛教，分爲十宗。因為這個，按照佛教的本旨，信仰什麼佛陀爲本尊？那都是不明白了。這樣是在鎌倉時代的佛教的情形了。

所以日蓮聖人，以爲在佛教裡有諸佛，可是研究其根本，就被釋迦一佛所統一。又佛經，不論有怎麼多，也是釋迦一佛所演說的。既然釋迦一佛所演說的，是佛經，把這個總括起來，就可以當做一個佛經。既然一佛所說的一經，是佛教；那麼整理佛教，不是什麼困難的事。當然在其間，看出整然的體系來就行了。立在這樣的根據上，就下了教判了。這就是「五重三段」。

∴合起法華經一部八卷二十八品，和他以前的四味的經，以及他以後的涅槃經，
∴等的一代經，總括在一塊兒，只成爲一經。∴（觀心本尊鈔。九四〇）

這是聖人，獨自的全佛經觀；又是他由判教上，資助統一佛教案的著想。聖人這樣，把全佛教當做一佛一經了。所以在聖人看着整理龐大無限的佛經的事，是很容易的。若是按著一卷的佛經說，那起頭是序文，中間是本文，最後是結論。序文佛教，是本文佛教的預備，結論佛教，是本文佛教的應用。可是佛教的中心，總得是本文佛教。在一佛一經的佛教經典裡頭，法華經，是宣說釋尊本懷的中心佛經；所以法華經，是「正宗分」本文」。在法華經以前的好些個佛經，全是「序分」緒文」。在法華經以後的經典，是「流通分」結論」。這個叫第一「一代三段」。在法華經裏，順次追究闡明其中心，就成第二「一經三段」，第三「迹門三段」，第四「本門三段」；可是又「本門三段」的中心，就是法華經壽量品。這「壽量品」，獨占真實本文佛教的位置。這是怎麼個緣故呢？因爲這「壽量品」，是顯露彰灼的開顯出體驗具有一念三千的妙用教義的宇宙本體。妙法蓮華經」的人（釋迦本佛）的本地和內證來的經文的緣故。若是站在這「壽量品」的頂上

，眺望全佛教的時候，在法華經以前的諸經，大概是緒文佛教；以後的佛經，大概是結論佛教。這叫「本門三段」。可是涅槃經，按着「追說衆經」的地方說，是序文佛教；按着「追泯衆經」的地方說，是結論佛教。這是在第一「一代三段」爲流通分，在第五「本門三段」，屬序分的緣故。

這樣整理佛經，分類的時候，佛教的體系一看就可以明白了。被法華經壽量品的中樞神經，所統一的法華經以外的諸佛經的細胞神經，更得進百尺竿頭一步。因爲什麼呢？因爲「壽量品」，就是開總釋迦的本地的能詮經文的緣故。可是在那所詮，有原意的「一念三千」的教義，信仰「妙法蓮華經」的本體（久遠本佛），爲本尊。已經被這「壽量品」所統一的一代佛教，當然得絕對歸命「妙法蓮華經如來」的本尊。這是以「南無」兩個字，冠在「妙法蓮華經」上頭的理由。

所以聖日蓮在鎌倉時代，預備十九年，現在在北海的孤島，鏡光顯的本尊，不但是日蓮一個人的大曼荼羅，並且是全佛教徒的本尊。所以信仰佛教的人，應當除去我慢偏執的邪念，就歸命頂禮這閻浮提第一的本尊。諸宗派的學者們，大概不明白這個道理，就

靠着緒文佛教，或是信仰「阿彌陀」，或是信仰「大日」•「藥師」……等爲本尊，都忘了「即身成佛」，「娑婆即寂光」的最要緊的事，就亂做好像「要補池月的猿猴」似的，那麼糊塗的事。所以聖日蓮不忍看，就施行大慈折伏了。這就是聖人的化導。現在揭示第五「本門三段」的文，如下：

……又在本門裡，有序•正•流通。由過去的大通佛的法華經，乃至現在的華嚴經，以及「迹門十四品」，涅槃經等等的一代五十多年的諸經，而且還有十方三世諸佛微塵的諸經，全都是「壽量」的序文。……

（觀心本尊鈔。九四二）

……由「一品二半」之外，叫做小乘教，邪教，未得道教，覆相教。若論那機根，就是「德薄垢重，幼稚貧窮孤露」，跟禽獸一樣。連爾前迹門的圓教，也還不是佛因；何況大日經……等的諸小乘經呢？又何說華嚴和真言甚麼的七宗……等的論師人師的宗呢？與而論他，他是不出前三教；奪而說他，他是跟「藏通」一樣。假使其法雖是稱爲甚深，可是還沒論「種•熟•脫」，「反倒和「灰斷」一樣，「化導沒有始終」，就是這個。譬如雖是王女，若是懷妊畜種，她的兒子，就還不如「廢

陀羅」哪。：：：

（觀心本尊鈔。九四三）

這個文字，就是在「五重三段」裡頭的第五「本門三段」的全文。這遺文，是連佛學專門家，都很難了解。可是要而言之，這是在前頭，已經講說似的，因為確立本尊的絕對位置，就整理一代佛教的最後的判教。

既然確立本尊的位置了。其次的問題，就是述說傳統了。釋尊教化衆生的目的，不但是教化在當時的印度人；並且還要永久的教化在世界的人類，使他們成就像他自己似的佛陀。這就是釋尊的目的。因為施行這樣的大化導，應該由^四的無數的徒弟裡頭，撰擇繼承他的傳統的人。關於這個事，二萬·八十萬的迹化的菩薩們，全都沒有完成佛陀使命的資格。這麼着，佛陀想：「這些迹化的菩薩們，不如由久遠本地以來，志念很堅固的「本化上行菩薩們」，就在本門八品之間，關於「付囑要法五字」，及其宣布：：：等的手續，都完了。可是本佛釋尊，把在他入滅之後，所弘布的「要法五字」，特意付囑本化菩薩們了。由老師釋尊說，叫這個是「本佛別付」，由弟子的菩薩說，這個是「本化別

付」。關於這事的文字，如下：

……到了兒，不可拿我內證的壽量品，授給迹化他方的大菩薩們。因為在末法之初，是謗法的國（註）誹謗正法（妙法）的國家。，而且有惡機，所以禁止他們，另外召出「地涌千界的大菩薩」來，讓他們拿「壽量品」的精髓「妙法五字」，授給閻浮的衆生。……

（觀心本尊鈔。九四三）

按着這文字，可以明白由釋尊到上行的傳統。聖人自任光顯上行所傳的「要法妙法五字」，並且也擔任傳教的事了。這個「釋尊，上行」的傳統，是被聖人所繼承了。講說這理由的文字，如下：

……現在末法之初，以小打大，以權破實，失了東西方向，天地顛倒了。迹化的四依藏起來，就顯不出來了；諸天棄了其國土不守護。這個時候，地涌的菩薩，纔現出到世上來，只拿「妙法蓮華經」的五字，使幼稚（註）在末法時代的一切衆生服用這個（良藥）。所謂「因謗墮惡」，必由得益，就是這個。我的弟子們，想想這個罷！……

（觀心本尊鈔。九四七）

：這時候，現出「地涌千界的大菩薩」來，爲「本門釋尊」的脇士。以這在一閻浮提第一的本尊，要建立在這國。在月氏，震旦，「日本」，還沒有這個本尊哪。：

（觀心本尊鈔。九四八）

按着這文字，就可以明白聖人，是繼承「釋尊，上行」的傳統，仗着那個使命，纔把顯出本尊的大業完成了。

因爲這個傳統，聖人的使命纔明瞭了。光顯本尊的由來，大概也說完了，所以下，要講說全篇的總結。聖人在結全篇以前確信，自覺「釋尊，上行」的傳統的日蓮，現出來的事，就見好像太陽沖青天似的，在地上的魑魅魍魎，或是惡鬼，夜叉，連他們的影兒，也全都潛逃了。這纔實現像春天似的平和境了。這拜念左邊兒的遺文，就湧出不盡的妙味來。

：天晴了，地就亮了。明白法華的人，就可以得着世法罷。：

（觀心本尊鈔。九四六）

自覺本化傳統的聖人的見識，有多們鑽之彌堅，仰之彌高呀！

總而言之，觀心本尊鈔一篇，是齎了「一念三千」的教養，就光顯出「妙法蓮華經的久遠本佛」來；而且是以這本尊，給了他的弟子信徒，及未來久遠的人們，就定了他們信仰修養的正境了。所以在末尾的文說：

：：因爲不明白「一念三千」的人，佛性就起了大慈悲，在「妙法五字」的袋裡，裹了這個珠子，叫他「上行」掛在末代幼稚的脖子上。四大菩薩，守護着這個人，跟太公周公攝扶成王，四皓侍奉惠帝一樣。

（觀心本尊鈔。九四九）

這就是總結的文。在這文裡說「不識一念三千者」的，是指示在佛滅後末代的全人類。說「佛起大慈悲」的，是點示絕對的本師釋尊。說「于妙法五字之袋內，裹此珠」的，是把「一念三千」的教義，捲在「妙法蓮華經」的本體裡，以這個爲本尊，就顯出來了。說「令懸于末代幼稚之頸」的，是聖人以佛使「上行轉生日蓮」的資格，以「妙法蓮華經」的本尊，授與在當時的富木氏，太田氏、曾谷氏，和弟子檀越們，及在未來萬世，闍浮提的一切衆生了。「四大菩薩」以下，是舉了相承釋尊的傳統的本化上行：：

等四大士，講說這等的大士們，擁護奉持這本尊的人們的功用，就獎勵信仰了。因為這個，可以明白觀心本尊鈔全篇的精神了。在題目叫「始觀心本尊」；在本文講說「一念三千的教義」，就顯出「妙法蓮華經的本尊」來；到了末後，把「觀心的法門」，捲收在「妙法五字的袋裡」，就授與人們本尊了。這麼首尾一貫，前後照應，不見一點間隙的著作，是在世間少有的。所以拜念觀心本尊鈔，還不能把握信仰的正境的人，不能說是真實的佛教信徒。

以上大概說完觀心本尊鈔的內容了。所以接着關於「寫顯出大曼荼羅」，說一說罷。聖人在建長五年開教以來，對於「妙法蓮華經」，奉着全信仰，就修養自己，而且要教化人們了。因此，拿奮鬥的生活，過了一生了。可是信仰「妙法蓮華經如來」，爲「日蓮主義」教團的大本尊，最初發表這本尊的，就是觀心本尊鈔。然而觀心本尊鈔，單是在著述上的發表，還不是具體的舉出宗教的本尊的。這麼着，就拿觀心本尊鈔，作成信仰的對象，表示這是日蓮好些年，所懷着的本尊的尊貌，就作成不論什麼人，都一目了然似的本尊，就是在文永十年四月二十五日，著作觀心本尊鈔之後，過了四個月，

在文永十年七月八日，最始發表的「曼荼羅式的大本尊」。所說的「佐渡始顯之大曼荼羅」，就是這個。所以這「大曼荼羅」，是觀心本尊鈔自然而然的變成一幅本尊的了。又在這「大曼荼羅」裡頭，是自然而然的具有觀心本尊鈔的內容。觀心本尊鈔，和寫顯的本尊，是一體不二。拜念觀心本尊鈔的時候，應該有跟信敬大本尊一樣的謹嚴態度。又禮拜大本尊的時候，還得有跟感激觀心本尊鈔的教義，一樣的敬虔的精神。像把觀心本尊鈔，和曼陀羅式的大本尊，分離開思想似的，不是確然味識聖人說過「當身的大事」，或是寫了「佛滅後二千二百二十餘年，未曾有大曼陀羅也」的佐渡始顯的教義和信仰。

這樣流罪人日蓮，他要照破在末法萬年，人世的黑闇，就完成了未曾有的大本尊了。這是聖人，在佐渡島的中心事業；並且是他一生的最大事業。

五、赦免流罪

在聖人一生的本懷，已經發表了。那就是著作觀心本尊鈔和「寫顯本尊」的二大事業

。在佐渡的事業，完成了。那是發表了對內的信條。在這兒又要着手對外的傳教。開教以來，賭身命的諫諍國家的運動，還沒成功。有這麼大的事業，橫在前途；所以自然而然不能在絕海的孤島裡埋沒。可是赦免流罪的時機，得多踏來呢？

在這兒我還要說一點兒，關於發往佐渡聖人的思想。因為這流刑，本來是在「勸持品」二十行偈文的體驗，是在末法時代，「法華經行者」的運命，並且是按着佛使「上行菩薩」的試練，所以他喜歡忍受這流刑的苦惱了。在文永十年送給富木氏的信裡說：

幸福啊！我身子應驗了「數數見擯出」的經文了！很喜歡啊！很喜歡啊！

（九七九）

因此，就可看出聖人的精神來了。在他的心裏，有幕府永久的不赦免，這次流罪的思念。所以他的身體，就是自然而然的消滅，也因為那是法華經行者的運命，就決意要忍受這個死滅了。在這封信裡前頭說：

……不赦免逐走的事情，您不要嘆息……就是我日蓮的生死不定，也能散流通
「妙法蓮華經五個字」，這是沒有疑惑的事罷？……

（同上）

又聖人由佐渡島最初的消息，就是在文永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送給富木氏的信裏說：

：：：流刑的事，請不要痛嘆。在「勸持品」說：「：：：」；在「不輕品」說：「：：：」。生命有限，所以不要愛惜。我很可願的，是佛國。：：：。

（與富木氏回信。七〇三）

又在開目鈔的末尾說：

：：：因為我日蓮的流罪，是今生的小苦，所以沒有悲嘆。反倒因此，在後生能享大樂，所以我喜歡之極了。

（開目鈔。八二四）

又入身延山之後，送給光日房的信裡，也回想當時的心狀寫了，如下：

：：：假令在大海海底裡，很重的石頭能浮上來，又從天上下來的雨，不落在地上，我日蓮，也不能回到鎌倉去。：：：。

（與光日房信。一四一六）

這是有一點兒感傷的寫了。

或是說「生死不定」，或是說「生命有限，不要愛惜」，或說「在後生可享大樂」。

這都是表示死滅的話。聖人懷着假使我的身體，在佐渡島成了土，也能够流通「妙法蓮華經」的確信。這是一點沒有疑惑的了。又就是在今生受流罪的苦惱，就死滅，向未來也預想着「可願的，是佛國」了。可是在後生「後生的大樂」的希望，等着他的了。回到鎌倉去，或是不回到鎌倉去，這按音聖人的內面生活說，那是不成問題了。特別著作開目鈔時候的前後，在塚原的雪裡，歷然的可以見決死的覺悟。「若是我被斬首的時候，我打算留下我日蓮的一個不可思議的事，就立意」的開目鈔，是這樣心狀的產物。這已經在別頭說過了。

可是這樣的工夫，在鎌倉的他弟子和檀越們，都很盼望赦免他們的老師傅的流罪，再回到鎌倉來。這麼着，看着他們是向幕府裡的歸心聖人的人，秘密運動了似的。

又在四月十日，送給富木氏的信裡，列舉被幽閉在孤島的理由三條說：

：：大約拜察經文，我日蓮是「法華經的行者」的事，是沒有疑惑的罷？可是現在還不蒙佛天的加護：一是因為諸天善神，全都打這惡國走了的緣故罷？二是因為善神，沒嚙法味的緣故，所以沒有威光勢力罷？三是因為大惡鬼，侵入到「三類」

的心裡頭，所以連梵天・帝釋，也沒有法子罷？……等。一個一個的法文道理，改日寫這個，要進呈。可是在一生，是本來斷念了；到如今沒有翻過來的事，而且也沒有遺恨了。好些個壞人，也是善知識。「攝取」和「折伏」的兩義，這是據佛說，全都不是私曲。萬事期望「靈山淨土」。

(八三六)

或是說「到如今沒有翻過來的事」，或是說「攝取和折伏的兩義，這是依佛說」的，這都是說明自己的態度。又說「在一生是本來斷念了」，或是說「萬事期望靈山淨土」的，這是表示決死的覺悟了。又在五月五日，寫給富木氏，及他的門弟的眞言諸宗異目的序文裡說：

……臉上現出願意赦免我日蓮的樣子的弟子，是不孝的人。一點兒不要扶助我的後生。你們各人要知道這個意思。

(八五五)

按着這遺文，可以窺知表示決然的態度，就吐晝姑息的赦罪運動。

可是聖人在這樣的靠着法義，按着在末代的「法華經行者」，「上行菩薩轉生」的人，對於這流罪，有很強大的理性的表面，還有按着人間的兒子的感情的一面。這是很與

味的。他後來打身延山，送給故鄉房州的故人光日房的信說：

：：從過去的文永八年辛未九月的時候，被逐走到北海佐渡島去了。在相州鎌倉住的時候，戀着故鄉房州。雖然是我的故鄉，可是在那兒的人們的心，因為自然的好親熱，所以平常日子沒有來往的事，就過去了。那麼既然成了斥逐的身，應該被處死罪了，可是暫時被逐走國外，不能恬靜的回到鎌倉去。若是不回去，又不能見著我父母的墳墓。因為這麼想着，到如今想起來，恨不得要飛去似的，：：：

（與光日房書。一四一四）

戀慕故鄉的思念，追懷父母的情意，這樣彩色很濃厚的表顯在這文字裡頭了。到風冷浪大的北海一座海島，成了流罪的身子，就過了日子了。在這時候，回想在暖和的南方海濱，被抱在他父母的懷裡，就睡覺的幼時，有多們動搖他的心情呀！可是在聖人的身，擔任着最大的使命。既然這因為是救國和傳教，就受的流罪，所以不能竟戀着望鄉的思念。就是仗着在鎌倉他的弟子和信徒：：等的秘密運動，就被赦免，這樣憐憫的意思的赦免，在聖人，並不是情願的。若是在幕府當局者，悔恨前非，歸伏聖人之後，赦免

流罪，那可以受納。若不然，斷乎的不能受納。所以聖人誡飭他的門弟的言動說：

：：臉上現出願意赦免我日蓮的樣子的弟子，是不孝的人。一點兒不要扶助我的後生。你們各人要知道這個意思。

(八五五)

這實在是堂堂正正的誡飭，連一點兒妥協也不準的偉丈夫的態度了。可是在這樣的斷乎態度的裏面，有一定能設被赦罪的確信，而且希望赦罪了。那是怎麼個緣故呢？那是在鎌倉，還有沒辦完那很要緊的使命的緣故。總得要再回到鎌倉去，諫諍幕府，使他歸入「法華經主義」，就救濟國家的萬急。他又確信我日蓮，真實是法華經的行者，因為達成其使命，應該被赦罪的。所以他告訴最蓮房說：

：：若是您的斥逐，快快的被赦，回到京都去，我日蓮，就是鎌倉大人說：「不赦」，也禱告諸天：：等，回到鎌倉去，就要寫一封信，發送京都去。若是我日蓮先被赦，回到鎌倉去的時候，祈禱佛天，就使您回到京都去。

又四條金吾夫人患病的時候，聖人送給她的回信裡說：

：：若是在這座海島的大難，被赦免的時候，趕快的回到鎌倉去，見面罷。：：：

又寫給光日房的信裡說：

：：可是法華經是真實，日月不捨我的時候，大概回到故鄉去，又可以拜我父母的墳地罷。這麼放心的想着：：上高山去，高聲音的絕叫說：使我回到本國去的緣故，所以：：。

（與光日房書。一四一六一—一七）

聖人確實的懷着，可以回到鎌倉去的希望和自信。所以聖人由佐渡島動身的時候，寫給住在佐渡的時候，他很受恩的人，遠藤氏一封信說：

我日蓮這次被赦免，回到鎌倉去。「如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就是這一年罷？

：：。

（與遠藤氏信。一〇三五）

這樣樣喜歡，是應該的。

以上說完，聖人對於赦罪的心意，所以接着要說說，幕府關於赦免他的態度。

原來把聖人，處發往佐渡以前，在幕府裡頭，覺着有點兒歸心聖人的人。又一面覺着有主張處罰聖人的人，在他們心裡頭，也對聖人升起恐佈的思念來了。所以因為把在籠

口的斬罪，秘密的實行，就可以窺知一方是忌憚「貞永式目」的精神；可是一方對於幕府裡歸心聖人的人，有一點兒客氣的結果。已經在這次流罪的當初，在幕府裡漂着這樣的空氣了。

像聖人在佐渡，警告了本間重連；又像在「問註所」，切言了賴綱似的，到了文永九年二月，應驗了聖人所說的「自界叛逆難」，就是時輔的叛亂。又聖人所謂「他國侵逼難」的蒙古來襲，刻刻逼迫來了。實在是國步艱難的時候了。在這兒，幕府不能不改變，向來對聖人的態度。最初要殺害聖人的人，也是覺悟那是成的事；可是他們怕聖人的思念，就變成了尊敬聖人的心情。又幕府本來對於聖人，以為：「這個人，是紊亂人心的浪人；並且是妨碍國政的兇徒」；可是現在反倒成了，應該承認：「聖人是真個憂國的志士，先知的聖者」的狀態。

趁着幕府對於聖人這樣的態度，在鎌倉他的弟子和檀越們，就是從遠遠的佐渡，傳達禁止運動赦罪的嚴命來，也不弛緩秘密運動赦免了罷。可是這個運動，合宜時機，有相當效果的事，看那結果，就可以明白了。

在這時候，北條氏一族裡，表現最具體的歸伏聖人的心情的人，就是執權時宗的叔祖，北條時盛。這個人，對於聖人請願，要成他的弟子，或是檀越，奉贈大刀爲布施，並且託聖人給他祈禱。這個事情，據聖人在文永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送給時盛的信，如下：

：：因爲我日蓮，是「法華經行者」的緣故，所以有「三類」的強敵，遭了種種的大難了。可是成了這樣人的弟子，和檀越的事，這是不可思議了。一定有因緣罷。請十分誠心的信仰法華經，就參詣「靈山淨土」啊！又爲祈禱，奉送本尊大刀小刀一共兩把了。這大刀，覺得是有名的鐵匠所做的。這跟「天國」，或是「八劍」，或是「鬼切」，在異朝的「干將」，「莫耶」的劍，比較有什麼差異呢？把這奉給法華經了。您拿這個的時候，這是壞刀，因爲現在奉送到佛前，所以成了好刀了。譬如鬼發了道心似的。哎呀！不可思議啊！不可思議啊！在後生，可以靠着這刀當棍兒。法華經，是發心三世諸佛的棍兒！但是可以靠着我日蓮，當棍兒，或是柱兒。

（與北條時盛氏回信。一〇三三）

時盛託聖人，給他施行「現在安穩」，和「後生善處」的祈禱。這就是對於聖人，絕對的信服。聖人入身延山之後，時盛特意打發人，訪問聖人去。這麼着，聖人寫給他一封信，就表現感謝的意思了，如下：

到用一天的工夫不能回家，那麼遠的地方，打發使者來，很是喜歡！……

（與北條時盛入道信。一七六三）

幕府要人的動搖，和他門徒的運動，這內外兩個事情，合在一塊兒，到了兒，有關於流罪人日蓮的評議了。結果，決定了赦免流罪。在文永十一年二月十四日，發了流罪人日蓮的赦罪狀。使者帶着這赦罪狀，立刻就向佐渡島起身了。把這赦罪狀，交到聖人的手裡，是三月八日。

……文永十一年，二月十四日的赦免狀，在三月八日，到了海島了。……

（聖人自叙傳。一四〇五）

人說：這赦罪狀，經宿屋光則的手，交給他最愛的徒弟日朗。日朗帶着這道狀，欣喜雀躍的渡過大海，到佐渡島去了。

這麼着，長久流罪幽囚的身，纔被釋放，又成了自由的人了。聖人接到赦罪狀的時候，他的心裡是怎麼樣了呢？大概喜歡了由鎌倉幕府的覺醒，纔着了弘布妙法，和安泰國家的兩大事的端緒罷。更懷着回入鎌倉去，要根本的解決這個問題的希望罷。聖人想這赦罪狀，是北條氏歸伏他的表示，就很喜歡的收納了。就是他打佐渡島裡，起身的時候說，「如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就是在這年罷？「這麼喜歡了。在聖人的心裡頭，有這樣的希望；可是他的這個喜歡，不只是漫然的喜歡，由流罪被釋放似的，那麼平凡的歡喜。

聖人打海島裡動身，是從接到赦罪狀的三月八日，過了六天，就是十三日。在一光日房的書」裡說：

：：文永十一年，二月十四日的赦免狀，在那年三月八日，到了佐渡島。在那月十三日，解這海島起身，下了真岡的津。：：

(二四一七)

聖人動身的時候，年高的阿佛房們，怎麼悲嘆跟聖人的離別了呢？那是推量不了的。十三日打一之谷起身，在途中一宿。第二天走了真岡的海岸。在十五日，到了兒，跟三

年之間，很親密的人們，約定在「靈山淨土」再會之後，離別，就解纜離開回想很多的佐渡島了。四年以前的冬天懷着悲壯的覺悟，到北海的孤島，被處流罪的聖人，現在眺着洋洋希望的光明，打初春的海上，航行到本土去了。在三年之間的收獲，成了一顆的寶珠，在他的掌裡放光哪。他拿這個寶珠，在離近的未來，回到鎌倉去，要打算敢行第三次的諫諍國家；在離遠的未來，打算當在未來萬年，流通妙法的大事。遙遠的眺着本土的天，耽了什麼感想了呢？可是在「法華經行者」的前途，謗法的風還烈，並且恨憎的浪還大。因為這航海也很浪大，所以在十五日，應該可以到越後的寺泊港，可是海路困難，到了十六日，纔漂到柏崎。第二天在直江津住宿，又過了嫩芽新鮮的信州的山路，日子不多，入到了春草萌芽的武藏の平野。這麼着，走到了鎌倉的時候，就是三月二十六日。在這次的路上，迫害聖人的人們，也羣集了。以信州的「善光寺」為中心，有信越兩州的念佛行者，真言師和持律的和尙們，集會，他們要打算迫害聖人了。可是因為有官憲的警戒，所以能設平安的通過去了。現在把這個情形，徵聖人的遺文，如下：

……有在越州的國府（直江津），和信州之「善光寺」的念佛行者，持齋，及真言師：

：等聚在一塊，就商量了。雖然他們商量說：「在佐渡島的法師們，到如今，（使他）生還。他們是乞丐奴。我們有什麼法子，不要讓他走過，生身的阿彌佉佛前邊去」，可是從越後的國府，又添好些個兵跟着我日蓮，走過善光寺了。所以他們沒有法子了。在三月十三日，由海島起身，到三月二十六日，回入鎌倉了。……

（聖人自叙傳。一四〇六）

在鎌倉的富木，四條及好些個信徒，歡迎聖人。他們都欣賀聖人的回倉，並且祝福妙法的弘布了。這次聖人的回倉，在聖人和弟子信者們，實在是凱旋了。旗鼓堂堂的回到鎌倉來了。在四年以前，被幕府按着流罪人，處罰的聖人，現在成了法界的凱旋將軍，就回入鎌倉了。

六、最後的諫諍

這麼着，聖人在四月八日，要實行最後的諫諍，上幕府去了。聖人說：「我有三次的勳功」，很重視這諫諍了。那麼「三次的勳功」，是什麼事呢？那就是第一，是在文應

元年七月十六日，以立正安國論，呈上北條時賴的事。第二是在文永八年，九月十二日，拿書信諫諍平賴綱：：等的事。第三是這次的諫諍。「爲報國恩，可以諫諍，到三次。從此以後，不要諫諍」。這是聖人的持論。因爲這次，北條氏對於聖人的態度，比以前變好了。所以聖人對這次的諫諍懷着多大的期望。可是若是又由這個諫諍，不感動北條氏的心的時候，有斷然退去鎌倉的決心。那諫諍的景况，據聖人的遺文，如下：

：：在那年四月八日，會見平賴綱了。不像以前的傲慢的樣子，現在是威儀溫和，態度端正。有個「入道」，問我念佛；有個俗人，問我真言；有人問我禪宗了。平賴綱，問我「爾前」得道的有無。我一個一個的引用經文，同答了。：：

（聖人自叙傳。一四〇六）

這是在會見的發端的光景。連以前自己當死刑執行長的賴綱，現在也對於聖人，懷着有個期望，就尊敬他了。其外列坐的官員們，也恭恭敬敬的跟聖人請教了。這樣問答應對完了之後，不大的工夫，平賴綱，代表執權發了一個質問說：

「大蒙古國，多踏渡到我們國來呢？」

（同）

上

聖人立刻就明明的回答說：

「今年是一定來」。

(同)

上)

並且還懇切的教給他說：「若是把降伏敵國的新禱，使真言師們施行的時候，國家一定要滅亡的道理，和安泰國家的方法」，就退出執政府了。(取意)。可是按着北條氏的地位，在那時候，不能採納聖人諫諍，禁止真言，念佛：：等，而且把國家存亡的大事，託給一個布衣的日蓮了。這麼着，幕府立了一個妥協案，就要懷柔聖人了。就是幕府請聖人自己隨意祈禱國家的安泰，不做禁止餘宗派，和折伏這些派的運動；並且提議給聖人建了一座很壯麗的佛堂，及奉獻香火地一萬八千畝地。那時候，聖人儼然拒絕這個提議說：

「折伏諸宗派，是爲期望確立妙教。確立妙教，是就安泰國家的基礎。若是停止折伏，那就是跟拋擲我日蓮的主張一樣。假使幕府以華麗的佛堂和肥沃的香火地，也不能跟這弘布妙法的態度，交易。因爲我的身子，是在這國家裏，生出來的，所以隨順國法；可是精神是自己的東西。我的精神，不能隨順幕府的意見」。

可是那時候，正有旱魃，幕府叫一個真言師，加賀法印，起四月十日施行求雨的祈禱。這是對於聖人的侮辱。聖人看見幕府，沒有誠意就想：

……這是本來所期的事。就是若諍諍國家三次，還不採用的時候，就應當要去國。

……

（聖人自叙傳。一四〇一）

這樣斷然的決意要離開鎌倉，並且覺悟要靜靜的建設，萬年弘法的基礎。聖人最初想着救濟世界的第一步，是先淨化日本國，可是現在因為北條政府頑迷的緣故，所以捨了這個諍諍政府的。希望；更懷着不如直接對於國民和世界，廣布妙法的思念了。到這兒，因為預備這樣的傳教，聖人將要入山林的生活了。

回想，從建長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早晨，到今年就是文永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晚上；從三十二歲，到五十三歲，一共二十一年之間，想了好幾樣的法子，在日本國，確立弘布妙法的基礎就要在世界，宣傳「法華經主義」；所以費了好些個苦心 and 焦慮；遭了種種的迫害，可是現在希望的繩子，切斷了。這麼着，靜靜的退居山林，要做第二次的運動。在英雄，不要有悲觀的淚。斷想鎌倉政府的聖人，更拿慈悲的淚，要灑在國家和世

界。在建治元年的信裡，寫了當時的心狀說：

……（我的法門是爲扶助（國家人民）說出來的，可是反倒被這麼樣的敵視；所以前被赦罪的時候，應該從佐渡島，遁到什麼山中，或是海邊去；可是拿這個事，再告訴平賴綱，我要救助在日本國，還沒被我攻的衆生，就上鎌倉去了。又已經告訴他之後，不要留在鎌倉，所以隨着腳，出外了。……

（與高橋入道回信。一二八三）

順風揚了帆，離開佐渡的時候，聖人打算拿捲土重來的勢力，再做諫諍國家的大運動。可是他有幕府再不採納這次的諫諍的時候，就立刻退居山林的覺悟。這麼着，現在已經絕了諫諍國家的希望，就得退居山林。在這兒，悲風慘雨半生的幕，纔閉了。可是接着靜靜的開展光風齊月的場面來了。救濟幕府的諫諍，就停止了。可是要濟度日本國，漢土，月氏，乃至一閭浮提的永久運動，是從此以後哪。

第四章 身延山時代

一、身延山的自然界和他的生活

到了文永十一年，五月十二日，二十一年的工夫，用獅子奮進的威勢，縱橫打戰的日蓮聖人，忽然收束那法戰，捨了鎌倉，就向白雲很深的地方去了。「諫諍三次，不採用的緣故，所以退居山林」，這是從最初所預期的事。所以可以說，聖人的入身延山，是預定的行動。可是聖人的入山，跟伯夷·叔齋，或陶淵明……等，因為世間，不容自己的主張，就遁世入山林，不一樣。他們的遁世，是怨恨人們，拗于世間。這樣的遁世，竟是遁世本身，證明自己的潔白，就滿足的。這以上沒有什麼積極的意味。聖人的入山，不能跟這樣的遁世，一樣看。假使他嫌了北條氏的頑迷，就斷想在現在的幕府了，可是在未來，還懷着洋洋的希望。那就是因為在永遠的世界，廣布妙法的大佛事，應該建立萬年的大計畫。他退居山林，不但是諫諍三次不採納的緣故，還是把「妙法獨繁昌的時候」，為理想的行動。

：：現在是一定了。什麼大難，也要忍受，已經拿我身子，試一試了；可是因爲沒有不審的緣故，所以在這座山林住了。：：

（與三澤氏書。一七〇五）

聖人自己，是上行菩薩化身的事，照着他半生的迫害和在佐渡島的生活，一點兒也沒有不審的地方了。所以入到這座山林，要靜靜的建立未來萬年的大計畫。按着這文字的意思，在他半生的迫害，反倒看着像把光輝添加在入身延山上了。這入身延山，有這麼深的意味。

在聖人的前途，還有這樣光輝的希望；可是打過了多難生活的大部分，鎌倉，起身的時候，他一定捨不得鎌倉了罷。因爲留在鎌倉，好幾個弟子和檀越們，拿永久不回鎌倉的覺悟，就動身了；所以在他的心裏的哀念，是最深了罷。在七里之濱，聽離別波浪的悲嘯子；在龍口回想早年的活劇，不大的工夫，過了平塚的鎮店，那天晚上，宿了酒匂村，聽着松風和濤聲，就過了靜寂的旅行第一夜。在十三日，越了足柄山嶺，住宿在富士山底下，竹之下村。十四日沿着黃瀨的流水，就止宿車返，十五日整天仰看「富士山」，走上浮島之原，到了大宮鎮店。十六日宿在南部鄉裡，內房村；那天終夜被富士

川的水音，醒破了旅路的夢。十七日順着富士川，纔走到波木井鄉了。就受着波木井實長的歡迎，成了身延山裡的人了。

……從六月十日，在這深山住，出門不很遠，已經過了五年了。……

（興妙法尼回信。一七七九）

從此以後，九年的工夫，成爲在這座山中的聖者了。那麼聖人最後的住處，這身延山的自然界，是怎麼樣呢？從此底下揭示他的遺文數節，就要說明：

……到了最後，隱居這座山裡了。這山的樣子，西方有七面山，東方有天子嶽，北方有身延山，南方有鷹取山。這四座山，高峻到天上，鳥也不能飛過去。在那裏頭，有四道河；就是富士河，早河，大白河，和身延河。在其中有十八畝多地的平地。在此處，蓋了一所庵室了。白天不能見太陽，夜裡不能拜月亮；冬天雪很深，夏天草很盛；因爲訪問我的人不多，所以道兒不能踏開。……

（聖人自叙傳。一四一三）

這地方，是像這遺文似的，四面都被圍繞着高山；那後邊兒連着信·甲的山脈；那前

邊接着富士川的急流；差不多，這是沒有可形容話的，那麼靜寂的仙境。

……在這四座山，四條河裏，有像掌大的平地。在這兒，蓋了一所庵室，躲避風雨；剝了木皮做成四壁，拿自然死的鹿皮做成衣裳，春天取蕨菜來養身，秋天拾果子支持生命。……

（與秋元太郎氏回信。一九三九）

這個庵室，是像草房子似的。所以數年之後，就朽壞了。

……過去的文永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在這座山裏，打鋸樹木，蓋了一所小庵室了。從此以後，在四年之間，柱子漸漸兒的朽壞，牆壁也倒壞了。可是沒有修理，所以在夜裡雖然不點燈火，可是借月光，奉念聖教；雖然我親自，不奉捲佛經，可是風兒，自然的奉颺翻過來了。究竟到了今年，十二根的柱子，都四散了，四方的壁，都一塊一塊兒倒了。……

（修理庵室書。一六五七）

在很寂寞的深山幽谷裡，過了這麼陰慘的日子了。這是比較在北海佐渡島裡，跟水雪交了皮膚，是差不多的。不是安逸的咏風月，並且做滿足自己的夢了。這就是刻苦練行的修道院；不是風流三昧的隱棲處。

又在身延山生活，怎麼缺乏物質呢？這個事情，也列舉他的遺文，要說明：

原來有草庵的地方，是在山澗，像掌大似的地方。所以假令自己耕作，也沒有那麼多的收穫。所以大概靠着信者們的供養，繼續着生命了。

：：在崑崙山沒有石頭，在身延嶽沒有鹽。在沒有石頭的地方，石頭比寶玉還好；在沒有鹽的地方，鹽比大米還好哪。：：（與南條氏回信。一四三三）

芋頭一駄子，送給我了。：：雖然在山澗裡，碌碡的石頭多。可是像在駿州的芋頭似的石頭，一塊也沒有。芋頭是很珍重的事，比在夜裡的燈，遺好；而且比渴時候的水，也好了。：：（與九郎太郎氏回信。一五二〇）

前者是對於建治二年九月，南條氏，奉獻聖人鹽的感謝信；後者是對於同年三月，太郎氏，供養聖人芋頭的感謝信。在深山的生活，怎麼窮乏物質呢？那是按着這遺文，就可以明白了。在弘安二年六月，把這樣的窮乏的事情，告訴松野氏說：

：：因為我們是有待的依身，所以若是不穿衣裳的時候，風就浸身。若是不吃的時候，生命就不能保持。比如燈不添油，火不添柴似的。生命怎麼能夠繼續呢？若是

生命不能繼續，又絕了自已可繼的力量，一天乃至五天，讀誦法華經的聲音，也要斷絕；在止觀的窓前，草很繁茂罷。……（與松野氏回信。一八五九）

連在春天，和秋天的好節氣，也這麼樣的困窮，來攻聖人了。況且在夏天的滂雨，或是在冬天，大雪的時候呢！夏天大概因為下雨增加各處的河水。特別富士川的水氾濫，屢次的崩壞，道路和山岳。這樣的時候，交通斷絕，遭了絕糧食攻的事，也不少了。

：：駿州和甲州的境界，山很高，連在平時河水，也很深，石頭很多，道兒很狹。況且在當時，暴雨下了三個月的工夫，河水氾濫到九十天。山坡崩壞，道路閉塞，人也不能走，糧食絕滅，盼望善救命，這時候懇止奉供養佛前，這好幾樣的東西，就奉醫法華經的飢餓；並且奉扶助釋迦佛的聖壽了。……（二七四六）

：：今年從正月，天天兒下雨，特是由七月以後，大雨不住。此處是山中，而且南方有波木井河，北方有旱河，東方有富士河，西方是深山；所以淫雨暴雨，時時日日的繼續的時候，山坡破裂，就埋沒山澗，石頭流閉，就閉塞住道兒。河流的很激烈，所以船不能通過。因為沒有富豪的人，就五穀也不多。沒有買賣人，也沒有人

們羣集來。七月的時候，一升鹽買一百錢，五合的鹽換了麥子，可是現在鹽也全都沒有了。以什麼可以買呢？醬也絕了。好像小兒要吃乳似的。……

（與上野氏回信。一七九三）

這兩節遺文，是在弘安元年夏天，滂雨的時候，送給信徒的書信的一節。在那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寫給池上氏的信裡說：

一桶醬受納了。我的痢疾，服用左衛門大人〔註〕池上氏的藥，治好了。又嚐醬這個醬，越發神氣回復了。……
（與池上兵衛志氏回信。一七三七）

像這些遺文，聖人的生活，不是質素，倒是缺乏的生活了。醬或是鹽，在聖人差不多像奢侈品似的。在夏天被暴雨，所絕糧，在冬天被大雪，飢餓和寒氣所攻。雪到了十月，就下起來了。下雪又下雪，到第二年四月，纔能看青草。入山第二年的冬天，就是建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送給富木氏的書裡說：

已經知道身延山，是在冬天嵐很激烈，積雪不化的那麼最冷的地方。所以在晝夜的行法，因為是穿的衣裳單薄，就忍耐不了，很辛苦了……

(本尊得意鈔。一三三〇)

這樣，實在聖人的健康，一年比一年，衰弱起來，感冷氣越發痛切了。特是在弘安元年，就是入山第四年，聖人五十七歲的冬天，下了好大雪，寒氣很激烈。到了兒，他得了病了。把那時的情形，細細兒的寫給池上氏了。如下：

……說冬季冬天，那個不冷呢？……可是在今年，別的地方怎麼樣呢？在這汲木井邑，覺得太冷出了圈了。問古老人們，到了八十，九十，一百歲的老人，回答說：「在古時沒有這麼冷的天」。打這庵室四方的山外，一里半多地，三里多地，沒有人來往，所以不知道雪有多少尺深。在近邊兒不很遠的地方，雪有一丈，二丈五尺深……等。在這閏十月三十日，下一點兒雪了，可是不大的工夫，就化了。從本月十一日辰刻，到十四日，下了好大雪了，而且隔兩三天下一點兒雨，所以雪凍的好像金剛石似的那麼硬。現在還沒化。晝夜冷的出了圈了。酒凍的像石頭，油凍的像鐵似的。鍋釜，若有一點兒水的時候，就凍破了。寒氣越發高起來了，可是因為穿的衣裳單薄，而且吃的東西缺乏，所以沒有出門的人。庵室是荒廢，所以風雪隨便颳

入甕去，也沒有褥子。因為沒有出門的人，就沒有劈柴的緣故，所以不能爇火。穿一件舊和有泥的衣裳的人，他的皮膚顏色，是像紅蓮大紅蓮似的。聲音，跟波波大婆婆地獄，沒有差異。手脚，都凍破了，凍死的人很多。在俗人的鬚上，掛着瓔珞，又在僧人的鼻子，掛了鈴鐺。……

（與池上兵衛志氏回信。一八二二）

弘安二年冬天，雪下的也可以的。

……雪下的有五尺多深。所以本來沒有人來往的山道，就更閉塞了，訪來的人也沒有。穿的衣裳很單薄，不能禦寒。吃的東西絕乏，生命將要告終。……

（與上野氏回信。一八九一）

弘安三年冬天，也下了大雪。

……從去十一月，下了雪堆積，到第二年的正月，就是現在，還不住。庵室是七尺高，雪是一丈深，四壁用水成壁了，檐的冰柱兒，好像莊嚴道場的瓔珞之玉似的。在屋子裏，拿雪堆積，像大米似的。……

（與秋元太郎回信。一九三九）

又自弘安四年年底，到五年正月，下了大雪。那時候，他因為病，特別苦惱了。

……說病，說年齡，一年比一年身弱，心耄；而且到了今年，從春天犯了這個病（註）慢性的胃腸病，直過了秋天到冬天，一天比一天的衰弱，一夜比一夜的利害了；可是這十幾天，已經飲食，差不多不進了；而且大雪堆積，寒氣逼我了。我的身體冷的，像石頭，胸口涼的像冰似的。……

（與上野氏母堂回信。二〇八二）

按着這些個遺文，就可以明白，在身延山的生活，怎麼乏物質了。聖人的身延山生活，在肉體上，實在是辛苦的生活，就是確然苦修練行的生活；可是在精神上，反倒讚詠佛國的風光了。我們應該看看這玲瓏的內面的生活。以下列舉他的遺文，就拜察聖人的明朗心境罷。

在他入山第二年秋天，就是建治元年，八月二十一日，作了身延山御書。在這御書裡，用優麗的筆法，敘述這樣的心境了。如下：

在身延山的住處，是實在神仙們，也由天上降下來，加護吧！連無智的匹夫匹婦，也留心這座山。在覺着很寂寞的秋天晚上的時候，在草庵傍邊兒，露水很大；羣集在房檐底下來的蜘蛛，好像串珠子似的。在山峰的楓葉，不知甚麼時候，那顏色

更變深紅了。那影兒，照到似流的斷斷的寬水裡，那時就聯想很出名的龍出河的上流地方，也是這麼樣的罷？又在後邊，峨峨的深山聳起，在樹梢上，結了「一乘的果子」；在矮枝兒上，所鳴蟬聲很吵；在前邊，湛著湯湯的流水，浮着「實相真如的月亮」；「無明深重的闇」晴了，就是在「法性的天上」，也沒雲彩。因為這樣的地方，所以在草庵裡頭，白天整天的論談，「一乘妙典的聖法」；夜裡整夜的竟有誦持要文的聲音。以傳聞的釋尊所住過的鷲峯，移到本朝的這地方來了。連立霧風烈一點的時候，也入山樵薪，踏開深露的草，就下了深山澗去，摘芹菜，在流的很快溪流的巖瀨，洗菜，擰了袖子，那難乾不痛快得思念，好像是往時人丸所訟的就是：在和歌之浦，垂着蘆汐，渡世的漁夫，也是這樣似的罷？這麼就想了。：：在這時候，明白了種種想着在觀念的床上，結了夢，可是被戀想母鹿的聲音，所驚醒，在我的身子裏，「三諦即一」，「一心三觀」的月亮，沒曇的清澄；可是可惜！「無明深重的雲彩」，覆着這個，從古時到如今，輪迴生死的九界的事，就自然的這樣想了想了。蒙在身體上的浮雲，也可以放晴罷！靠颯起鶯蜂的山風，就是妙法華的

風。

(二一九七—三〇六)

在街頭獅子吼的預言家日蓮，成了在山中自適的詩人。可是又在優美的詩裏邊，有深刻的法華經信仰的流脈。這是不能不看的事。

在弘安四年九月，寫給南條氏的信裡說：

：：這兒是遠離村鎮的山中。東南西北，都沒有村落。雖然是這麼最寂寞的幽窟，可是我因為在靈鷲山，相傳教主釋尊的一大事秘法來，就秘藏在我日蓮的肉團胸裡，保持了，所以我日蓮的胸裏，是諸佛入定的地方，舌頭上是轉法輪的地方，咽喉是誕生的地方，口裡是正覺的地方罷。因為這兒，是這樣不可思議的法華經行者的住處，所以此處怎麼比那靈山淨土劣呢？：：

(二〇六九)

由信仰被靈化的山中生活，決不是一般詩人的心境。在聖者的心裡頭，是體驗了超越時間和地方的「常寂光的佛國」。所以在弘安二年的信裡說：

：：我日蓮雖是在世間，日本第一的窮人，可是若按着佛法論，是在一閻浮提（世界）第一的富人。：：

在物質的生活，極零落的一個窮人，其肉體很衰弱，有時候，連念經的聲音，也斷絕了；可是在精神的生活，平常日子，光風霽月，浴着佛光，在身延山的自然界，認得佛國的莊嚴，就覺着「是在世界第一的富人」的清淨歡喜。可是聖人，不是靠着苦修練行，或是僅僅的法悅，就滿足的遁世者。他是在這樣的山裡，還憂國想世的志士；而且是要熱心弘法的宗教家哪！不是因為國家不容他的主張的緣故，就拗衆，作退居山林的生活。假令鎌倉幕府，不採納他的諫諍，他還有以妙法華經主義，救濟在末法萬年的世界，和羣生的抱負。所以在身延山的聖人，是因為廣宣流布的預備，就訓練教團，教養弟子和著述傳教書：：等，忙的利害。而且在他親自，有擴張教勢；在國家有外敵的來攻，內外都是事情很多的。

二、著撰時鈔和報恩鈔的動機及其內容

聖人人山的目的，是從現在，到未來萬年的廣宣流布的事，已經講說了。他因為實現這個目的，對於他的弟子和檀越們，留給要緊的教訓；又有了傳教上重要的著作。聖人

和他弟子的關係，在次節要講說這個；在本節，是論重要著作的內容：；等。在身延山時代，有好些個著作，可是其中，在量又在質，都代表的著述，就是撰時鈔，和報恩鈔。前者，在入山第二年，就是建治元年六月成功的。後者，在第三年就是建治二年七月，完成了的。可是著撰時鈔的動機，覺者是在文永十一年，第一次蒙古來攻，應驗他的預言。報恩鈔，在建治二年，三月十六日，他的老師傳清澄寺住持，道善房的圓寂，那是執筆的動機。可是這兩篇書，發表擴張宗教的意見的地方，都是一樣。在文永十年的觀心本尊鈔，是顯示宗教的本體。現在這兩篇書，是發表拿那個宗教的本體，打算要弘布到全世界的理想的。在其中，撰時鈔，是按著時代的要求，單是揭示「一秘的妙法蓮華經」，就論了「廣宣流布」。報恩鈔，是開出「一秘的本尊」，就成了「三秘」，說明在廣宣流布時候的信條。

在撰時鈔，按著時代就是歷史的發達上，探究在印度中國和日本三國佛教的興廢得失，結果，以到如今的佛教諸宗派，全都做為已經滅失，那威力的舊佛教。那是什麼緣故呢？那是現代是在大集經，所說的「闢諍堅固，白法隱沒」時代的緣故。又在這書裡，

痛論在日本國，招起承久的變亂來的，是捨了一佛主義的法華經，反倒崇信二佛主義的眞言密教的結果。又尋討佛教的正系，就撰出在印度的龍樹，天親，在中國的天台，妙樂，在日本的傳教來；其中雖然誇獎傳教大師，在比叡山，法華的圓定圓慧以外，更要建立圓頓戒壇的功績；可是已經到了鬪諍時代的現在，那也是去年的黃曆，沒有什麼用處了。在這樣的時代，應當跟舊佛教交換的，是唯有繼承「釋尊，上行」的傳統的日蓮法華佛教。這個佛教是在末法時代，總得要「廣宣流布」的新佛教；可是在日本國的佛教徒，沒有鑑察時代的明識，僅有對一機一緣，要宣傳「應病與藥」，「隨宜方便」的個人的佛教。是多們不合時代的宗教呀！這樣所論的，就是撰時鈔。

本來佛教，是鑑察時代，就得化導人類。所以不要竟迎合個人的心理，忘了一般時代的趨勢。順應時代，指導人心，就是佛教。若是無視進化的原則，和歷史的發達，陷了個人主義的弊害，佛教的價值，就全是零。他要救濟，已經陷了這樣弊害的當時的佛教；並且要教誡在未來的佛教徒，就著述的，是撰時鈔。以下要講說一篇的大要：

學佛法的法子，必定要先研究時代。……

(二一八九)

這樣在開卷劈頭，以要注意時代大勢的事，戒告人們了。又說：

：：如來的教法，必定隨順機根的事，是在世間的學者們，都知道了。可是佛教不然。若是佛陀爲上根上智的人們，必定要演說大法，在他初成道的時候，怎麼沒演說法華經呢？那麼在正法時代裡，前五百年〔註〕把正法時代一千年，分爲兩個，前五百年，後五百年。，應當流通

大乘經罷。若是佛陀，對有緣的人，說大法，向淨飯大王和摩耶夫人，不要說觀佛三昧經和摩耶經。若是佛陀，拿秘法不給無緣的壞人和謗法人；那麼覺德比丘，對于無量的破戒人們，不要授給涅槃經；不輕菩薩，怎麼向誹謗的四衆，弘通法華經了呢？所以隨機說法的話，是很大的僻見。：：（撰時鈔。一二〇七）

一拜念這個文字，就可以明白，聖人的主張，是重要看「時代」的事。「隨機說法的話，是很大的僻見」，這話不是多麼痛快明晰的說明嗎？想着阿附迎合的事，是佛教的人們，拜讀這遺文，該當慚死！

如今在末法時代，就是所謂「鬪靜堅固」的時代，跋扈種種的惡思想。在善導這個的時候，拿迎合主義，那是不成。假令逆行個人的心理，也得拿按着時代的趨勢，想起來

的見解，就前進去。這是聖人採用的態度。所以聖人要打算，因為按着這樣大局，指導末法萬年的時代，就以日本國為基礎，向全世界廣布自己的宗教了。又拿這個方針，策勵他的弟子和檀越們了。

：：一滴一滴聚在一塊，成了大河；微塵堆積，成了須彌山了。我日蓮，最初信仰了法華經，是在日本國，像一滴水一微塵似的。若是兩個人，三個人，十個人，一百千萬人，傳念法華經的時候，可以成妙覺的高山，可以成涅槃的大海。成佛的法子，在這以外別求。：：：

（撰時鈔。一三四二）

「成佛的方法，在廣宣流布以外，別求」。以前沒有這麼徹底激勵的話。那是什麼原故呢？那是「成佛」是佛教徒的理想，可是實現這個的法子，就是「廣宣流布」的原故。聖人，已經靠着一大事因緣，在末法時代生出來，遂行佛使之使命的時候，自己一身的安危，是不能顧慮的事情；反倒把「不惜身命」的廣布妙法，感想着多幸了。所以聖人說：「沒有像我日蓮似的，那麼衆報的人」，「我日蓮，是在日本第一的大人」，「是在日本第一法華經行者」，「在一閻浮提裡沒有可以比肩的人」。

：：流布法華經的時候，有兩次。那是所謂佛陀在世的八年，和在滅後末法的起初五百年。可是天台，妙樂和傳教：：等，往前說，沒趕上在世的法華經時代；往後說，到滅後末法的時代，也沒生出來。所以這〔註〕在這一節的前頭裡，引用天，妙，傳三指示這等的文字，叫這大師戀慕末法時代，就作的文字；現在是歎息中間的事，就戀慕末法的起初的御筆。比如阿私陀仙人，看悉多太子生出來，就歎息說：『現在我已經九十多歲了。不能看太子的成道。我在後世生出「無色界」去，所以不能連坐五十年說法的法座。又不能生出「止・像・末」來』似的。有道心的人們，看了這個，聽了這個，很喜歡罷。思念後生的人們，比在正像二千年的大王，生在末法的現代的人們，還好哪。不信這個麼？：：：

（撰時鈔。一二四四）

：：從欽明帝到今帝，七百多年，還沒聽過，還沒看過，有自己念唱「南無妙法蓮華經」；而且勸誘大家的智人。太陽一出，星星就藏起；賢王出來，暴君就滅亡；實經流布，權教就停止；智人念唱「南無妙法蓮華經」的時候，愚人隨順這個的事，像影兒和身，及聲音和響似的。我日蓮，是在日本第一的法華經行者的事，一點

沒有疑惑了。按着這個推量罷，在漢土，月氏，又在一閻浮提（世界）裡，沒有可以比肩的人。……

（撰時鈔。一三三六）

據這遺文可以窺知，聖人有不拔的自信，和無限的抱負。撰時鈔的內容，是這樣的。可是在本鈔的末尾，「日蓮平常日子，因為「折伏逆化」，就遭了最大的迫害；可是在信仰生活，反倒是平安的。這是全依着佛天的守護」，這麼表示感謝的意思，就結了全篇。

……若是在「靈山淨土」的教主釋尊，寶淨世界的多寶佛，十方分身的諸佛，地涌千界的菩薩……等；並且梵釋日月四天……等，沒有冥冥的加護，和顯明的扶助的時候，一時一天，也能敷安穩麼？

（撰時鈔。一二四九）

這是多們崇高的宗教的感謝生活呀！

第二・報恩鈔，是像在本文和副書說似的，仗着「真實報恩者」的立脚地，託報恩（奉報他剃髮的老師傅，道善房的恩典）說出要緊的抱負來的文字。若是靠着「量」說本篇是在聖人的遺文（共總有四百多篇）裡，第一位。開日鈔，是第二位，撰時鈔，

是第三位。若是靠着「質」說：觀心本尊鈔，是第一位，開目鈔，是本尊鈔的先驅；撰時鈔和報恩鈔，爲其後陣。觀心本尊鈔，較比這三鈔，爲中堅。然而「量」多的，是偶然說着抱負的大。按着史實，把佛教諸宗，爲過去時代的宗教，就葬去的地方，該撰撰時鈔，可是按着正系佛教傳統者，列舉在印度的釋尊，中國的天台，妙樂，及日本的傳教，由一佛主義的見解，痛論「眞言亡國」的地方，那是在破邪部的遺文，就是報恩鈔的長處。

：：見世間，各人說：「我要成國主，」「我也要成國主」，可是國主就是一個人。若是有兩個人，國土就不能平安。若在一個家庭裡，有兩個主人，那個家庭一定壞了。在一切佛經，也是如此罷。無論那個佛經，在那裏的一經，就是一切經裡的大王。可是十宗，七宗都各各爭擾，不肯跟着別宗。這是譬如在國內有七個，或是一個大王，所以萬民不靜謐似的。我想怎末辦好呢就疑惑了。那個時候，我立了一個祈願：我不隨着八宗，十宗，：：：
（報恩鈔。一四五三）

這是聖人，對於日本佛教，宣言意見的文字。在這文字裡，已經見了打破眞言密教的

預備。就是說：「國王就是一個人，若是有兩個人，國土就不能平安。若在一個家庭裡，有兩個主人，那個家庭一定壞了。在一切佛經裏，也是如此」，又說：「立了一個祈願，我不隨順八宗，十宗」，這是聖人，按着他的一佛主義，所見的日本佛教觀。那是日子不多，成了打倒二佛主義的眞言密教。所以聖人更說：

：：所以在釋迦如來，天台大師，妙樂大師，和傳教大師的聖心裡，全都明白了，在大日經：：等的一切佛經裡頭，法華經是優勝的事。：：

（報恩鈔。一四七〇）

檢尋在印度，中國和日本的佛教，那結果，以釋尊，天台，妙樂和傳教的四位，爲正系佛教家；在這時候，也是以打破眞言密教爲中心。特別對於日本眞言密宗的開祖，弘法大師，加一個痛快的批評了。

：：若是傳教大師，在世的時候，這定連一句話，也不能說出來的事。：：

（報恩鈔。一四七二）

弘法大師，在弘仁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傳教大師入寂之後，就以爲奇貨可居，發表

秘密著作的十住心論了。在這個論裡，「以真言爲第一，花嚴第二，以法華爲第三戲論；釋迦如來，較比大日如來，他是無明的邊域……」。這麼誹謗法華經，這麼罵教主釋迦如來了。這麼著，聖人摘發這個事情，批評他說過：「弘法大師，實在是卑怯者；並且狡猾者。若是傳教大師，壽數高大還活着，在弘法的一生，不能反抗天台法華宗，到了兒，那樣的話，連一句也不能說出來的」。若是精通傳教，對弘法的歷史的人，對於這聖人的爛眼，很驚訝了罷。

以一佛主義，就是法華經主義，開創的叡山佛教，傳教大師入寂之後，漸漸的變成真言密教了。其結果，舉日本佛教，墮落真言密教了。聖人很歎息了這件事。

：：所以在叡山的佛法，竟是傳教大師，義真和尚和圓澄大師的三代罷。天台的座主，已然移到了真言的座主了。雖然名稱和領地，是天台山，可是那主人，是真言師。慈覺大師，和智證大師，都是破了「已・今・當」的經文的人！：：

（報恩鈔。一四七六）

：：日本全都墮落了真言宗，天台宗一個人也沒有了。：：在這四百多年的工夫，

叡山，園城，東寺，奈良，五畿，七道，日本一州，全都變成了謗法的人了。……

（報恩鈔。一四七八）

……像趙高竊位，王莽奪位似的，竊法華經的位，（以那領地），成了大日經的領地。在國裡，法王（釋迦法王）已經亡失了。人王怎麼可以安穩呢？日本國，是慈覺，智證，及弘法的流派，不謗法的人，連一個人也沒有。……（報恩鈔。一四八一）

……人王八十二代，尊成隱岐的法皇（註）後鳥羽太上皇，打算要滅亡權太夫大人（註）北條義時

。這個人，是把三位太上皇（後鳥羽，土御門，順德），發（發），近來很勉強了。因為他是皇上，往遠島了。這事，實實在在是在日本國史上，一個大污點

所以應該自然的像獅子王，伏兔；或是鷹，抓野雉似的了；而且好幾年的工夫，使叡山，東寺，園城，奈良七大寺，調伏他；或是向天照太神，正八幡，山王，加茂，春日……等的神仙們，祈願了。可是就連兩天三天，也不能支持，反倒被他們所發往佐渡，阿波，隱岐島，到了兒在那裡崩了。……（報恩鈔。一四九七）

在宗教能支配人心的原則，不改變的時候，這密教思想，是招了亡國的結果的主張，沒有爭論的餘地。因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是真言祈禱的影響，惹起了「承久的紊亂」，

就轉覆國本，滅亡王法的緣故。

：：叫真言宗的宗，是呪咀美麗的日本國的惡法。弘法大師，和慈覺大師，迷惑這事，要滅亡此國。：：
(與高橋入道回信。一二八三)

又在這回信裡，舉「承久之紊亂」的史實之後，如左的絕叫了：

：：這惡法，又下到鎌倉去，毀蕩一族(北條氏)，就要滅亡日本國！因為這個事情，是最大的事，所以不說給我的弟子們聽，便宜上就是批評念佛和禪宗：：等，給了他們聽的。因為現在又是不採用的事，所以「不惜身命」的說給我的弟子們聽哪：：
(一二八五)

聖人打佐渡島回來之後，他很講說「真言能亡國」的道理。這是因為在報恩鈔，發表「廣宣流布」的信條的前提。

報恩鈔，關於中國佛教在日本佛教的全體，論了其得失；可是其主眼，是打破真言密教。那是什麼緣故呢？那是要達成「廣宣流布」，總得一掃反對一佛主義的真言思想的

緣故。

「眞言亡國論」，是要把「法華經主義」，宣傳到世界的預備。既然預備好了，從此就得着手本事業。那就是廣布妙法的聖業。可是要實行這事，應該設立爲「廣布妙法」必要的信條。這信條，叫「三大秘法」；所說的「本門的本尊」，「本門的題目」和「本門的戒壇」，就是這個。可是這「三大秘法」，是開出「一大秘法」南無妙法蓮華經」來的。現在在這報恩鈔，先提示「一秘的法體」說：

：：疑惑說：在二十八品裡頭，什麼是心肝呢？回答說：或云隨事品，都是心肝；或云「方便品」，壽量品都是心肝；或云「方便品」，是心肝；或云「開示悟入」，是心肝；或云實相是心肝。問說：你的心如何？回答說：「南無妙法蓮華經」，是心肝；其證據如何？阿難，文殊們，「如是找聞」：等。問說：那意義如何？回答說：阿難和文殊，八年的工夫，把這法華經的無量的意義，連一句一偈，也不殘留全都拜聽了。可是他們倆，佛陀入滅之後，結集佛語的時候，九十九個人的阿羅漢，都染着毛筆等着，那時候，他們倆使這些阿羅

漢們，寫「妙法蓮華經」，奉誦「如是我聞」。這不是「妙法蓮華經」的五字，就是一部八卷二十八品的心肝麼？……

(一五〇三)

這不是別宗派的學者們，所看的法華經的心肝，或是經題；竟是「本化上行的日蓮」，所看出來的法華經的心肝。現在被佛使本化的日蓮所看出來的一題目，不是法華經的經名兒，實在是法華經的心，又是體。這大法，由末世的救主聖日蓮的手，被弘布的時候，恰巧像太陽一出來，好些個星星，就消滅那影兒似的，在諸宗派的經典和佛菩薩的靈驗作用，全都消滅了。

……若是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的時候，南無阿彌陀佛的作用，南無大日真言的作用，觀世音菩薩的作用，及一切的諸佛諸經諸菩薩的作用，全都是被「妙法蓮華經」的作用，所滅失。那些經典，若是不借「妙法蓮華經」的作用，都是無益的東西。人們看看！我日蓮，弘布「南無妙法蓮華經」的時候，南無阿彌陀佛的作用，就慢慢的變成像月亮的虧，像海潮的退，又像在秋冬天的草枯，堅冰被太陽，所化去似的。……

(報恩鈔。一五〇五)

又聖人在這文字的下邊說：「按着正系佛教家，就是所列舉的在印度的迦葉·阿難·馬鳴·龍樹，中國的天台·妙樂，和日本的傳教，順應了時代的發達的教績，是到底不能埋沒的事。假令他們的內證，各人都一樣，可是迦葉·阿難的小乘佛教，生出馬鳴·龍樹的大乘佛教來；又馬鳴·龍樹的佛教，生出中國的天台的佛教來；可是這天台佛教，生出日本叡山的佛教來了。若是檢查那教績的時候，那是依流布教法的順序，漸漸兒的發達來了。就是後者，比前者還勝；傳教大師要建立「圓頓戒壇」的計畫，是比在中國的天台·妙樂大師還優勝的教績」。按着以上的聖意，看起來，日蓮聖人，所弘的佛教，應該較比在中國的天台，日本的傳教，更超越高尚的宗教。總得佛滅後二千二百二十多年之間，在全世界，未曾有的宗教。像經文，廣布未曾有的宗教的事，這是得擔在日蓮的雙肩上的事業。那麼仗着什麼信條，打算要實現這麼大的理想呢？這實在是大問題。於是，聖人開出「一秘的題目」來，就建立了「三秘的法門」。這是什麼原故？這是在完全流通「一秘的題目」的時候，總得仗着「三秘的信條」的原故。在法華取要鈔說：

：建立本門的三秘法門，在一天四海裡，全都廣宣流布「妙法蓮華經」，是沒有疑惑的。：：：：：
 (一〇四五)

像在這遺文所說的，「三秘」是使「一秘的廣布」，澈底的信條。在報恩鈔說：

：：問說：有天台，傳教，還沒弘通的正法沒有？回答說：有。要求說：那是何物呢？回答說：有三個，那是佛陀，爲末法時代，殘留的正法：這是迦葉，阿難，馬鳴，龍樹，天台，傳教：：：等，還沒弘通的正法。要求說：其形貌如何？回答說：在日本，乃至一閻浮提，全都信仰本門的教主釋尊，要爲本尊。所謂在寶塔裡頭的釋迦多寶，和其以外的諸佛，並且上行：：等的四菩薩，爲（本門的釋尊的）脇士；這是一。本門的戒壇；這是二。在日本乃至漢土，月氏一閻浮提裡，每人不論有智無智，全都捨了別的事，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罷。：：：：： (一五〇八)

這遺文，是詳解開出「一秘」，成了「三秘」，以這「三秘」，廣布「一秘」的計畫。開出「一秘」，成了「三秘」的長處，是在本尊，和「題目」的上頭裡說，「日本乃至一閻浮提全都」，「在日本乃至漢土，月氏一閻浮提裡，每人不論有智無智，全都捨了別的

事」的聖語。

我們若是用所信奉的「本門的本尊」，和所念唱的「本門的題目」，要普及到一閻浮提的時候，那是自然而然的實現出「廣宣流布」來。因為實現這個，總得以「本尊」，和「題目」的本體「妙法五字」，使在一閻浮提的各人，信受奉行。那麼信受奉行妙法五字，是如何？那是在心意裏觀察「本門的本尊」，在口裏奉唱「本門的題目」；可是這樣所信行妙法五字的靈境，就叫「本門的戒壇」。(行者的身子，就是在這戒壇裡安住)。

建立這樣「三大秘法」的信條，以廣布那「一大秘法」為理想的書，就是報恩鈔。所以「日蓮主義者」，總得恪守這「三秘」的信條，努力拿道義統一世界。這就是奉答教主釋尊和佛使日蓮的恩德的意思。

聖人，對於他剃髮的老師道善房，按着他的主義和信仰，批評說：
……他是很怯懦的；而且很固執的不願意離開清澄的人……

(報恩鈔。一五〇〇)

可是一方他是很感激恩義的人。就是他要報老師傅的恩義，以建立「三秘」的功德，全都奉上海道善房的墳塋了。

：：所以像花兒的精，回到根兒裡去；真味留在土地裡似的，這功德，應當聚在已故道善房的聖靈身上。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妙法蓮華經！

（報恩鈔。一五二〇）

聖人使高足日向，帶着這篇書，遠遠的打發他，上房州裡清澄山去，在山峯和道善房的塋地，朗讀這個三次了。聖人一面，是意志很堅固的人；可是一面是感情濃厚優雅的人。

唉！爲廣布「妙法」，就建設「三秘」。這就是聖人在身延山裡九年工夫的事業。他是斷念鎌倉幕府，可是得救護末法萬年的時代。計劃這個宏圖的，就是建設「三秘」的事了。按著這個意思，報恩鈔，是在身延山時代，代表的著作；並且是救護未來萬世的明鏡了。

三、山居的聖者和他的信徒

在深山生活的聖者的一個重要事業，就是教養徒弟和指導信徒。他的好些個信徒，有過了野地，有越了山坡遠遠的訪問，住在這深山裏的聖人來。所以聖人在山中寂寞的生活，也就熱鬧起來了。信者們拜謁聖人的溫容，謹聽他的慈言，就養成信念，和增進理解了。又聖人屢次送給在街上傳教的弟子們，教給法戰的方法，獎勵信解的增進了。

聖人因為救國濟民和改革佛教，過了迫害多難的奮鬥生活，就沒有伺候他的老師，和奉養他父母的工夫。所以入山之後，很悔恨了這個事情。這麼着，聖人屢次從八里多地的山路，就上身延山峯去，遙遠的眺望故鄉房州那兒，感謝老師傅的恩德，戀慕父母的慈愛。這就是關於孝養父母和奉仕老師，留在後世無言的教訓了。大舜五十歲，還追慕他父母；現在日蓮六十歲，也戀慕他的父母。無論古今中外，聖人的心，都是一樣。

入山那一年，就是文永十一年，十月五日，蒙古軍來襲壹岐，對馬，及九州海岸了。這就是應驗了「今年是一定」的預言。這麼着，聖人對這件事，到那年十二月，著了顯

立正意鈔，教示他的門徒，託符合預言，論明法敵墮在地獄，就警告門徒了。這遺文，是把立正安國論的宗旨，適切講說的書。立正安國論，是論述未萌的問題；這篇書，是指示眼前的實事論說的。前頭的書，是他奉呈幕府的書；後頭的書，是他說示門徒的書。在這篇書的末尾說：

：：在我的弟子們裡，也是信心淡薄的人，臨終的時候，現出「阿鼻獄的樣子」來
 罷！那時候，別恨我！
 （顯立正意鈔。一〇七五）

入山第二年（建治元年），日朗上人，打下總帶着一個少年上身延山去，使他服侍聖人了。這個少年，名字叫經一磨，後來改名日像；他是進到帝都，最初宣布妙教的。聖人已經斷念在鎌倉傳教的希望，後來打算在帝都方面傳教；所以他臨終的時候，把在帝都開教，特意委囑這個少年了。

那一年在佐渡島，結了深交的最蓮房日淨，已經被赦罪，遠遠的奔到身延山來了。還有在佐渡熱烈的信徒阿佛房來訪的事。因為這個，有多們安慰很寂寞的山居的聖人呢？最蓮房搬到身延山麓下山邑來，晝夜伺候聖人拜聽說法；並且慰問聖人的病。他在這

樣的法悅裏，過了晚年的日子了。阿佛房往身延山訪問三次。頭一次，是建治元年六月。那個時候，他歲數八十七歲，帶著他夫人千日尼和紺入道夫人的禮物，從遙遠的佐渡島來，拜訪寂寞深山的聖者日蓮了。那時候，聖人的喜歡，是出了想像以外了。託阿佛房，寫給千日尼的信裡說：

：：尼御前和入道大人，是我住在佐渡的時候，害怕人們看見，到夜裡送給我吃的東西了。有時候，不憚官憲的叱責，要替代我身的人。所以雖然是很辛苦的地方，可是剃的頭髮，被拉到後頭，前進的腳，也回後頭了。（到了兒，離別你們的），是什麼過去的因緣呢？這麼不放心了；可是又不知不覺的時候，到這兒，打發最要緊的老爺了。這是夢兒呀？或者幻呢？看不見尼御前的姿容，可是把我的心，留在這兒了。若是你們想日蓮的時候，請平常日子拜看，出來的太陽和晚上出來的月亮罷。我是不論什麼時候，在日月裡，浮着影兒的身。又到後生，要參會「靈山淨土」罷。南無妙法蓮華經！

（與千日尼回信。一二五三）

在佐渡的人們，拜讀這封信的時候，發起甚麼感想了呢？大概不能抑制信仰和敬慕

的思念了罷？那第二年，就是建治二年六月，阿佛房，又參詣身延山來，也拿着他夫人的供養物，奉獻聖人了。那時候，聖人寫給千日尼的信，如下：

：：打佐渡島，到這兒，隔離山海，有一千多里地；可是以女人的身，信仰法華經，每年派您的老爺，爲使者，訪問身延山；一定法華經，釋迦，多寶，十方的諸佛，嘉納您的善心。：：您身體，是在佐渡島住，可是您的精神，來到這兒了！成佛的法子，也是如此。我們雖然在穢土住，可是我們的心，在「靈鷲山」住。竟看臉面，是沒有什麼的；精神就是最要緊的。將來要上釋迦佛住的靈山會上去，再面會罷！南無妙法蓮華經！

（與千日尼回信。一八一六）

隔一年，就是弘安元年夏天，阿佛房，要施行岳父的十三週年，又參詣身延山來了。在那年夏天，流行惡疾；可是他沒有什麼障礙，以九十歲的老軀，平平安安的到了身延山了。那時候，聖人很喜歡，並且感謝他們的善志。又寫給千日尼一封信，如左：

：：從過去的文永十年，到今年弘安元年，五年的工夫，我在這山中住；可是從佐渡島，打發您老爺來了三次，這是實實在在隆盛的善志啊！這是比大地還厚，比大

海還深的善志啊！……在去年今年的情形，成了怎麼樣了呢？這麼想想，我放不下心，雖然懇切的祈願法華經，可是還覺着不放心似的時候，到了七月二十日申刻，看見阿佛房，就立刻先問他說：「尼御前，是如何？紺入道，是如何？」他回答說：「賤內還沒有犯了病；紺入道大人，跟我一塊來，可是他說：「收穫早稻米的時期，已經接近了；可是我家裡沒有孩子，怎末辦好呢？」就回家去了」。那時候，實在是譬如瞎子，眼睛睜開；又像在夢幻裡，見著已故的父母，從閻魔宮，賞我個信，就很喜歡似的。唉！唉！不可思議啊！在這兒和鎌倉，我的信徒，依這病死的人很少了。……

（與千日尼回個。一七六一）

聖人感激阿佛房的熱烈信仰，把他加在僧侶的列裡，給他一件袈裟，命名日得。阿佛房，懷着最大的法悅，回到佐渡島去了。其後，過了八個月，他歲數九十一歲，穿着老師傅賜給的袈裟，念唱着「南無妙法蓮華經，」安然的上一「靈山淨土」去了。這麼着，他的兒子，藤九郎盛綱，把他的父親的遺骨，奉掛在自己的脖子上，參詣身延山，鄭重埋葬庵室的傍邊了。第二年（弘安三年）夏天，他繼承他父親的遺志，和他母親的意思，

又參詣身延山來了。那個時候，聖人給千日尼寫了一封信，安慰未亡人的寂寞，教示成佛的道理，寫出母子的情愛；那實在是理盡，情至了。叫拜讀這封信的人，不知不覺的落淚。現在挑出幾個來，如下：

：：這等都是「無一不成佛」的經文，不空的緣故啊！所以假使人們疑念：「已故的阿佛房的聖靈，現在在何處住呢？」，我日蓮，也拿法華經的明鏡，浮照他的影子看看，就見他在「靈鷲山」中，多寶佛的寶塔裡，向東方住着哪。：：：若是把已故的阿佛房一個人，不入「寂光淨土」的時候，諸佛應當墮在大苦海。：：：

（與故阿佛房尼回信。一九五四—五五）

接着寫說夫婦的關係，安慰死別的悲哀說：

：：男人譬如柱子，女人像桁（註）日本屋子連接柱子的木，叫桁；男人像腳，女人像身體；男人像羽毛，女人像身子似的。若是羽毛，和身體分開，何以能殼飛呢？若是柱子倒了，桁也墮在地上罷。若是在家裡，沒有男人，那是像人沒有靈魂似的。可是您現在，已經沒有老爺，把公事跟誰能商量呢？把好东西，能奉養誰呢？就是離開一天，

兩天，也覺得不放心。可是已經，在去年三月二十一日，跟他離別了。往後去年我等着他過日子；沒有看見他的。今年已經到了七月。假使他自己不來，怎麼也沒有消息呢？敗的花兒，又開了。落下的果子，又結了。春風不變，秋景照舊。怎麼就是這一事變了，不像本來呢？月亮入進，又出來；雲彩消滅，又來了。可是這人們出去，不回來。我覺着連天地，也怨恨哪！您也這樣就想罷！快快的以法華經，當做糧食，上「靈山淨土」去，看一看罷！……（與故阿佛房尼回信。一九五五—五六）

在末尾說親子的關係，教示孩子，是可靠的事說：

……有「兒子是仇敵」的經文，「世人爲子，造衆罪」的文，就是這個。……可是已故阿佛聖靈，是在日本國北海裏，一座海島住的不文明的人。然而他害怕後生，就出家祈願後生了。可是這個人，值遇我日蓮，受持法華經，在去年春天，成佛了。……他的兒子藤九郎盛綱，繼承他的信仰，一向成了「法華經的行者」。在去年七月二日，把他父親的「舍利」，掛在他的脖子上，過了一千里地的山海，上甲州裡波木井的身延山來，把那「舍利」埋葬在法華經的道場了。到今年七月二日，又

上身延山來，拜見他慈父的塋地了。沒有如兒子的寶財！沒有如兒子的寶財！

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妙法蓮華經！

（同 華 上。一九五八—五九）

叫這遠藤盛綱，爲「後阿佛」。後來在佐渡，現出佐渡阿闍梨日滿來，以佐渡島，爲中心，在北陸七州，鼓吹了法華經主義。在佐渡島，所結的因緣，到了後來，有這末好看的教草，繁茂了。

建治二年，三月十六日，在故鄉的房州，道善房圓寂了。淨顯繼承那法燈了。那時候，聖人要報師恩，著報恩鈔，派日向和日實，爲使者，打發上房州去，使他們倆，在道善房的墳塋一次，在清澄山峯兩次，朗讀這篇書了。

聖人覺着很遺憾，他的搖籃地清澄寺，是密教的事。所以他屢次寄書努力教化一山的大衆了。在道善房圓寂那一年正月，打發日向去，送給清澄大衆信了。到了兒這個寺本身不改宗，可是主腦的淨顯和義淨以下，一山的大衆，都歸依聖人。到了弘安元年，淨顯，義淨……等，關于本門本尊的意義，質問聖人了。這麼着，聖人著本尊問答鈔，回

答這質問了。這樣在清澄山，就慢慢的起來法華經的信仰了。

聖人在俗人的門弟裡最尊敬的，是富木常忍；最疼愛的，是四條金吾。這兩個人，是聖人最初的門弟。在鎌倉迫害的時候，發往佐渡島的時候，始終的不變，盡了精懇了。所以聖人最要緊的著作，大概是送給這兩個人了。而且在寫給這兩個人的私信裡，理義深重的信，也不少。先說聖人入山以後，跟富木氏的關係罷：

在建治元年，送給富木氏的信（三〇八）。又在建治三年的四信五品鈔（五三八）。在建治四年，教示「唱題成佛之原理」的始開佛乘義（一七二）。在弘安元年，關於流行疫癘，所做的治病鈔（二〇九八）。在弘安三年，論諸佛經和法華經的優劣的書信（一九八四）；：等，都是關於根本宗義，作了哲學的說明的。因為這個，可以推察富木氏的人格和學識，比普通人優超。可是在富木氏，跟聖人的真摯的交際裡頭，還有一個很有趣兒的事；就是在建治二年，二月下旬，富木氏的母親，法日尼故去了。這麼着，他捧着他的母親的遺骨，上身延山去，把那遺骨埋葬在山中；回家的時候，他把比他的生命，還要緊

的持經，忘在山裡了。這是在富木氏，千慮的一失，最對不起聖人的事了罷。那時候，聖人關於這件事，給他寫一封信，夾着椰榆和諧謔，訓誡他了。如下：

閣下所忘了的持經，改天使修行者，携帶着給您送去。魯哀公云：「人有善忘者，乃其妻忘於移宅。孔子云：『又有好忘甚於此者。桀紂之君，乃忘其身矣』。現在常忍上人，忘了持經了。這是在日本國裏，第一的善忘的人罷。……

(忘持經事。一三八四)

在富木氏的一族裡，有太田，曾谷，秋元……等的武士；他們都是在文應元年，聖人巡教下總地方的時候，歸依聖人了。往後以富木氏為中心，研究的很有進步，而且是很努力的傳教了。聖人在入身延山以前，已經寫給了他們很要緊的書信了。可是入山以後，到了建治元年春天，又給了曾谷，太田兩人，寫「與^{曾谷入道}太田金吾氏信」(二〇九六)，和異體同心事(二〇五四)……等。前者是說示上行的人格和那教義的；後者是教示傳教的注意的信。這些人們，都懷着廣宣流布的希望，盛大的在各地傳教了。其中，富木氏，使在真間弘法寺，改宗的一件事，是最著名的功績。原來在真間弘法寺，是屬天台宗的一

個大廟；富木氏累代的墳塋，在這兒。有一天，在那廟的大和尚了性，訪問富木氏去，就挑戰法論。那結果，了性，被富木氏論破了，到了兒，他捨了那個廟，就逃跑了。這麼着，富木氏的兒子，日頂，管理那個廟了。富木氏，把這件事，立刻就報告聖人了。聖人對於這個事情，在建治三年，十一月一日，給他寫稟權出界鈔了。

這末樣，在下總地方，以富木氏，爲中心的教團，很富有了研究的彩色的事，是那長處的。在鎌倉住的四條金吾，也是聖人最初以來，很熱心的門弟。他跟聖人的關係，是對於富木氏一團有研究的彩色，這是很濃厚感情的彩色。金吾，是跟日朗一塊，被聖人最親愛的信徒。他在龍口和佐渡，拿非常的憧憬和熱情，供奉聖人了。所以聖人疼愛他，像自己的兒子似的了。聖人入山之後，也給他好些個富有溫情的信了。原來四條金吾，是北條氏一族的江馬光時的家臣；他比聖人小十歲。金吾信服聖人的教訓，聖人入身延山之後，日子不久，把法華經的信仰，勸誘他的主君江馬氏了。以後他屢次對於主君，說給法門聽，可是江馬氏，不肯聽從他的話。不但是這個，而且在金吾的同僚裏頭，還有怨恨他的人。他們以這爲好機會，就讒言金吾了。在這兒，這樣的也有對於弘布

法華經的憎嫉和迫害。這時候，聖人屢次以書信讚歎他的這樣美舉。在文永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信。在文永十二年，三月六日的信。在建治三年，七月十五日的信。在那年九月十六日的信。在這些個信，不但是激勵金吾的勇氣，並且給他好像母親，對於兒子似的，那麼綿密周到的處世的注意了。金吾的細心注意，和不變的誠實，在信仰上，不懷着好感情的他主君江馬氏，也不能不承認。又沒有可以譏言的地方，可是不是什麼時候，就許要翻臉的。果然，到了建治三年六月，因為念佛僧龍象房，和聖人的弟子三位房日行的法論的事，就翻臉了。這件事，是在京都的念佛僧龍象房，下鎌倉來，在大佛門前的西邊，桑之谷住着說法。在鎌倉的上下人們，都尊信他了。這麼着，聖人的一個徒弟，三位房日行，跟龍象房，在聽說法的人之前，法論。那時候，日行，叫龍象房，差不多，一句話也不能發言的，那麼論駁了。這事傳到鎌倉裡頭了。那個時候，金吾，也在那個說教場了。所以不知道誰誣告訴幕府說：「金吾拿兵器，亂入說法場」，可是幕府，把這件事，傳達到江馬光時。江馬氏，就立刻，以詰責狀交附金吾了；而且他命令說：「寫以後不歸依日蓮的一張起誓書」。所以金吾，陳述那是和實事不符合的理

由；又回答了起誓書的事，假使賭身命，也難以辦到的意思了。而且金吾打發急使，上身延山去，把這事奉告聖人，就請教聖人指導了。這末着，聖人立刻就用筆寫一張陳述狀〔註〕這就是賴基陳狀。，送給他了。又加寫了關於呈上這陳述狀的好些個注意。可是金吾，到了兒，不寫起誓書。所以江馬氏，全收了金吾的領地；而且命了卮閉門謹慎。然而江馬氏，偶然得了病。那時候，金吾出仕主君給他治了病。因為這個，江馬氏，對金吾的惡感情，改變了；並且他感激金吾的忠誠，把已經所收的金吾的領地，全還給他，而且另外賞給他一處好地方了。這末着，到了弘安元年秋天，四條金吾賴基夫妻，要表示謝意，和看聖人的病，帶着東西，上身延山去了。那時候，在聖人，有多們喜歡了啊！在這件事的前後，聖人給了金吾好幾封信，很努力策勵他了。列記那些信，如下：

在建治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的賴基陳狀（一六〇二）

本年七月的信（一六一七）

本年八月的信（一六二八）

本年八月的信（一六三六）

本年九月十一日的崇峻天皇書（一六三九）

在建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信（一六九四）

在弘安元年九月十五日信（一七八九）

本年十月的信（一八一〇）

本年十月二十二日的信（一八一七）

在弘安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信（一八八九）

若是有正心的人，繙着聖人的遺文錄的時候，對於山居的聖者，跟他的信徒的很溫和心情的來往，能流感激的淚罷。現在其中把對金吾安抵鎌倉的報知的信（在弘安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的信），摘錄在左邊兒，把那優雅的人情，介紹讀者罷：

：：這次閣下回家的時候，我實在失神的歎息了。可是閣下平安無事的回到鎌倉去，我喜歡的很哪。因為很不放心的緣故，所以對從鎌倉來的人們，都問一問了。那時候，有一個人說：在湯本那兒，遇見您了。有一個人說：在國府津那兒。又有個人說：在鎌倉那兒，遇見您了。我聽這些話，纔放心了。從此以後，請閣下不要常

來。若是有很要緊的事，可以打發人來，告訴我罷。我反來覆去的很不放心中這次的旅行了。敵人令他的對手不注意，其實是要狙擊他的對手。以後萬一去旅行的時候，別愛惜馬；騎好馬罷。又用從者們，也要挑那機靈的人；再騎駿馬，就成了。……假使敵人狙閣下，也因為閣下信仰法華經的心，很堅固的緣故，所以大難已經消滅了。關於這事，更要好好兒的信仰罷。在紙上不能細寫了。

（與四條金吾氏回信。一八一八）

在金吾的同僚裡頭，有怨恨他的人；他屢次遭了暗殺了。這個事情，也有載在別的文字裡頭的。

這麼着，四條氏到了弘安三年，得了一個女孩兒。聖人給她起名字，叫日若御前了。在那一年的秋天，金吾把在新領地佐渡的殿岡地方，所產出的大米，奉獻身延山了。在佐渡島裡殿岡的大米，那是在聖人，想不到的回想。從前他因為流罪，就嚐過辛苦的佐渡島的大米，現在想不到的成了他門徒的領米，奉獻在身延的聖人了。那時候，聖人寫了一封意思深長的信；又以後金吾上池上去看了聖人的病；在身延葬送的時候，捧着聖

人常用的佛經，加入葬列裡了。前後三十年的工夫始終不枉他的信仰，是在末代信徒的一個好鏡子。又他的家庭，是聖人所說的「跟夫人一塊喝酒，就念唱『南無妙法蓮華經』」的生活。這就是日蓮教徒家庭的好模範。

四條金吾，聖人入滅之後，不久就辭官，上身延山去，守著聖人的墳墓，過了他的餘生，有二十年；在正安二年去世了。他享年七十一歲。以後他的夫人，守著家庭，過了三年，在嘉元元年，也故去了。他們夫妻，有三個孩子，長女叫月滿，長男叫經王，次女叫日若。

跟在下總地方的富木氏的一族相對，在駿州地方，有很優勢的一個日蓮主義的團體。

那是日興，因為他鄉里的關係，就開教的結果，使同鄉人們入信歸正的。聖人入山以後的糧食，是因為地理的關係，大概在這地方的信徒們，供養了。所以在身延的聖人，送給他們好些個信；就是有高條兵衛七郎和他的孩子們；上野時光和他的母堂；松野六郎衛門和他的夫人；高橋入道，窪尼御前，三澤氏，內房夫人，下山光基，這些人們。日興，聖人住在佐渡島的時候，他常伺候過聖人（註）官憲對聖人的待遇，成了寬大之後，日興常伺候聖人了；聖人入身延

山之後，他在駿州地方，很盛大的伸張教勢了。因為這個，日興的搖籃地就是岩本實相寺，也現出信仰日蓮主義的學徒來了。這樣在富士山根兒，颯起本化的教風來了。這麼着，實相寺的末寺四十個院，猛烈的對抗日興，他們就計畫種種的陰謀了。可是到了兒，日興入實相寺去，管理那個廟了。

又在富士山的西山根，有個叫瀧泉寺（當時屬眞言宗）的大廟。這個廟的三位學者，在建治元年，拜聽聖人的說法，都信服聖人，就成了他的徒弟，改名日辨，日秀，日禪了。後來日禪，不能忍耐眞言僧徒的壓迫，到了兒，改變了節操；可是日辨和日秀，極力主張正義，跟瀧泉寺的院化行智，爭論了。這末着，以日辨日秀爲中心的信徒，對於瀧泉寺之間，起了一個猛烈的對抗。原來這瀧泉寺的地方（熱原鄉），是前執權北條時賴的未亡人的領邑，平賴綱，是她的代辦了。所以行智和尚們，和賴綱商量，迫害在熱原鄉的「日蓮主義者」了。就是平賴綱：：等，逮捕日辨的父親熱原國重以下二十多人，送到鎌倉去，把他們都處死罪了。那死刑，實在是慘酷極了。就是把熱原國重：：等拉到一座松樹林子去，一個人一個人的繫在松樹上，拿軟弓射殺他們二十多人。那時的光景，

是熱原氏……等，一箭比一箭，用高大聲音，念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到了兒，絕命了。那個時候，管理北條尼御前領邑的一部分的人，上野時光（註）這個人，也是熱心的日蓮主義者他的領地也被收了；可是日子不多，幕府又還給上野氏了。然而瀧泉寺，到了兒，歸伏日蓮主義，日秀管理那個寺了。這樣富士山麓地方，全都靡了「日蓮主義」的教風了。

最後說說在武州池上鄉，池上宗仲弟兄和聖人的關係罷。池上氏弟兄，也很熱烈的信仰家，聖人對於這兩個人的親愛程度，彷彿是聖人，對四條氏夫妻的程度一樣似的。又像四條氏，因為信教問題，蒙了他的主君江馬氏的翻臉似的，池上氏弟兄，也是因為信教問題，跟他們父親左衛門太夫（官名兒）衝突，就蒙了他的翻臉了。又四條氏，和池上氏，有親戚的關係，而且是本來的道友。又他們一塊兒，成了日蓮主義者。可以說他們，是在鎌倉武士裡頭的日蓮門下雙璧。這像在下總地方的富木氏等的一團，和在駿州地方的土野・南條氏……等的一團，是在鄉下豪族信徒裏的雙璧似的了。

池上宗仲（註）官名字叫太夫志，和他兄弟兵衛志（官名字），及他們的夫人，都成了聖人的篤信家。可是他們的父親左衛門太夫，不論怎麼樣兒的勸說，也不信仰法華經。這末着，聖

人關於諫諍父親的法子，在文永十二年四月，寫一封信，教給池上弟兄了。結果，到了建治三年的光景，那麼樣頑固的父親，到了兒，被他兩個兒子的熱誠感動，就生出信仰法華經的心來了。聖人聽見說這個事情，很喜歡，在九月九日，給池上弟兄寫信，告訴他們聖人自己的歡喜了。如下：

因為好些日子沒有音信，就很不放心。比什麼事，還可哀，並且想不到的事，是太夫志大人，和閣下的事，這是很不可思議的。照着平常的情形，到了末世，就：父母跟夫妻；或是哥哥和兄弟，爭擾的事，看着好像獵夫和花鹿，貓和老鼠，鷹和野雞似的。良觀們的天魔的法師們，欺騙令尊左衛門太夫大人，就要打算亡失你們二位，可是因為閣下心裡很聰明，採納我日蓮的諫諍的緣故，所以好像兩個車輪，扶助車體；兩隻脚支着人體似的，：：因為你們弟兄的努力，就奉使令尊，入了法華經的信仰。這全都是仗着閣下的力量。（與池上兵衛志信。一六三七）

他們父親的改信教，像是因為兄弟兵衛志的努力，很有效果了。可是纔改信教的左衛門大夫，到了那年的十一月前後，又反對法華經主義的信仰了。這麼着，這次他哥哥太

夫志，很強硬的主張不屈。所以他父親很生氣，就打算逐走哥哥太夫志，使兄弟兵衛志繼續家系。兵衛志，很爲難了，可是靠着聖人的激勵，兵衛志夫妻，好好兒的合力解勸，到了兒，和睦他父親的心，又作了溫和的家庭的信仰了。在建治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寫給了兵衛志的信裏，講說在家庭的道德，並且勸說法華經的信仰，很激勵他了。請看罷！到了弘安元年六月，左衛門太夫，進呈聖人靈藥；在那年的冬天，弟兄倆，惦記着聖人的病，奉獻兩件綿襖和綿花了。到了弘安二年二月，他們的父親，左衛門太夫故去了。那時候，聖人寫信誇賞他們弟兄的孝和悌說：

我聽說令尊故去了！這風傳是真實的麼？閣下（兵衛志）和太夫志的事，因爲時代入末法，生出僻輒來，信用法華的大法，所以惡鬼一定入到國主和父母……等的身體裡，就作怨嫉的事，是沒有疑惑的。這事沒想錯，太夫志被令尊屢次的逐走，可你是你們弟兄，都是「淨藏・淨眼」的後身罷？又是藥王・藥上的處置的緣故麼？到了兒，沒什麼事故，令尊仍舊讓您的哥哥回家了。而且你們倆，盡了自己的心，奉弔令尊的故去，這豈不是孝子麼？……弟兄之間，別不和睦，別不和睦。在給太夫志

大人的信裡，細細的寫了。請問一問他罷。

(孝子御書。一八二九)

像四條金吾的事，是在本化門下的臣，對於主君的好模範似的，池上弟兄的事，是在本化門下的子，對於父親和哥哥的好鏡鑑。信仰問題，和倫理問題的融和，由四條氏和池上氏的實例，留下規範到萬代了。

四、在池上的入滅

回想，聖人的一生，是接連着刻苦奮鬥的。因為在鎌倉的傳教和迫害，一點兒也沒有可靜養的閑工夫。竟是以法華經為生命，日夜繼續着大慈折伏的法戰了。

被發往佐渡島的時候，在北海的孤島裡，狂荒的風雪，有多們侵蝕聖人的身子呀！若是平常人，因為這樣人為的迫害和天然的侵蝕，心身都要困憊死了罷；可是剛健身體的所有者，勇猛精神的所有者，而且依信仰法華經鍛練的大靈力的所有者，好像獅子王似的預言者日蓮，沒被松葉之谷的火燒死；也沒被伊豆俎岩的浪溺死；也沒被在小松原的刀箭殺死；也沒被在龍口刑場的大刃斬害；也沒被在佐渡島的冰雪凍死；反倒一難比

一難的緊張起來，隨意的實行他自己的使命，就成功了。入到這身延山之後，過了靜寂的餘生，可是那草庵，是朽壞了。打棚頂往下漏雨，四壁的墻脫落了；衣裳單薄，糧食缺乏，而且因爲是在山間的窪地，所以土是濕潤的，而且多霧，在冬天寒氣酷烈，並且雪下的很大。在聖人的生活滋味很少。這樣身延山的自然界，是不合人的健康的；這是在前節，已經細細的講說過。而且他漸漸的到了老境；就連那麼剛健的身體，也不能不衰弱。把在山中，苦惱病疾的聖者的情形，叙在下邊罷。

聖人因爲病痼，就覺着若惱起來的，是從弘安元年前後的時候了。當時在世間，也流行瘟疫了。那時候，聖人也得了慢性的痢疾了。可是仗着池上弟兄的父親，左衛門太夫的藥，一時治好了。這個事，在弘安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寫給兵衛志的信裡說：

……痢疾仗着左衛門大人的藥，治好了。……

(一七三七)

因爲這一句，就可以知道聖人病治好的事。又吃了四條氏的藥。那是在送給四條金吾的信說：

……我日蓮，從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得了痢疾，到了今年六月三日，四日，一天比

一天厲害，一月比一月加重。我覺着這是定業；可是吃了閣下的良藥以來，一天比一天減輕，現在就剩了一百分之一了。我想也許是教主釋尊的聖靈，入了閣下的身體，繼救助我日蓮罷？地涌菩薩，把妙法蓮華經的良藥，給找了罷！……

(二七三九)

這樣治好了一次，到了那一年的初冬，看着不得事了。可是因為那年冬天，寒氣激烈，所以他的宿疾，又犯了。這麼着，四條金吾，就立刻上身延山去，伺候聖人供奉良藥了。在十月二十二日，寫給四條氏道謝的信裏說：

……我又犯了很重的病；可是仗着閣下的各樣的藥，綿襖和各樣的治法，漸漸兒的試一試，現在病都好了，比從先還爽快了。……

(二八一七)

原來因為聖人的病疾，是慢性的胃腸病的緣故，所以不是由根本，好了的。到了第二月，又犯了。在十一月一日，送給池上氏的信裡說：

……雖然好一點兒了，可是一疏忽，就又犯了。……

(二八二三)

看着在這時候前後，他關於治病，想了好些個法子似的。到了弘安二年正月，在送給

富木氏夫人探病的信裡，寫了病疾的感想，並且極力說，仗着法華的信仰，能够治好了病的事了。

這麼着，在弘安二年和三年，怕病的消息，是斷絕了。可是由弘安四年正月，病闌的越發利害了。在五月二十六日，送給池上弟兄的信裡，就把關於害病的述懷，很苦痛似的寫了，如下：

演說這法門的事，是已經二十九年。因為天天的辯論，每月的值難，因為流罪兩次，就傷了心的緣故罷？雖然這七·八年間，每年總害起病來，可是不大厲害；今年從正月，覺着病重似的，已經大概我的一生要完了罷。而且年齡，已經到了六十歲了。假使估九成要死，可以過去今年，也怎麼還可以過一兩年呢？……這一向，對上下的人們，沒寫回信。這是心懶，手倦的緣故。……（遺文續集。七八）

聖人知道自己的死期，逼迫着在今年，或是明年了。臨着死期將近，回想在過去多難的一生的述懷，那聲音有多麼悲愴呢！拜讀這遺文的時候，就覺着像聽聖人的大嘆息似的。在說過「仗着信仰力，連定業也可以回轉」的這麼強的一面，聽着這樣弱的人間

的聲音，反倒覺着在研究偉人上，很有意思的。

這一年，聽了信者們的要請，毀了以前的朽壞的草庵，建築了六丈見方的佛堂。在一月二十四日，慶賀這改築的竣工，順便施行盛大的「天台大師會」了。

這末着，到了十二月，天氣就冷的了不得了；下雪也很多。所以聖人的身體，就一天比一天衰弱。在十二月八日的信裡，寫那情形說：

：：八年的工夫，因為害病，並且歲數兒也大了，所以一年比一年身弱，心慙；而且到了今年，從春天犯了這個病，直過了秋天，到冬天，一天比一天的衰弱，一夜比一夜的厲害了。可是這十幾天，已經飲食，差不多不進了；而且大雪堆積，寒氣逼迫我了。我的身體冷的，像石頭，胸口涼的，像冰似的。：：

（與上野氏母堂回信。二〇八二）

這樣的害病裡，過了弘安四年，就迎了弘安五年的春天。雖然在病可是新年的喜歡，是一樣。就是說：

：：春初的喜歡，是像滿月，長潮，草盛，下雨似的。：：

春初的歡喜，是像在樹上開花兒，像在山生起草似的。……

（與四條氏回信。二〇九一）

把這樣興旺的新年的祝辭，送給信徒了。

聖人在這次的病時，不竟是因爲身子的衰弱，就歎息；那宗教的理想及情操，跟對死的預想一塊兒，越發明瞭起來的事，那不用說了。埃着在現前的自然界，體驗了已心的佛國的事，是在那一年九月的信裡，寫明白了。如下：

：：而且這兒，是遠離村鎮的山中。東西南北，都沒有村落。雖然是這麼最寂寞的幽窟，可是我因爲在靈鷲山，相傳教主釋尊的一大事秘法來，就秘藏在我日蓮的肉體胸裡，保持了；所以我日蓮的胸裡，是諸佛人定的地方，舌頭上是轉法輪的地方，咽喉是誕生的地方，口裡是正覺的地方罷。因爲這兒，是這樣不可思議的法華經行者的住處，所以這兒怎麼比那靈山淨土劣呢？「因爲法，是妙的緣故，所以人，是貴的。因爲人，是貴的緣故，所以地方，是尊的」，就是這個。……那個在月氏

的靈鷲山，就是在本朝這身延的嶺。……

（與南條氏回信。二〇六九—七〇）

又跟死期的逼迫一塊，就起來後世的觀念，而且想了在自己死之後的信徒，約定在未
來世再會了。在弘安四年年底，給某信徒的信裡，引用「大白牛車的譬諭」說：

……比我以後來的人們，坐這個車，就到靈山淨土來罷。我日蓮，也坐一樣的車，
要歡迎你們去。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妙法蓮華經！

（二〇八七）

又在聖人的絕筆，就是給波木井氏的信裡說：

……我日蓮，是在日本第一的法華經行者。日蓮的弟子信徒，比我日蓮以後來的時
候，連在梵天·帝釋·四大天王和閻魔法王的御前，自己也說：「我是在日本第一
的法華經行者日蓮房的弟子和檀越」就走罷。這法華經，是在三途之河，成了船，
在死出之山，成了大白牛車，在冥土成了燈；又這是上靈山去的橋。請上靈山去，
在良方的廊，找一找我；我一定奉等着你們罷。若是你們信心淡薄，就怎麼說，
「是日蓮的弟子和檀越」，也那兒能採納呢？你們想在心裏有二心，信心薄弱的時候
，好像在峯上的石頭，轉下山澗，在天上的雨，落下地上似的，墮在地獄罷。墮在

大阿鼻地獄，那是無疑惑的。那個時候，別怨恨我日蓮啊！（成佛不成佛），實在是
 由你們各人的信心了。……

（二二一四）

這麼着，在病中過了入山第九年的春夏，到了秋冷的時候了。聖人想着宿疾，越發的重了，所以到底在冰雪裡，不能過冬天。可巧他的弟子和信徒，都勸他出山。聖人在九月八日，浴着秋晴的日光，就出山了。九年的工夫清居的山；跟靈麓山比較的山；在今生再不能見的山。對這樣很有意思的山，聖人懷着什麼感慨，就離開這山去了呢？

聖人騎着波木井實長，奉獻他的良馬，被實長的少爺們，所護衛，就出了身延山了。那一天，宿在下山。第二天往北，到了甲州的大井鄉。第三天到會根。第四天到黑駒。第五天，宿在富士山根的河口湖畔。第六天，到都留山中的吳地。第七天，到足柄山裡的竹之下。第八天，到相州的關本。第九天到平塚。第十天到瀨谷。可是十一天，就是十八日正午，走到武州的池上村，就入了池上宗仲的邸宅了。到了池上的第二天，寫給波木井實長一封信說：

謹啓：路上平安的到了池上。雖然途上有山河，走着很不容易；可是被您的少爺

們，所守護，沒什麼困難，就來到這兒了；實在勞駕，我很喜歡了。……因為我是害病的身體，就有想不到的事罷。可是您九年的工夫，因為歸依了受日本國（幕府），好些處置的我了，那善志，沒有誇賞的話；所以我假使無論在那兒死，也埋在身延的澤罷。又這匹紅顏色的馬，覺得很有趣兒，所以老不要丟失。我要打算拉到常州的溫泉去，可是恐怕有人，給偷拉去；又以外覺着很傷心，所以我從溫泉，到回來的時候，付託在上總的藻原氏那兒罷。有我不認識的馬夫跟着他，也覺着很不甘心。我就很願意，我到回來的時候，有這個馬夫，跟着他。這麼樣為念，特此奉聞。

（二一〇四）

關於平安走到的報知，在死之後的塋地的事，而且馬的事情，聖者的優雅的心情，在字句之間，都充滿了。

聖人已經從被聳起的山峯，所夾的薄暗，並且窮屈的身延草庵，出到一望無限的明爽的武藏野，就站在草原了。那個時候，他的心裡，有多麼愉快呀！連大石頭，也沖走的好像箭似的富士河，那麼樣的急流，代替浮着好些個白帆，洋洋流去的多摩的大江；從

峻峭的峯邊兒，把淒慘的光，投到幽谷的夜半的月，變成了打茫茫的草原的地平線那兒，拿微笑的臉面，現出來的圓大的宵月。離開刻苦練行的生活的聖人，要表示圓滿常寂的大涅槃，就進到池上宗仲的邸宅了。因為他入到無限常寂的滅度，這多摩河畔，是很好的地方了罷。

在二十三日，寫出一幅大曼荼羅來，授與池上宗仲氏。由二十五日，講演立正安國論了。在聖人的一生，跟自覺上行的自己的問題，及淨化法界的宇宙的問題一塊，日本國家的現在及將來的問題，是重大的問題。現在他臨死講演立正安國論的事，是在點睛他一生的地方，很有要緊的意思。尤其在著作立正安國論的當時，竟是一個預言，僅是一個議論；可是現在已經因為在文永，和弘安有兩次的蒙古來襲的事，就成了實事了。所以講的人和聽的人，都有無限的感慨了罷。

這麼着，九月也在不安靜和緊張裡，就過去，到了十月了。在那月八日，聖人選定六老僧，成了自己死之後的主腦。六老僧，就是日昭第一，日朗第二，日興第三，日向第四，日頂第五，及第六的日持〔註〕

這個人是在日本佛教家裡頭，在海外傳教的先驅者。他是聖日蓮入滅之後過了十三年，打日本駿州起身，渡過北海道，教化土民；

又渡過庫貝島，進入西比利亞去了。現在還不知道他入寂的地方。可惜！。又在十一日，向經一磨（當時十四歲），遺囑在帝都傳教；而且對於弟子們遺言，把自己的墳塋，建立在身延山的事了。這樣他死的預備，全都好了。在十二日晚上，他的弟子和檀越們，全都聚在一塊，跪在很崇嚴的聖者涅槃的簾上。這末着，聖人對於一座的人們，作了最終的訓誡。打各人的口裡，靜靜的念出佛經來。那梵聲音，滿了屋裡。森嚴的氣脈，壓了在一座的人們的腦袋。聖人在這樣的梵唄聲裡，安然的入了大涅槃了。那時候，就是十三日早起八點鐘前後。聖壽正六十一歲。唉！在末法救世的獅子王，是這樣的旅行永遠的巡化去了！人們都說：「聖人入滅的時候，大地就震動，在池上全山的樹上，沒到時候，花兒就開了」。在震撼宇宙，光臨萬世的聖者入滅的時候，現出這樣的靈瑞來，也是有的事罷。

在十月十四日晚上，把他的遺體就火葬了。到十六日，把那聖骨，奉收在寶瓶裏，到二十一日，弟子和檀越們，奉持這個，向身延山起身了。路上無事，到了身延的，是二十五日了。可是把那聖骨，奉安置在身延之澤，六老僧們，設定輪留制度，守護聖骨，奉仕聖靈了。四條命吾，在聖人入滅之後，不久辭官，就隱居在聖人的墳傍，過了二十

多年的餘生。還有別的好些個弟子，和信徒們，也勤勞的奉仕老師傅的聖靈了。那聖骨，現在還儼然的奉收在身延山的寶龕裏哪。參拜其聖骨的人，無論誰，都不知不覺的流出感淚來了。

唉！聖日蓮入滅之後，已經過了六百四十多年了。理想的前途，是還遼遠。「已經我日蓮爲先驅了！我黨們，第二道戰線，第三道戰線的跟着我，優勝迦葉·阿難，也超越天台和傳教罷。若害怕小島的國主……等的威嚇，怎麼對閻魔王的詰責呢？自己說佛使，倒怕起來的，那就是廢物了。這麼教訓我的門徒了」。按着這聖訓想想，第二道戰線的日蓮，第三道戰線的日蓮，現在在那兒有呢？與其找一找別人裡，我們不如先求自己的精神裡。可是自覺自己要成在現代的日蓮，就先改造自己的思想，救濟自己本身，化導自己的家庭，救濟社會國家，到了兒在全世界，廣布妙法，淨化世界人類就是了。這是尊信在末法時代的大導師聖日蓮，並且奉持佛教的中心生命的日蓮主義者的使命。

南無妙法蓮華經！

教義簡篇

第一章 日蓮主義是甚麼？

日蓮主義，是靠着日蓮聖人的教義，生出來的佛教徒的主義。現在還有用日蓮宗，或是法華宗……等的稱呼的人；可是大概在家和出家的人，都總稱日蓮主義。這理由有兩個：因為他所依的佛經妙法蓮華經，是一代佛教的眼目，又是代表，（就是在這個佛經裏，澈底闡明佛陀本懷的主張），所以不是叫僅僅一個宗派私稱的。應當按着根本方針為主義，這是第一。又這是為一般文化運動的基礎的時候，不讓寺院和僧侶專屬，解放世界的必要上，有超脫叫「宗」的稱呼的趨向，這是第二。

解釋法華經，是以中國的天台大師的學說，為基礎的材料，就精神淳化了。成其哲學的根柢的「一念三千」的法門，不但是古來一般佛教學者最重要看的，而且近來哲學者們，研究西洋哲學和一般宗教學的時候，也認定是不可缺的深遠的哲理了。可是由天台的

學說，進到日蓮主義的教學發展的內的觀察，是最要緊的着眼處。所謂天台式觀法的極端理智的悟道・和日蓮式觀心的直覺體達的修行，假令其目的是一樣，可是在實行上難易的地方，也非常隔絕。前者是學究的，而且靜止的；後者是宗教的，而且活動的。

表示佛教發達的組織的體系，就是由大台的「五時八教」，更進步就成了「五綱判教」，「五重和對」，「四種三段」：等的解說。就是因為這個在一代佛經裡的法華經的地位，在法華經本身裡的本門的地位，在本門裡的本佛的地位，以及按著時代的法華經的推移，按著國土的發達，和文化的消長：：等，被一日瞭然的表現了。這麼着，看做違反這法則的舊佛教，是應當改造的，就糾正諸宗的謬非的，是所說的「四個格言」。

在日蓮主義，為眼目的宗教的生命，是所說的「三大秘法」。這「三大秘法」，就是「本門之本尊」，「本門之戒壇」，和「本門之題目」。「本尊」是本著「一念三千學」的信仰之對境的意思，就是把一佛即沈佛，沈佛即一佛，所謂一神教和多神教，調和圓融的根本原理，按着曼荼羅式，就縮寫出來的；「題目」是「妙法蓮華經」的五字，這就是所謂「身口意三業」念唱，就進向信仰修行的標語；「戒壇」是在我們，跟本尊對峙時候的靈妙

境涯，就是所說的道場的意思。又在那延長上，認定將要按着國家，或者按着世界，就建立的靈境。若是按着思想解釋這「三大秘法」的時候，「本尊」是武裝真理的一個文化的模子；「題目」是發現在信仰生活的力量的；「戒壇」是實現個人的，並且社會的理想舞臺。按着一般說：這「戒壇」是表示實行個人成佛，和綜合成佛的標準。

日蓮主義的信仰的長處：第一是對於生命的根本改造，一定要很深的信念，一點不認一時慰安的淺信的地方。所以那信徒的感激，是各人都一樣的強烈；宣傳的態度，大概是強襲的樣子。第二是很主張，不滿足信仰的精神的把住，立刻就進到實行的方面，照着教義，體驗活躍的地方；就是以所說的色讀（身讀）爲本領。自建設主義以來，那信徒的生活，常忍受僧俗的迫害，對抗異端和官憲的壓迫，能傳承信仰的氣節來的，是由以來的信條生出來的必然的結果。

在日蓮主義，也是不用說，努力研究關於過去，及未來的精神生活，並且也體驗這個的事了；可是其中最重要看現世的生活就活動了。那就是法華經本身的精神，以現實世界的理想化，爲那特色，即是以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圓融，爲本領的緣故。那個諫

淨國家的運動，也是這樣精神的具體化了。這是不外使現在的國家，順應正法（妙法蓮華經主義），而且思想生活和經濟生活，也全都要同化法華的理想。

第二章 日蓮主義的宗旨

一、人生目的（本佛（世界觀））

「我們在世上生活，是究竟爲什麼？」，「人生的目的如何？」這個問題，是覺醒理智的人們，碎了好幾回肝膽，要求解決的難題。有人對於這個好像謎兒似的難題目，回答說：「那是爲保存自己和種族」。又有人說：「那是爲實現人格」。又有人說：「那是爲追求理想」。科學家，倫理學家，哲學家……等，對這個難題，各人用好幾樣的解釋回答，所見都不一樣，那不必說了。可是日蓮主義，是探求所說的「自己的本體」，「人格的基礎」，「理想的本質」，怎麼看這個問題呢？現在我想可以用最簡單的斷言回答說：「人生的目的就是成佛」。所以聖人說：

我日蓮從少年時代，沒有求俗世安樂的禱告，不過就是想着成佛的事。：：：

那麼「成佛」是什麼事呢？那是變成金顏色的佛像的事麼？或是要安坐蓮臺上的事麼？說到燦爛金顏色的佛像，或者蓮華臺上微妙圓滿的聖姿，那是佛陀的具體的表象，可不是立刻就成成了，我們生存目的的成佛之理想。那麼，我們總得十分明白認識佛陀的概念。

在法華經裡，所說的佛佗，有兩種屬性：第一是生命長久，就是有無始無終的久遠的生命。第二是佛陀遍在滿宇宙裏頭的「實在」，就是宇宙萬有，雖然一草一樹，沒有不是佛陀的活現的。把這樣的佛陀，我們稱呼為「久遠實成的釋迦牟尼佛」。又省畧的稱呼「久遠的本佛」。

本來釋迦牟尼佛，不僅是在印度從一個王族生出來的人，而且按着那位的本體論，就是拿無始無終的久遠生命，遍滿在這宇宙裡頭的。這道理是佛佗頭一回，在法華經如來壽量品裡說出來的。沒有在別的好些個佛經裏說過。這就是，法華經的教理，在一切教理裏頭，屬第一的緣故。所以在開目鈔裡說：

……若是在一切佛經裏頭，沒有這「壽量品」的時候，就好像是在天上沒有日月，……在人的身體裡沒有精神似的。……

(七九〇)

又嚴嚴的教訓說：

……諸宗的人，不知道「壽量品」。這都是跟畜生一樣；就是不知恩的人。……

(開目鈔。七九一)

這樣有長久不滅的本體的本佛。他自身說過：「常住此說法」；可是那聖姿不映影，在我們一般人的眼睛裡。這是什麼緣故呢？那是實在由驕傲安樂，和悲觀無常的凡人的淺見的原故。若是愚痴迷惑放逸和邪見的凡人，知道佛陀平常日子，住在這兒的事；並且知道假令犯什麼罪孽，或是懷着甚麼壞心，也能常常被佛陀解救，他們就對於這慈悲救濟的主君，老師，父親[△]的佛陀，沒想起渴仰戀慕的思念來。沒有渴仰心的衆生，永遠不能被救濟。這麼着，佛陀因為要叫衆生想起信心來，就假藏聖姿，現出「滅度的相」來了。所以在印度應現的具有人格的佛陀，也是要爲這慈悲的活動，假現又假滅的。這樣神變不可思議的如來的活動，就在法華經裡說：「如來秘密神通之力」。天台大師說

：「這『秘密』兩個字的道理，是一身即三身，三身即一身」。現在我要再說說這道理：「法身」，就是宇宙法界的本體；「報身」，就是具有在法界裡，現出來的好些樣兒的現象上的智慧和德性；「應身」，就是由這樣的德性，現出好些樣的相貌，感應衆生的機緣。這三身是不要有一點兒人爲的作用，本來在一個心裡頭，融合在一塊兒的，這就是佛陀的本體。聖人在給四條金吾寫的信裡說：

：：：比方月體是法身，月光是報身，月影是應身；一個月亮，有三個道理。一位佛陀，有三身的聖德。這：：：三身的教義，在法華經以外的佛經裡，全都沒說過。：

(一四四四)

「無作三身即一」的久遠實成的本佛，若把這個由法身理體上，詳細研究的時候，總得把宇宙裡的萬有，當做佛陀本然的聖姿。

：：：在「壽量品」的釋尊，是成了草，或是樹了。在經裡說：「如來秘密神通之力：：：」。法界，沒有不是釋迦如來的聖體。：：：（草木成佛口決。七四六）

即是按着日蓮主義的世界觀，客觀的外界的環境（依報）是，究竟主觀的自我（正報）的

所產物；三身即一的佛陀，具有融合主觀和客觀的本性。這叫「依正不二」，「人法如一」，「色（物質）心（精神）不二」，「境（客觀）智（主觀）冥合」……等。若是按着宗教學說，這是把宇宙萬有，看做神佛的汎神教的神人同格的境地；可是所說的神人同格，不竟是冷靜的哲理，以那宇宙爲本體的佛陀，發起救濟衆生的大活動的時候，就現出人格的實在的聖姿來了。應身常住的佛陀，就是這個。有久遠的生命的佛陀，不但是哲理的本體的法身佛，並且連報身和應身，也有永遠性的。原來佛教，大概是立在汎神教的組織上，所以法身常住的道理，是在別的好幾樣的佛經裡，也說過；可是應身和報身，常住的道理，是在法華經，獨有的最高尙的教義。所以在開目鈔裡說：

：：佛陀在雙林，最後所說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以及在法華經前後，所說的好些樣的大佛經裡頭，全都有法身的無始無終的道理；可是沒講說過，應身和報身顯本的道理。……

（七六六）

既然法身理體的佛陀，不但是無始無終的，而且應身人格的佛陀，被發（開）迹顯本，就成了常住的實在。日蓮主義信仰的客體的本佛，是汎神教的神，又是唯一神教的人格

實在的神。若是拿別的話來說：這就是統一汎神教，和唯一神教的宗教。

若是按着發達史研究宗教，從最幼稚未開化的自然的宗教起身，進到倫理的宗教，更進到了超倫理絕對的精神教的區域了。那個絕對的精神教，分兩樣的趨向，進步了：一個是在賽瑪民族裡頭，發達的希伯來系統的宗教。這個宗教，是奉仕超絕宇宙的唯一神（雅倍）的所謂唯一神教。一個是在阿利安民族裡頭，發達的宗教。這個宗教，是認定宇宙萬有神の汎神教。唯一神教，發達到最高地方的，就是基督教。汎神教，最進步的，就是佛教。固然在佛教裏頭，也有近乎唯一神教的；可是說到普通的趨向，這二大宗教，是各各代表宗教的大潮流。

可是不論到那兒，容易偏于自力（自己的力量）の汎神教，是慢慢的怠慢了信仰的方面，埋頭研究很冷靜的哲理；所以按着宗教說，汎神教，所給大家的實事生活的力量，很少了。再說唯一神教，無論到那兒，本着依靠他力（自己以外的力量）の感情，就可以成人生的力量的地方，是很有宗教的價值，可是很少哲理的背景。若按着哲理說，在佛教裏頭，有很幽玄的真理；可是對我們的實事生活，倒成了沒關係似的，有只可當做一種

學問，關在學者書房裡的趨向，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又說基督教，隨着近世自然科學的勃興，越發焦慮學問和信仰的矛盾。這麼着，青年的求道人們，很願意拿汎神教的彩色來，加在基督教教理的根柢上。這兩件事，真可以說是露出這兩大宗教的長處和短處來。所以將來的宗教，一定得兼有這二大宗教的兩個長處。可是聖日蓮，拿出群的見識，在六百多年以前，已經在法華經裡，識認統一這兩宗教思想的最高尚理想了。所以日蓮主義，不是過去六百年的宗教，是預備六百年的工夫，有救濟現代及現代以後的新時代的使命的新宗教。

我們把遍滿在這宇宙法界裡的久遠的佛陀，就是體現宇宙的無始無終人格實在的本佛和我們衆生，歸一的狀態，叫做成佛。有五尺的小身子的人，享受徧滿在宇宙裡的本體，和久遠的生命的壽，就是成佛。這個成佛，即是已經在前頭裏說的人生最大唯一的目的，並且理想的。這麼着，我們追求這樣的理想的時候，果然我們具有足以實現這理想的可能性麼？

二、實現理想的可能——佛性（人生觀）

按着日蓮主義看起來，人生的目的，就是成佛。既然現在的肉體本身，就是成了佛陀，所以在我們的身體裡頭，總得有佛根（佛性）。這就是所說的「不種種子，就不能生出來」的道理。在涅槃經裡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更按着法華經的「人生觀」看起來，上邊從理想的佛世界，下邊到極壞的地獄界，各界的衆生，彼此有別的九界的精神。可是十界如下：

- (一) 拿理會爲本體的佛陀。
- (二) 實行自利和利他的修行的菩薩。
- (三) 獨善主義的緣覺。
- (四) 獨善主義的聲聞。
- (五) 拿快樂爲本性的天。
- (六) 在善惡和迷悟中間的人間。

(七) 以瞋恚爲本性的修羅。

(八) 拿愚痴爲本性的畜生。

(九) 以貪欲爲本性的餓鬼。

(十) 極壞的地獄。

以上的十界，在自己的心裡頭，兼有別的九界。若是看人們的容貌的時候，或現出畜刻，或現出怒氣，或現出喜歡的相來。這些都是顯出在人界所具有的十界的姿來的。所以在觀心本尊鈔裡說：

……好幾回看人們的臉面，有時候現出歡喜，有時候現出怒氣，有時候現出平安，有時候現出嗔刻，有時候現出愚痴，又有時現出諂媚來了。怒氣是地獄，嗔刻是餓鬼，愚痴是畜生，諂媚是修羅，喜歡是天，平安是人。…… (九三一)

……無顧忌的壞人，也是喜愛他的女人和子女；這現菩薩界的一部分。……

(九三二)

……像堯舜似的聖人，對萬民沒有偏辟，那是在人界裡的佛界的一分。……

(九三三)

這樣在十界裡的各界，又具有十界；而且這各各，具有「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的十種的範疇；又更經過衆生（個人性），國土（環境），和五陰（五種的物質及精神的要素）的三世間，這樣三個的集團的見解，在此處就現出三千世界來了。這三千世界，若是芥爾也有心，就是在那一念裏，現出來的。這個一念三千，不但在理論上，可以思索；並且在實事的人生生活上，也能活現。這就是聖日蓮所說的「事之一念三千」（對於天台大師，所謂理之一念三千）。既然我們衆生，是一念三千，無論什麼人，全都有成佛的很尊貴的種子。佛性。我們拜念那法華經，並且很盼望聽那真理，也是因爲在我們各各的心裡頭，具有佛界的緣故。

：：末代的凡人，生在現世界上來，信仰法華經，是因爲在人界裡，具有佛界的緣故。：：：：：
（觀心本尊鈔。九三二）

所以在法華經裡，常不輕菩薩，在宗教生活，沒作念經，守戒律，布施，和慈善：：：等的修行；他只看打道兒上，來往的人們，就拿儼然的態度，作了合掌禮拜，和讚歎的

修行，就成了佛陀了。這位菩薩，作了在法華經裡所謂「但行禮拜」的修行。就是這位菩薩，一看見人們，就合掌禮拜說：

「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薩道，當得作佛」。

（法華經常不輕品）。

所以他或者被憍慢的比丘們，惡口罵詈的時候，一點兒也不介意；或是被他們的杖木瓦石，打擲的時候，他也是避跑，逃到很遠，又說「我深敬汝等……」。這樣故意實行禮拜讚嘆的修行了。因為這樣的修行，這位菩薩，到了兒，成了佛陀了。這位不輕菩薩，口號的「我深敬汝等……」。以下二十四個字的心，就是最明白表示佛性的實在。所以慈鎮和尚讚嘆說：「佛根，全都顯出在二十四個字上了。一點兒也沒有隱藏的」。日蓮聖人說：

……不輕菩薩，在他所看的人，全都看有佛身。……

（觀心本尊鈔）

這兩句話，不是很有滋味的麼？

天台大師，按着在壽量品裡頭，所說的「我本行菩薩道，所成壽命，今猶未盡」的經

成佛以前已經是個佛陀；即是在諸法實相鈔裡，所謂：

……凡人是體（本體）的三身，就是本佛。佛陀是用（迹用）的三身，就是迹佛。這麼著，我想釋迦佛，是因為我們衆生，具有「主師親」的三德；可是不然，却是我們凡人，把三德奉加在佛陀的……

（九五九）

我們應該進到這樣的境地裡。可是很可悲哀啊！淺慮的凡人，是竟被「貪瞋痴」很盛，和很多的地獄，餓鬼，畜生的世界所囚住，就忘了我們的「體的三身，就是本佛」的很優美的果報；竟在迷惑和煩悶的世界裡，焦慮的很可憐的命運。譬如本來我們，是富豪的獨生兒子，可是入了不良少年的夥裡，就成了流離失所的窮孩子；並且是不顧「是好良藥」，就成了發瘋的孩子似的。

那麼這放浪的窮孩子，怎麼可以回到他父親富豪的家裡去呢？這失心狂惑的孩子，怎麼可以進到「心遂醒悟」的門裡去呢？拿別的話來說，既然在我們凡人，有成佛的可能性，怎麼開發本有己心的佛性，就能够回到久遠不滅的本佛的懷裏去呢？實在「靈山淨土，比那個月卿雲客，還好看，並且上那兒去着很容易，可是我們還沒去過。我們應該

拜看「我即是父」的柔輒的聖姿；可是還沒拜看過。這實實在在，不是濕袖焦胸的歎息麼？連有時在晚上看，天上的雲彩的顏色，有時看曉月的光，也都是覺着被促心似的思念」〔註〕這引文，是在持法華問答鈔裡的一節，縮刪遺文錄四七三—七七四，很深了。

三、進到理想的法子——題目

像已經在前節裡所演說的，若是我們衆生，按着本體界，絕對性，或是平等界上論，是跟本覺的佛陀一樣的；可是若按着現象界，相對性，差別界上考察，就是愚痴迷惑和邪見的衆生。像地獄餓鬼和畜生，這麼愚痴，迷惑和邪見的衆生，是靠着什麼法子，可以發揮本來的面目，就從迷惑的世界解脫，進到醒悟的世界去呢？那是靠着觀念力呢？還是仗着絕對力呢？究竟進到理想的法子，是怎麼樣呢？這個當然是在下邊，所起來的問題。

聖日蓮・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是很簡單，並且很明白的；即是「只可受持法華經主義，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就成了」。解決這問題的法子，只有這一句話。所以聖人

在一念三千法門裡說：

：：一念三千的觀念和一心三觀的觀法，都收容在「妙法蓮華經」的五字裏頭；「妙法蓮華經」的五字，也是收容在我們的一心裡了。天台解釋說：「這妙的蓮華經」，是本地甚深的奧藏；就是三世的如來所證得的。這麼着，我們奉唱這「妙法蓮華經」的時候，顯出我們在心裡頭本覺的佛陀來。：：

(二〇八)

我們奉唱「妙法蓮華經」的時候，我們心裡頭的佛性，就被覺醒了；可是除去無明煩惱的迷惑雲彩，他就像朗朗月亮上來似的，那麼現出來。那個時候，在客觀界的人格實在的佛陀的慈悲力，也被「題目」的力量，所喚起來，跟在我們心裡頭的佛性，感應道交了。那個樣子，正像陽電氣，和陰電氣相應；或是在籠裡頭的鳥兒，和在外頭的鳥兒，彼此賽聲似的。

：：一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就拿這一聲，可以奉叫顯出一切的佛，一切的法，一切的菩薩，一切的聲聞，一切的梵王，帝釋，閻魔法王，日月衆星，天神，地神，乃至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和一切衆生的心裡頭的佛性來。那功德

是無邊了。信仰我心裡頭的「妙法蓮華經」，奉爲本尊，就在我自己心裏的佛性「南無妙法蓮華經！」這麼口叫心應的顯出來的地方，就叫佛陀。譬如在籠裡的鳥兒，吵的時候，在天上飛的鳥兒，就被叫來聚在一塊似的；在天上飛的鳥兒，聚來的時候，在籠子裡的鳥兒，也要飛出去似的。我們在口裡奉唱妙法的時候，我們的佛性，也被叫就一定顯出來。佛陀和菩薩的佛性，被叫就很喜歡。所以在法華經說：「若暫持者，我即歡喜，諸佛亦然」，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三世的佛陀們，靠著「妙法蓮華經」的五字，就成了佛陀了……

（法華初心成佛鈔。一六九）

像在這遺文裡說諭人們很鄭重的，妙法五字的題目，是結合我們的佛性，和佛陀的慈悲力的很要緊的繩子。又這是一切的佛陀們，得了佛陀的自覺的根本種子。所以在同鈔裡又說：「成佛的種子，除了法華經以外，沒有了」。又在日向記〔註〕這是弟子日向，把聖人所說的：「所謂本因的因，就是下種的」題目。這兩句聖語的意思，是竟奉唱「題目」的事，就是成佛的根本原因；由奉唱「題目」能設種成佛的種子的意思。那麼有這樣神妙不可思議的力量「題目」，是什麼東西？

妙法蓮華經，是一個佛經的名字，那不用說了；可是那不但是經名字，而且是體。因為所說的「名字是顯出本體的」，所以普通一切的東西，名字是很要緊的。所以天台大師，按着妙法蓮華經的五字，解釋出「五重玄義」來說：「在名字裡頭，含有體（本體），宗（主義），用（作用），教（教義）。可是看做名字是這些個一切的代表的名義」。譬如說起中華民國來，裡頭含有領土，國民，國體，和國史……等似的，法華經一部的功德，也是全都在妙法五個字裡頭，具有的了。所以聖日蓮說：

……究竟當時的人們，想「妙法蓮華經」的五字，不過是經名字。其實不然，這是本體。本體就是精神。……
（與曾谷入道回信。一六五六）

這麼說起來，在妙法五字裡頭，既然包含法華經一部的本體，主義，和作用什麼的，那裏頭，總得收着本佛的慈悲，智慧，和所有因果的功德。聖人又說：「境（客觀），智（主觀）的二法，是什麼東西呢？那竟是「南無妙法蓮華經」的五個字。……」，因為融合客觀（境）和主觀（智）的地方，是「妙法蓮華經」；所以像已經在前節裡說過的，融合我們主觀的佛性，和客觀佛性的慈悲的絕對本體界，也是「妙法蓮華經」。所以聖人教

示說：「無作三身的寶號，叫『南無妙法蓮華經』」。又教示說：「無作三身的作用，是什麼？那就是『南無妙法蓮華經』」。

這麼說起來，按着世界觀，所看的本佛的實在，和他的活動；又照着人生觀，所看的佛性的實存，及作用：：等，全都被妙法五字的光明所照耀，就發揮各各本有的面目。所以「題目」的力量，實在是最高最勝，就是絕對無限了。這麼着，我們歸命這絕大的力量，就得突進到人生目的之成佛的理想。

四、信仰的生活——妙力

像以上所說的，我們由奉唱「題目」的功德，開顯本覺的佛性，歸入絕對本佛界，自然的成佛陀。所以極力認定自己本然的力量，是很盛大的。那是恰巧像有自力宗似的樣子。可是這自力，不是簡單的自力。像在前頭屢次說的，由絕對平等界上看的時候，佛陀和凡人，本來是同一理體的；可是若照着現象差別界，相對的考察，我們的生活，就不必是佛陀的生活。在「煩惱・業・苦」裡頭，呻吟的我們凡人之上，儘有永遠的佛性，所

活動的本佛。而且這位佛陀，以久遠的生命和宇宙爲本體，並且他常懷着拿他的偉大的慈悲力，要救濟雖然在佛界裡頭的一分，可是在苦惱和迷惑的世界裡，徘徊的很可憐的衆生的大願。在法華經裡說：

：：每自作是念，以何令衆生，得入無上道，速成就佛身！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這是佛陀的本懷。這樣不停止慈悲的誓願的本佛，又是我們衆生的主[△]，和親[△]，和師[△]。在法華經裡說：

：：今此三界，皆是我有(主)，其中衆生，悉是吾子(親)，而今此處，多諸患難，唯我一人，能爲救護(師)。

(譬喻品第三)

這主[△]、師[△]、親[△]三德有緣的佛陀，靠着主的地位，教人說：「我此土安穩」；又靠着親的地位，慈愛孩子說：「我亦爲世父，救諸苦患者」，更靠着師的地位說：「常住此說法」。我們竇緣這一「主師親本佛」的大慈悲力，由差別苦惱的世界，被救出來，就歸入根本本有的佛界裡頭去，這就是我們的宗教生活。所以按著這一面看的時候，日蓮主義，也

是偉大的他力宗。就是「自力」，一定預想「他力」；他力又拿自力爲前提。聖人在一代聖教大意鈔裡說：

……這法華經主義，是「自力」，可是不一定就是自力。因爲是具有十界的一切衆生的「自」的緣故。所以本來在我的身體裏，具有自己的佛界，和一切衆生的各各的佛界。所以現在成就佛身，也不是新佛。又是「他力」，可是不一定就是他力。因爲別的佛陀，自然的具有我們凡人的緣故。所以別的佛陀，也是像我們似的現同于「自」……

(一九四)

在這兒所說的「是自力，可是不一定自力」，「是他力，可是不一定他力」的境界，就是應該統一汎神，和唯一神的最進步的宗教，所應採的最善的信仰狀態。若說起絕對他力來的時候，當然帶着破壞個人自存的尊貴佛性的弊害。破壞佛性，滅失菩提心（宗教心）的信仰，究竟是二元的舊時代的遺物。這不是演說絕對平等自由，而且主張合一物心的現代以後的宗教。又所說的絕對自力，到了兒陷入一種的無神論；所以這也是缺乏宗教的價值。於此，我們不論到那兒，也是主張「靠着自力的他力」；並且信「融

合自力和他力」。這就是我們日蓮主義的信仰。這個力量，叫感應力或者「妙力」。

總而言之，我們的宗教，是靠著自力所開發自己的佛性的信念力，三身常住久遠本佛的偉大的護念力，和妙法本有不可思議的救濟力，這三力冥合，就感應道交的時候，我們就成了佛身。在這兒，纔結了理想的果子。

既然是「自力即他力」，就是「妙力」的感應力。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一定不要自己囚住自己，或是誇賞自力。到了兒對現出相對差別的相貌來的現象界裡頭的很醜惡的自己，自覺我是一塊的煩惱，是罪孽的結晶，並且是苦惱的存在，就應當儘要一直的資緣久遠本佛，和本法（妙法五字）的救濟衆生的大慈悲力，和摩訶不思議力。若是不自覺自己是卑劣的，那不容易生起信仰的思念來。

我們只管解脫像地獄・餓鬼，和修羅聚在一塊似的，三界火宅的苦惱世界，要打算眺望常寂光的明月，就信仰最高尚妙法蓮華經，和三德有緣的佛陀，不生一點疑惑的時候，在我們心裡，油然而生出來的，就是「妙法蓮華經」的五個字了。所以天台大師說：「因為信力的緣故，所以受納」。可是已經所受的信，若是放任他的時候，就像水泡似的不

久的就消滅了。所以所受的信，總得保持。大師又說：「因為念力的緣故，所以保持」。所以信念，是進入心髓裡頭，千萬別忘的。

我們要實現成佛的理想，像已經說的靠着信念唱題的一個修行，繞行哪。所以靠着信念，就受持的，究竟不外受持妙法五個字的「題目」了。受持「題目」的事，就是三尺高的小孩子，也可以辦。這個比吃乳孩子，吃奶的事，還不容易麼？又這個比他力念佛的易行，還不容易麼？所以只若我們（孩子）受持（吃）本佛（親）給我們的本法五字（奶），就可以成「即身成佛」的大果。那有什麼難的呢？那是不錯的。奉唱「題目」的事，是很容易的。若是不容易，那就不是救濟萬人的佛法。可是奉唱「題目」，儘在口裡的修行，那是不能成的。在口裡念唱的時候，一定要在心裏頭念唱；在心裡奉唱之後，就應該在身體上實行。這是所說的徧滿「身口意」三業的唱題修行。可是單是自己一個人的修行，那不行。自己一個人的修行，總得為人們，為團體，為社會，為國家，和為世界的修行。就是得為社會奉仕的修行。聖人說：

……題目「南無妙法蓮華經」，有兩個意思。那是所謂「正·像」和「末法」。在正

法的時代裡頭，天親菩薩，和龍樹菩薩，已經念唱「題目」了；可是不過爲自己的修行。在像法的時代裡頭，南岳和天台，也是竟奉唱題目南無妙法蓮華經了。可是這也是爲自己的修行，沒爲一般人們講說過。這是理行的「題目」。進到末法時代，現在我日蓮，所念唱的「題目」，跟在前時代的題目不一樣；就是普及自己的修行，和教化人們的「南無妙法蓮華經」……

（三大秘法鈔。二〇五三）

若是按着一念三千的理法，觀察的時候，我們自己的存在，和十方法界的「實在」，有因果的關係。就是離開宇宙，自己不能存在；又離開自己，也沒有宇宙的「實在」。所以我們的生命，就是在一刹那之間，所動作的，也跟全宇宙有關係。我們的幸福，就是宇宙的幸福；在宇宙間的罪孽，就是我們的罪孽。所以在世界上，就是一個壞人的時候，我們也總得覺悟，按着共同的責任負擔那責務，就自己一個人的成佛，也是宇宙法界的成佛。我們管這自覺很熱烈罪孽的共同責任的事，叫「與同罪」，或是「共業所感」。以要言之，我們修行「化他的題目」的時候，就是靠着這熱烈的共同責任的自覺；我們要滅却與同罪共業所感，總得詰責全宇宙的罪孽，並且諫誨一切的邪惡，就使人們歸正

入信。於此，因為作法華經色讀體驗的化他門的修行，碰了人們的根本罪惡，就要受人們反抗；所以這體驗法華經的修行，是很困難的。拿偉大的人格和靈格的日蓮聖人，遭了在日本六十餘州裡頭，連住的地方，也沒有的那麼大的迫害了。日蓮主義的信仰，一定得熱烈。必要「一心欲見佛，不自惜身命」的覺悟；「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的熱心，是很要緊的。

賭身命的信仰！這是多們強大的信仰啊！這麼樣的日蓮主義，是「力量的宗教」。所以這個主義，給現實的人生上，偉大的發憤和感激；這是由「不惜身命」的佛勅的緣故。「已經我日蓮，為先驅了！」。我們拿感激的淚，和報恩的心，總得在第二道戰線，和第三道戰線上，跟着他；而且總得「因為過一輩子是很快，所以無論怎麼重起強敵來，也一點兒沒退心，又沒怕心，假使被敵人拿鋸，鋸開我們的脖子；或是拿稜鉞，刺上身，或者拿鑽鑽着腳，而且拿錐子鑽，也在能鼓呼吸之間，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妙法蓮華經！還唱着就死了」。

五、成就理想——戒壇

「死以奉仕的宗教」，「賭身命的信仰！」那是在凡人的淺慮，看的時候，實在很可怕的。可是在不能決定這覺悟的人，不知道真實宗教的放心的法悅。又在這樣覺悟的前邊，連惡鬼和羅刹，也不能發揮暴力。若行者，有決死的覺悟，並且佛陀，有救濟衆生的誓願，人生就一定能過過幸福的日子。那現證，是果然在六百年以前，垂示給我們了。就是聖日蓮把迫害多難的一生，過了在鎌倉的街上，或是在伊豆的怒濤，或是在佐渡的雪裡，或是在身延山的幽谷，「雖然不哭可是流淚不絕」的一生的時候，在他的心裡頭，不論在那兒住，也常滿了法悅了。他的遺文三十卷（四百多篇），實在是這法悅的很尊貴的紀念碑。

蒙上身體上的浮雲，也可以放晴罷！仗着颯起鷲峯的山風，就是妙法華的風。

聖日蓮這樣的喜歡，是感謝成就成佛的理想的声音；又是成了人生目的的歡喜的口號。這樣成就理想的時候，先現出現實生活的淨化來，以前是煩惱，和業苦的迷惑世界，

一轉就成了平和，正義，慈悲，和真理的世界了。到現在，是人生苦惱的第一步的生和死的葛藤，很遠的隱了姿，就現出「生死即涅槃」來了。又由迷惑的種子（就是好些個貪慾），所起的「煩惱」，就成了「即菩提」；苦惱的「娑婆」，成了「寂光淨土」。那時候，人生・社會・國家・和世界，全都現出理想的樣子來。在此，不生出法悅可以呢？也不生出喜歡可以麼？

可是這法悅，不竟是在現在的生活生起來的。在主張三世一貫的日蓮主義，現在的成佛，就是過去的成佛；同時又是未來的成佛。

：：我們是在明明白白的法華經行者。又在未來一定是「當詣道場」罷！按着這個推算過去，我們大概是在「虛空會」的了罷？三世都沒有各別。我這麼樣想了又想，所以雖然是流罪人，可是喜歡的不得了。：：（諸法實相鈔。九六二）

成就這三世一貫的成佛理想的事，不但是現出一個人之上來，按着在前頭裡，所說的「一念三千」的玄妙意思，修行自行和化他的唱題（念唱題目），結果，當然期望成佛國家，和成佛世界的。若是成了國家和世界的成佛的時候，成了促進法華經主義道德的中

樞機關，就一切衆生，受懺悔滅罪的儀禮的地方，就是在變成法華經主義的世界教團的中心聖地，是一本門的戒壇。這個戒壇，不但是「在三國以及一閻浮提的人們，都懺悔滅罪的戒法，而且是連大梵天王·帝釋……等也下來，就要躡的戒壇」。可是這樣的戒壇，是在未來，「找一找跟靈山淨土相似的最勝的地方，應當按着建立的」。這戒壇是救濟在末法濁惡世一切衆生的法華經主義（日蓮主義）的根本道場。在世界的人類，都要聯合一致，建立這本門之戒壇的時候，人世的黑闇纔可以長久的放晴。

這樣在日蓮主義，個人的成佛，接着現出國家和世界的成佛來。所以若是個人國家，和世界，全都信仰日蓮主義，一定能招徠，國家世界人類的進步跟和平。所以日蓮聖人說：

……汝早改信仰之寸心，速歸實乘之一善。然則三界皆佛國也，佛國其衰哉？十方悉寶土也。寶土何壞哉？國無衰微，土無破壞，身是安全，心是禪定。此詞此言，可信可崇矣。……

（立正安國論。三九二）

……各人看看！若是天下萬民，和好些佛乘，全都成了一佛乘，單是妙法繁昌的時

候，萬民一同奉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就是颶風也不響枝兒，下雨也不碎土，時代就成了義農之世；在今生，除去不祥的災難，就得了長生的法術，顯出人間和佛法，一共不老不死的道理來的時代罷。「現世安穩」的證文，是一點沒有疑惑的了

○：：：○

（如說修行鈔。九六七）

第一節的本佛（本尊），第三節的題目，和第五節的戒壇，是所謂在法華經本門的三大秘法，即是日蓮主義的中心根基。可是這三大秘法，是教給人們開顯所有的思想和文化，就有統一的歸趣了。

南無妙法蓮華經！

佛教改革家日蓮（完）

月自西出照東。日自東出照西。
佛法亦如是耳。正像自西向東。
末法自東往西。（顯佛未來記。九七六）

▽日蓮聖人傳圖解

日蓮聖人傳

(六十一年)

教育時代

(三十一年)

家庭 (自一歲—貞應元年二月十六日生)

出家 (自十二歲—至十六歲)

遊學 (自十七歲—至三十一歲)

清澄之開教

小町之谷火攻

往伊豆之流罪

小松原之法難

龍口之法難

自三十二年 (建長五年) 至五十八年 (文永八年)

立正安國論 序分 諫諍國家

活動時代

(三十年)

佐渡 (約三年)

身延 (約九年)

塚原三昧堂 最後之諫諍

身延傳道 在池上入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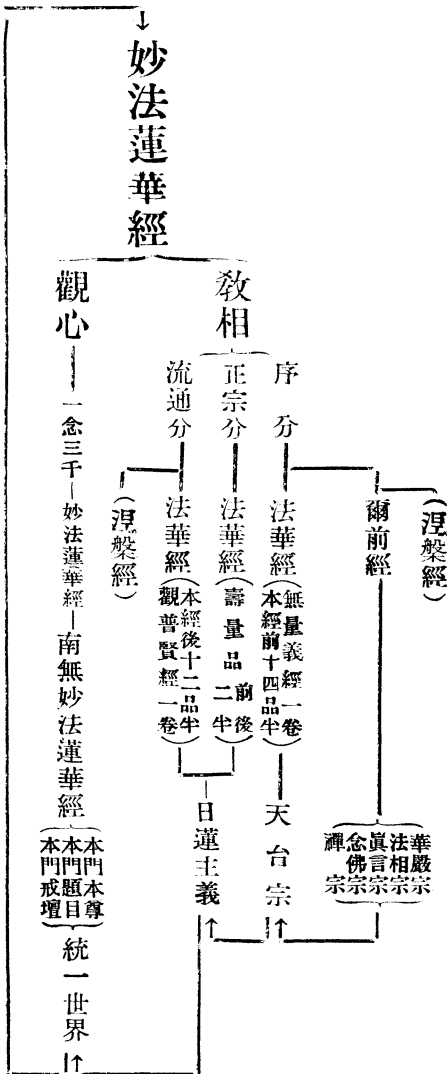
自五十八年 (文永八年) 至五十三年 (文永十一年)

自五十三歲 (文永十一年) 至六十一歲 (弘安五年)

觀心本尊鈔 正宗分 奠定本尊

報恩鈔 流通分 廣宣流布

▽教義體系圖解



略年表

聖壽	日本	紀元後	紀元前	中國	紀元後	紀元前
一歲	貞應元年壬午 (後堀河天皇) ○二月十六日，在房州小湊降誕，命名善日慶。	二八八一	〇九六	嘉定十五年 (宋朝寧宗皇帝) ○蒙古主滅回國，進迫印度鐵門關。	二二二一	一七一二
二一歲	天福元年巳癸 (四條天皇) ○五月十二日，入清澄寺道善法印之學室。	三九八一	九七六	紹定六年 (宋朝理宗皇帝) ○蒙古攻取金之洛陽。 ○興蒙古會師伐金。	三三二一	二八一三
六一歲	嘉禎三年酉丁 (四條天皇) ○十月八日，從道善法印受戒雜染，改名蓮長，號是生房。	七九八一	五七六	嘉熙元年 (宋朝理宗皇帝) ○慶安大火。 ○擊古，平定欽察諸部。	七三二一	六八一三
七一歲	曆仁元年戌戊 (四條天皇) ○遊學鎌倉，歷訪諸宗之碩學高僧。	八九八一	四七六	嘉熙二年 (宋朝理宗皇帝) ○元建天壽書院於燕京。	八三二一	七八一三
一一二歲	仁治三年寅壬 (四條天皇) ○歸故鄉省親。 ○在清澄寺，著作戒經即身成佛義。 ○再往鎌倉，更就遊學觀山之途。 ○爾來十二年之久以叡山為中心，研究佛學，更遊京都，奈良，高野，訪問世出之賢哲，而極內外典之秘奧。	二〇九一	〇七六	淳祐二年 (宋朝理宗皇帝) ○正月，擊古寇蜀。 ○七月，擊古兵，渡淮水入寇。	二四二一	一九一三
一二三歲	建長五年癸丑 (後深草天皇) ○三月，奏上伊勢大廟開教。 ○四月二十八日，在清澄山上樹立新宗教。 ○五月，往鎌倉卜聖居。	三一九一	九五六	寶祐元年 (宋朝理宗皇帝) ○擊古討伐西域。 ○忽必烈，平真合臺，滅大理，降服吐蕃。	三五二一	二〇二二
九三歲	文應元年庚申 (龜山天皇) ○七月十六日，獻立正安國論於執權北條時賴。此第一次之諫諍國家。 ○八月二十七日，忽蹙之兒徒，乘夜陰來襲松葉之，谷燒失聖庵。	〇二九一	二五六	景定元年 (宋朝理宗皇帝) ○忽必烈即位。	〇六二一	九〇二二
〇四歲	弘長元年辛酉 (龜山天皇) ○五月十二日，被流罪往伊豆伊東。	一一九一	一五六	景定二年 (宋朝理宗皇帝) ○擊古與宋修好。	一六二一	〇一二二
二四歲	弘長三年癸亥 (龜山天皇) ○二月，被教歸鎌倉。	三二九一	九四六	景定四年 (宋朝理宗皇帝) ○買公田。	三六二一	二一二二
三四歲	文永元年甲子 (龜山天皇) ○八月，四聖母病歸家。 ○十一月十一日，在小松原，被東條景信擊，聖鏡忍，吉隆等殉教。聖人亦負傷。	四二九一	八四六	景定五年 (宋朝理宗皇帝) ○擊古以燕京為中都。 ○理宗崩。	四六二一	三一二二
六四歲	文永四年丁卯 (龜山天皇) ○八月，四聖母死歸房州。	七二九一	五四六	咸淳三年 (宋朝度宗皇帝) ○以頌，會，恩，孟配享孔廟。 ○擊古，阿瓦入寇。	七六二一	六一二二
七四歲	文永五年辰戊 (龜山天皇) ○二月，擊古之使者來。 ○十月，裁書發大旨及諸大寺等十一處，請求於公堂解決法門之可否。	八二九一	四四六	咸淳四年 (宋朝度宗皇帝) ○擊古，阿瓦，圍襄陽。	八六二一	七一二二
〇五歲	文永八年辛未 (龜山天皇) ○九月十二日，嘗於平賴綱，再諫諍國家。 ○同日，於龍口云斬。 ○十月，被流罪往佐渡島。	一一三九一	一四六	咸淳七年 (宋朝度宗皇帝) ○擊古入寇。 ○擊古越國，改國名為元。	一七二一	〇二二二
一五歲	文永九年壬申 (龜山天皇) ○二月，在佐渡島塚原，著作開目鈔。	二二三九一	〇四六	咸淳八年 (宋朝度宗皇帝) ○元圍襄陽五年。	二七二一	一一二二
二五歲	文永十年酉戌 (龜山天皇) ○四月，在二之谷，著觀心本尊鈔。 ○七月八日，始書顯本尊陀羅尼尊。	三三三九一	九三六	咸淳九年 (宋朝度宗皇帝) ○元以真為太子。 ○宋人多降元。樊城陷。襄陽陷。	三七二一	二二二二
三五歲	文永十一年甲戌 (龜山天皇) ○三月，被教歸鎌倉。 ○四月八日，以國難警告賴綱。此第三次諫諍國家。 ○五月，離鎌倉入身延山。爾後隱居九年，其間專努力教養弟子，撰觀心鈔，又著作撰時鈔，報恩鈔，回萬年弘法之基礎。	四三三九一	八三六	咸淳十年 (宋朝度宗皇帝) ○七月，度宗崩。 ○十二月，元大舉入寇。	四七二一	三二二二
六一歲	弘安五年壬午 (後宇多天皇) ○九月八日，出身延山，十八日，入武州池上邑池上宗仲邸。 ○十月八日，獲定老僧，授命遺識。 ○十月十三日，入大滅度。	二四九一	〇三六	至元十九年 (元朝世祖皇帝) ○文天祥被斬。	二八二一	一三二二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付印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發行

佛教改革家日蓮

定價

精裝銀壹元九角
並裝銀壹元

編譯者

井上

義

澄

發行者

北京堯治國胡同十號

支那風物研究會

右代表者 中野吉三 耶

印刷者

北京船板胡同卅五號

牧野源 一

印刷所

北京船板胡同卅五號

華北正報社印刷部

不許
複製

發行所

北京堯治國
胡同第十號

支那風物研究會

電話東局二八三九號

國立北平師範學院

圖 書 館



書號 228.3/130

第 _____ 冊

登記號 105542

